婦女

第十四卷
第九號

中華郵局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



民國十七年九月
婦女雜誌社發行

THE LADIES' JOURNAL

Vol. XIV, No. 9

September 1st, 1928

金山縣立第一女子高等小學校全體攝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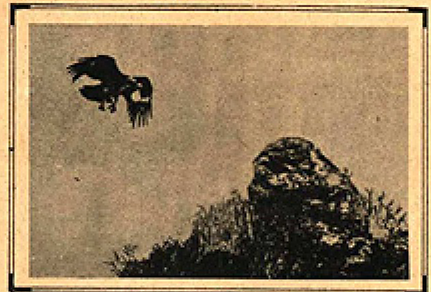


金山私立尚同女子初級中學校第一屆畢業生攝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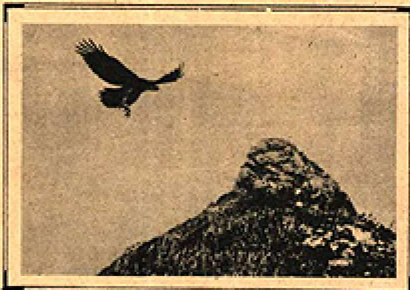
民國十六年六月

朱丕明光攝

鷲的奮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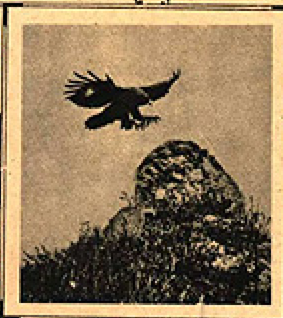
(一)欲止



(二)回翔



(三)縱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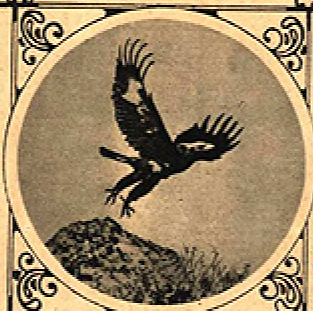
(四)露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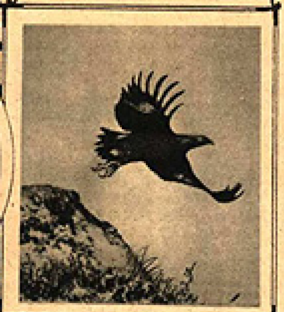
(五)遠矚



(六)奮起



(七)高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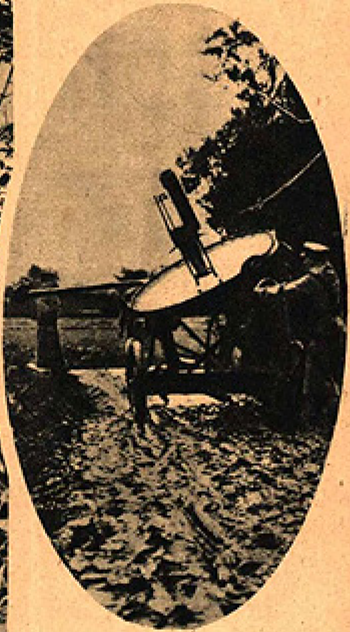


(八)復翔

這樣有順序的姿勢圖非藉活動影片攝影機不能得着的試照順序流目一覽而鷲的飛行態度如在面前了

新兵器三種







(上左)擊落航空機的高射砲(下右)探索航空機的空中照明器(下)陣地攻擊用的二十四生的的榴彈砲上張護險的巨網

婦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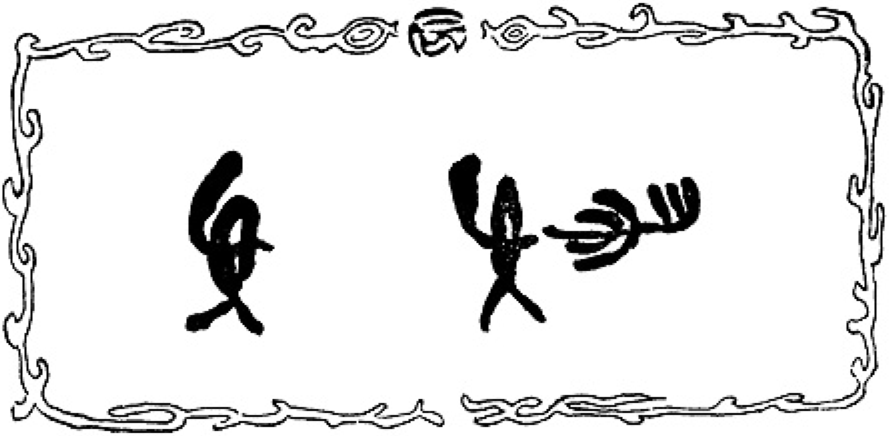
婦女雜誌第十四卷第九號目次

婦女運動與婦女今後所當注意的……陳光鼎（貳）
〇打破舊式的賢母良妻之觀念〇自身的修養〇無智識的勞動婦女〇結論
女權的運動……陸德音（陸）
□行不顧晋的患害……徵知（壹〇）
汎太平洋婦女大會與中國婦女……楣（壹壹）
□息夫人（自播仕女）……吳冀猷（壹陸）
女子自身的革命……黃月嬌（壹叁）
〇革命的原因和目的〇女子自身革命的必要〇女子自身革命的條件

甲種徵文當選　少時不學壯時悔
我的感想如是……彌綠（壹柒）
墮落後的餘音……馬文元（貳〇）
只有默然而已……愛貞（貳貳）
窮途上的追悔……楊岱青（貳伍）
我們還有再見的日子……愛娜（貳柒）

婦女

意外的悲哀……嚴霈章（貳捌）
現在覺悟已遲了呵……蔣芸（叄〇）
姨母的信……廖英華（叄貳）
時間是永不可留的……玉英（叄叄）
海外的婦女……徐尚木（一）
女僕問題
(一)雇用女僕的一種方法……吉雲（七）
(二)女僕的待遇……海寬（九）
溧陽婦女的生活……蔣星德（一一）
痲剌甲的女僑胞……李也止（一四）
寶山縣的飾終典禮……王沂清（一八）
同里的飾終情形……雪蕉（二一）
美裝新裝與奇裝異服……李寓一（二四）
口篆刻……黃堅白（三〇）
關於婦女生殖部分的衛生常識……珍三（三一）
▲秋窗下的伴侶 乙種徵文當選
▲對過的窗口……隨因（三九）
▲精神的安慰……廖國芳（四〇）
▲悲鳴的伴侶……徐公仁（四一）



▲總有個酒闌人散……劉靜惠（四二）

▲秋菊……侯汝華（四三）

▲粧臺前的小戰場……蔣鴻立（四五）

▲兒女語秋燈下喁喁……竹君（四六）

▲橫笛一聲秋……陳增善（四八）

▲挲書喚起南窗睡……池振宜（四八）

□邵紫紫（自插仕女）……吳嘉猷（四九）

嘉耦怨耦（續前）……天游（1）

古佛……左幹臣（9）

鄉夢的殘者……郭蘭馨（15）

醫事衛生顧問……程瀚章（19）

十五卷四月號徵文……（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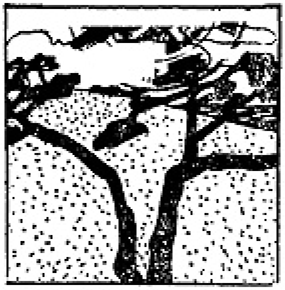
婦女雜誌

去惡務盡



中華國民拒毒會製圖

第十四卷第九號



婦女運動與婦女今後所當注意的

陳光鼎

自歐戰以後，婦女解放運動的怒潮愈加澎湃，而成爲社會上一個重要問題，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以前懵懵不悟的婦女，現在一部分已醒覺了，以前極力反對的，現在一部分也承認了。

這種運動爲什麼要產生？依照生物演進的自然法則，雌雄兩性結合而成繼續不絕的生命，維持這個世界，他們的地位是同等的，除了生理上的構造外，是沒有他種區別的；再試一考社會進化的趨勢，凡人類都應在同等地位，可知男尊女卑的制度，已成爲歷史上的陳跡，決不能適應現代及將來的社會的生活了。所以有志的婦女們，漸漸覺悟，發現了她們的地位，是在人類水平線以下的，就希冀光明的熱忱，發出呻吟之聲，想從「非人的生活」當中掙扎起來，是出於不得已而且是自然的，一種不可避免的趨勢。

在一切退後的中國，自從近來經過各種運動以後，思想界開了一個新局面，極少數先知先覺的婦女，受了新潮的激盪和新思想的洗禮，也努力於此種適應時代需要的運動，到了最近的現在，表面上似乎已有多少成績，但照實際上看，覺得中國還沒有見什麼成效。爲因中國女子，既受層層黑暗的習俗所縛束，消失了天賦的本性，并沒有覺悟到她們有擁護自己權利之必要，不過依樣葫蘆畫一畫罷了。照實際上講，無論做何種運動，先要有真實的覺悟，真實的學問；婦女運動，也是如此，要在根本的問題上努力，然後婦女才有真正解放的時候，社會才有上進的現象。凡爲婦女運動的婦女們，自己先要有根本的覺悟，同時對於本問題要有澈底的瞭解。以下幾層，與現代婦女大有密切的關係，并且是婦女運動的先決問題，豈容漠視！

打破舊式的賢母良妻之觀念

我國婦女，自從受了漢宋兩朝學者的論調及歷史上所謂「女禍」的傳述以來，在世上所占的地位很小，幾無力足以自立，所以尋常婦女一生的目的，只好做一位太太奶奶式的內助，即所謂「舊式的賢母良妻」罷了。換句話說，她們的生活，除依賴丈夫兒子外，沒有烈烈轟轟可以做一番事業的。這種舊式賢母良妻的觀念，深入於人心已久，男人們果然承認牠，即婦女自己亦受此薰染及陶冶而不自覺。考過去的歷史上，雖偶有一二爲婦女抱不平的學者，或明達自覺的婦女，也思掙扎奮發，不過依舊拗不過歷來因襲的舊俗，以至於今。但是現在情形，非昔可比，婦女們自己應該察知其缺陷，要起來彌補牠，男子們，也當助她們出了這陷穽纔好！

或者有人說：千古以來的習慣，還能維持到現在，雖然是社會上因襲主義的結果，可是必有一種至理存乎其間。「良妻賢母」的道德觀念，是不對的嗎？豈可因爲他是舊道德，舊觀念，就一概打破？的確，這話不錯。妻而曰良，母而曰賢，就爲妻爲母而言，是好的；不過婦女既然同男子一樣的是一個人，婦人的地位，人的責任，祇盡於此嗎？我們現在知道，在舊式賢母良妻之外，還有同這事一樣重要的任務，是人格的認識，即是個人權利的自覺。愛倫凱女士也主張婦女的天職，家庭生活以外，應該要向各方面發展婦女的地位和責任。易卜生在他的娜拉戲劇裏，把婦女的地位和天職，說得很透澈：普通人以爲婦女的神聖的天職，是對丈夫和兒女的責任，就是說：婦女既是處在妻子和母親的地位，自然要做一個良妻賢母。其實婦女的地位和責任，不是如此狹小的，她應當努力做一個自立的完全人（參觀胡適文存、易卜生主義）。不消說，家庭以外，婦女當然還有十分有用的事業可做。

這些意思，在一般先知先覺的婦女們，早已認爲不成問題的了；然究屬少數，而未曾覺悟或已覺悟而不願打破的，尚不乏其人。所以我不憚煩贅，希望婦女們於固有的天職和地位以外，更當發展她們的才能於其他有用的場所去。

自身底修養

除去因襲的弱點——一般反對婦女運動的人，大都說女子有很多的弱點存在。是的，婦女誠然有的。不過這種劣點，決非基於天然生就而不可變易，實是由於古來人爲的強制所養成的，直到現在，殆成爲第二天性了。有志的婦女，你們自己趕快努力把這種弱點改掉罷！但是改掉，不是空言辦得到的，先要求得學識及經驗，有了學識及經驗，弱點自然會漸漸地改去了。今將各弱點略述於下：

（1）感情用事　女子富於感情，是大家所公認的。我相信感情並不是壞的，可是全憑着主觀的感情作用，而不加以客觀的理智的考察，做事就偏激而不得其當了。

（2）盲從的服從　原因是中國古來女子深居簡出，男

女間隔絕太甚，少有與外界接觸的機會；因此缺乏鑒別的眼光和判斷的能力。人云亦云，一味盲從，而不知探求眞理之所在。

（3）虛榮心　男子未嘗不有，而以婦女爲尤甚。丈夫對於他的妻子，若極力贊揚她是如何的美麗，則被贊美的妻子，覺得很得意，更顯出嫵媚的姿態；這就是虛榮心的表現。其弊端是徒尙虛浮，不顧實際，流爲輕薄，不求眞諦；結果受人利用愚弄，而不自覺。

（4）因循的惰性　從來女子因爲隸屬於父系制度之下，這等生活過慣了，什麼事也沒有經練過。——一切只知依賴男子，不知義理之所在，因循怠惰，苟且偷安。若使長是這樣，卽使將來婦女的種種權利都爲她們設下，恐怕也難有享受這種權利的能力。

（5）無堅忍的毅力　意志薄弱的婦女，沒有果敢與決心，稍遇失敗，卽易灰心；一受外界的引誘，就易變更初衷。——這或者也是少有做事的經歷之故罷！

以上不過犖犖數大端而已，尙有其他如狹小，妒嫉。妒嫉用在正當處，也足以暫見微效；可是處事接物，却不宜氣量過窄。還有的女子任意揮霍，不顧及男子的擔負，流於奢侈虛浮的一路。這些弱點存在一天，解放的成功就要遲一天；沒有除去的力量和勇氣，更不配談解放運動。

積極的修養——關於這一點，有以下三項：

（1）人格的涵養　古來通行的舊道德，也許是不適用於今日的社會；然而道德的本身，却是必要的。倘若有年輕的女子，物質生活不算不滿足，且也是受過相當的教育的，只因一時受外界的誘惑，發生了罪惡的行爲，陷入於墮落的深淵；推原其故，完全是因爲沒有學識涵養之故。我覺得現代婦女應該具有高尙的道德觀念，以養成高尙的人格，方能對付惡劣的環境，而不致於墮落。

（2）學術與技能上的預備　無論作什麼事，第一步對這事要有怎樣處置的預備。婦女們既然要爭得在社會上參與各種事業的權利，那末，對於學術與技能，應先有一番充分預備的苦功，庶幾遇事能應付裕如，有獨立不撓的力量。歐美的婦女，在歐戰男子都上戰場的時候，作一切男子所做的事，考其成績，正不亞於男子，不是她們平素早有學術與技能上的種種預備，怎能負此巨任呢？當然的，法律的條文，會允許她們作一切的事享一切的權利了。所以職業上的智識與技能，是必要先有預備的。

（3）治理家政　治理家政，雖不是婦女唯一的責任，但總該承認牠爲婦女天職中極重要的一部分。——不過這種家庭義務，和向來所謂家庭義務略有不同罷了。婦女當然要超出舊式的良妻賢母的狹隘的觀念。但是，女子若連教育子女，安慰丈夫的事，一件都不能做到，却人人盡棄所有，謀職業於家庭之外，那便損失婦女自己天職的主要部分了；這

在愛倫凱也是認爲不對的。現在婦女大多醉心於新得的自由，簡直置家政於不問不理，而空唱「自由解放」的高調，好似婦女一治理家政，就要失掉婦女解放的真意，實在與但知做舊式的良妻賢母的有何分別，或反有所不能企及的。

無智識的勞働婦女

現在的婦女運動，大都以中產階級以上的婦女爲中心，開怎麽會，要怎麽權利，都是局於一邊的。對於沒有智識，沒有財產的勞働婦女，竟漠不相關。大概是因爲勞働婦女自己沒有自覺和自覺的組合，而一般所謂智識階級的婦女，也只知爲切身利益作想，對於勞働婦女，不肯顧及。這樣的婦女運動，是片面的、狹義的，仍不是根本徹底的解決。要知婦女運動，是求全人類婦女眞正的自由平等，上流婦女的利害，不能代表全體的利害；少數婦女的權力伸張，不能算婦女全體的解決。

自從工業革命後，勞働階級得食之難，眞難於上靑天，向來依賴男子生活的婦女，此時不得不拋頭露面，到社會上搶麵包吃了。可是，她們在勞働時所用的汗血，雖不減於男子，而所得的報酬，偏偏要低於男子勞働的代價。更因爲被壓迫慣了，她們自身也毫沒有要求解放的覺悟。

婦女們不求眞正解放則已，否則，希望提倡婦女運動的諸姑姊妹，要低首看看那黑暗的工廠中可憐的婦女，不再只顧着自己面子着眼。須知今後的婦女問題，不單是上流婦女的局部問題，勞働婦女的問題，同時也要解決的。可敬愛的婦女們！本至誠的心意，具不撓的精神，以先知知後知，以先覺覺後覺；設法啓發她們的自覺心，引導她們有種種積極的組織，以改良她們可憐的境遇。務須使她們能够脫離壓迫的地位，由痛苦的生活中釋放出來，進入於自由平等的理想樂園。這樣豈不比求得少數的上流婦女的特殊利益更爲緊要而切實嗎？若只是眼巴巴地望着這一輩可憐婦女的自覺，恐怕是極不容易的事態。

結論

革命的婦女們！大家起來，檢點着自身有沒有學識及經驗，有沒有惡劣的習氣，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對於固有的優點，要保存而發展之。做事而單憑理想，任着感情，是要失敗的，必須有周到而徹底的計劃和瞭解才行。徒喊着新名詞，徒討論空問題，是無濟於事的；要婦女自身去做，以學識及經驗爲立己達人的根基，更把婦女全體聯合起來去做。婦女自己的切身問題，自己不去做，空唱高調，還有誰肯替你們去做呢？

作者的意見，只係個人識見所及，恐多有不到及錯誤的地方，還請高明指敎爲幸。

（完）

女權的運動

陸德音

我們大家知道，美國的婦女，是女權運動的一個先鋒．其所以有此成績，全在她們自己的覺悟．現在社會上一般的人們，也有許多已覺得婦女解放之必要，因此人們不但不加壓迫，反從而鼓吹、獎勵、誘勸，以助其成功，那麼婦女運動，也就如雨後春筍，繼長增高，頗有直上雲霄的態度，我們不能不歸功於婦女們的努力和社會一般人的贊助．這一篇乃從布利頓柏立(Bradbury)氏所著的文明和女性(Civilization and Womanhood)中譯得，我國同胞或許可以從這一篇裏知道美人對於婦女運動的見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願我國人，共相勸勉，這就是區區的微意呢．

譯者附誌

婦女運動是一種進化的重行支配，或可說是含有重行支配的目標的一種嘗試．社會的秩序，近已混亂，人們都覺得有重行支配之必要，且都承認女子的地位及其工作，已有顯著的變遷，此種情況，再加以婦女因受了教育及小說家的啓示而生的覺悟，於是就發生了一種熱烈不停的奮前運動，去推翻舊有的障礙．在男性方面看來，據他們盲目的推測，以爲是一種危險，其實這種現行的秩序，是男性們所創設的，他們未嘗不覺得有許多很不適當的地方，不過他們總是受本能的驅使，仍是任其這樣而不能改變罷了．

因爲母的責任和負擔經濟的責任，合併在一起，於是婦女在體格上受了損害，結果使小孩的生命，也受了損害．比

較受惠的婦女，她們的智能生活，旣漸形發展，遂進而要求擴充其事業的範圍，但是那世傳的妻、母，和治家的責任，却把她們的時間和精力，耗了一大半，因此她們感受了過分的刺激，也同樣的受了不少的損害，凡此種種，以及其他明顯的創傷，大衆都已瞭然於目前了，現在的人們，好如從大夢中驚醒一般，他們對於明顯的道德生活的問題，已換了一副眼光來觀察，自女子發展了她的智能生活以來，她也好像換了一個人一樣，於是她做人的要素，再也不能採用她們對於男性有用與否的看法來判斷了。

「婦女主義」的解釋，各方都不相同：愛倫凱是全世界婦女運動的領袖，她所宣傳的中心思想，就是充分的戀愛自由，性的自由，及母親之保護，但是在美國最著名的婦女領袖看來，却非常反對她的論調，「惴惴焉」恐其國人將受她的影響，培恩格夫人(Mrs. Bankhurst)，也是一個出類拔萃的領袖人物，然而和她同做婦女運動的人們，却有大多數以爲縱使她的原理沒有甚麼不對，但她的方法，已走入了失望的歧路，基爾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在美國婦女運動的著作中，要算是一個最出名的作家，她對於婦女從數育兒童及治理家政所得到的解放的見解，是已超越諸說的範圍，但她却也被大多數的婦女所排斥，在施菊拉納（Oliver Schreiner）的意思，以爲「婦女主義」是互助工作中的主權——脫離寄生的生活，這個思想，再加了勞働婦女及兒童的保護，就成了美國女權派的中心思想，在社會一般的眼光看來，「婦女主義」可以說是對於種族健全的一種希望，她是要求母權、兒童、及處女的保護；她不是爲戰爭而爲和平；不是迷醉的而是清醒的；她是希望着有健康的男性和解放後的自由女性相匹敵。

現在的人生問題和政治問題，較之幾千年以前的是大不相同了，可怕的經濟上及物質上的危險，正在那裏恐嚇或壓迫我們，這些危險，至少有幾種是由於社會措置婦女失當而發生的，如果要使我們的行爲能合於自然的法律和那正在發展中的而尙有一部份未知的高等人性律去做，那非得有重行支配的運動不可，這種重行支配，是隨時所需要的，不但人類如此，即高等動物，亦莫不然；大凡動物如沒有重行支配的現象，則其種類，必將歸於滅亡。

現代的人類，自然倘不在滅亡的進程中間，在那不息地的前進和準備着接受試驗的精神裏，已表現出民族最大的生機，這一種新的精神，今正在世界中發揚光大，記得二十年以前，眼光遠大的學者，曾預言說如果美國沒有一種新的發展去制止資本的集中，和貧者愈貧，苦者愈苦的趨勢，那麼政治的革命，將要發生了，現今杞憂這種危險的聲浪，雖然還沒有停息，但有幾種覺悟的現象，使我們有一種希望；就是我們或可用進化的方式來改良環境，不致一定要經過革命的恐慌吧，幾年以前，政治的道德上及商業上的天良的覺

悟，既已開始發現；最近爲了婦女依着性色而欲占便宜，以及社會上的惡習慣所發生的衰頹現象，於是在性道德方面，也有了覺悟，人們受天良的激動，也就疾惡如仇讎了。這種種的發展，可以說都是惡兆，所以國會現已準備着去討論關於勞働生活改良的要求；同時有許多省分，也就設立新法來保護勞工、婦女、及兒童了。即如婦女在有些地方還沒有得到選舉權，但我們很可依稀的知道社會上這一種鼓蕩的思潮，是由於她們的影響所致。在世傳的習慣看來，以爲女子是保守的，然而近代受教育而覺悟的女子，她們和我們同努力於改革惡劣的現狀的工作，非但沒有保守性，而且是最有力的份子。

一個無智識的女性，受了盲目的本能之衝動，對家庭以外的世界所視爲神怪無意識的舉動，她却加以提倡，以保護那閫內的婦德。婦女們對於她們墮落的同性們，常有絕無憐憫的評斷，以爲她們是做了肉慾壇上的祭物——她們又把家庭視爲一個純潔的値得崇拜的聖地。這一類的判例，便釀成我們的文明中最森嚴的不平現象！但是現代女子的觀察點，恰恰和上述的相反。在她的眼光看來，女性本是神聖的，而且處處都是一樣地神聖，她現在是爲被壓迫的婦女爭公理而戰，尤其特別注重爲母的女子，她要想別的法子來保護她的家庭；這種家庭，在舊的制度下，即便沒有別的錯誤，但無論如何，終究是愚人的天國。婦女現在再也不要這一種愚人的天國了。如果男性一定要有違犯現有道德制度的特權，那也並非沒有女性來爲她們自己要求同樣的權利，而給男性一種驚異和懷疑於未來的現象。當然有幾位富於冒險性的領袖們，也想把一切人爲的拘束放開，而信託自然，使我們回復到更自然的生活，甚亦鑒到在二性組織的社會裏面，決不容有兩種相反的規律，去支配着雙方面。但是現在的狀況，是一種暫時的不良的支配罷了。

人性不是一種固定不變的東西，我們却仍在變化的進程中間。在我們的內體裏，有一種深刻而不可思議的神智，看起來似乎不過是一種人的願望和自然來作戰，所以一定要失敗的。然而她却能指使我們文明的趨勢的形式，雖有種種的錯誤，可是這種確實的願望，無論如何，對於進化的程序中，是有利益的。理想和奢願，不但不是僅僅無用的幻想，却是和自然的動物的本能一樣地有雄厚的力量，而且自有生人以來，到處有這種力量的工作，她們確是我們不斷的進步中唯一的希望，不過她們却須有理智的指引方可：因爲歷史已明明的告訴我們，凡屬於荒謬的理想中所發生的事實，總是不對的。

戰爭、多妻制、婦女的屈服……等種種生活現象，在向前進的文明裏，常占了些位置，但是現在已失了她們的信用，不得不漸歸消滅了。戰爭這種現象，已發現了她的愚妄，所以她會自行消滅；同時婦女的屈服，也已成了一種應

受排斥的迷妄。至於多妻制無論合法與否，也免不了要受同樣的擯棄。文明的趨向，似乎已指出了這條路徑。婦女對於這一類事情的主張，既漸形提高，再加了她自己能謀經濟的獨立，不用受男子的供給，也是多妻制滅亡的預兆。從此婦女再也不會忍受和幾個人共一個丈夫了。她們正得了教訓，就是所謂「愛」，唯有那眞誠的理想的愛情，才可得到她們的幸福，否則又何需乎愛情呢？

凡是我們所讀所聞的這一類的問題，很明顯的指示我們，無論我們怎樣地覺得她們的存在，但是終究不會完全明瞭牠們的。我們的見解，仍是太狹隘而重主觀，不能使我們充分理會那人類的天性。研究歷史是唯一的方法，可以使我們知道人類的經驗和支配世界生命的定律及其趨勢。但是婦女的歷史，究竟在那裏？她是一種久長的、含混的歷史，其中却充滿着立法者和哲學家的建設。

下列幾章，將要把我們所知道的關於最文明國的婦女歷史，簡明的敍述一下。

自原始以來，世界上有許多的文明，消滅的也有；發展的也有。每種文明，對於女性總有特別的觀察；對於社會問題，她也有特別的解決法。現代的世界，有各種不同的文明現象，每一種文明，有牠的特長和牠的缺點。她們——指文明——的歷史，是各種生活和品性發展的歷史，而牠們的研究，使人類天性的適應性與可能性上，得到了光明的路徑。

東方和西方，已經相對的發展到相當的程度。東方所特別注重的事物，西方却忽略視之，或竟未曾想到；同樣，西方所謂文化的特點，東方的人，也多未曾問津過。但是因東西文化的不同，便顯呈人性問題的複雜，同時，我們比較各種宗教的理想及研究各國改革過分的趨勢，或不幸的發展等種種再造的運動，也使我們知道人類的目的及願望，都有隱伏的統一性。

目今的文明，已佈滿了全球，商業和外交的往來，眞是無遠勿屆，因此世界上沒有閉關自守的國家了。現今我們在精神上，須有密切的聯絡，然後再來互相認識，務使大家都能了解那向前進所得的利益、經驗、及失敗等種種現象。

今日的西方，是正在領導着世界上物質的文明，而東方則急切的向我們學習，在民主政治方面看來，我們是個前驅者；而在婦女從幾千年來所受的束縛中解放方面看來；我們也是居於領導的地位，我們如果要在這種工作上得到了理想的成功，那末應該漸漸的合乎理智的向前進去，把從歷史上和各處人類性情上所得來的教訓加以考察。

我們是生在那過渡的時代，這個文明的世界，也是正在完成人們對於婦女的觀察點——例如觀察她的能力和她的事業的範圍——的改變，這是自有歷史以來，最遠大的變遷之一。據一部份的人看來，以為這就是人們所切望尋得的「失蹤的世界」，也是解決一切社會困難的鑰匙；據其餘的看

來，以為這不過是一種危險，她足以致家庭於死命。

然而家庭對於人生，是很重要的，我們不要盼望牠會消滅，非但兒童要依靠家庭，同時愛情也得賴家庭的庇護。愛情是世上所需要的，下列各章，從調查許多國家所得來的經驗，將要使我們知道世界怎樣的依靠愛情和家庭，同時把和這一類有關係的錯誤的理想所發生的惡劣結果，也一塊兒表現給我們看。牠還要明示自有人生以來，愛情即在那裏演化，她又希望着愛情更能發展下去；更能為文明作久遠的補助。

有許多關於性生活和牠的合理的作用的書籍，刋印而問世了。以前從沒有把這種問題，視為合理的討論；也從沒有虛心下氣地詢問自然，叫牠把關於性的定律來告訴我們。但人們對於性的問題，常不斷地供獻不同的意見和不同的解決方法，每得一種解決的方法，以為這就是當時的大發明；以為牠是解決一切難題——年老或甚至包含死亡等難題——的神效者。

讓我們把這個問題來慢慢的徹底地研究一下，她是有經濟的、文化的、情緒的、和物質的許多狀態，研究了歷史，就可得到關於這一類的智識。

無涯的自由，婦女將要得到了！這是不可免的，重要的問題，就是我們當怎樣地利用這些自由，我們應該利用自由為種族謀幸福，用以提高男女間真道德的標準；同時還須記着：如果亂用了自由，就要成為一種放縱的現象，這種現象，是會使人類陷於頹敗的地位，遲早終要釀成反動的，不法是戰鬥的開端呀！

雖則許多地方，有明顯的退化，然而人類的心理，現在却已有了高尚的理想，其實這些退化的趨勢，有理性的人們，已大大的驚心動魄，用了各種方法來救牠了，為了這種緣故，世人已準備着用耳來聽那理想家的理論，無論牠合理不合理，這個完全的題目，一定先要澈底的研究一下，多少要得了些經驗，然後再可談到必需的重行調整，至於考驗的方法，那是要依公意而定，——就是大多數人民對於這些問題所發生的思想上的情緒之力量。

（完）

行不顧言的患害

徵知

學不務實，反不及無學的純樸，自許為先覺者一流，往往行不顧言，實屬自欺太甚；固不足為後進所信仰，反為固執者所藉口，女界教育上因此大大的受了一個打擊。

汎太平洋婦女大會與中國婦女

楣

哄動全球的太平洋聯合會，已經開過好幾次會議，今年八月裏又要在太平洋中心的火奴諾魯開第五次會議。在這各國秣馬厲兵，奮臂揮拳的空氣中，和平的呼聲也混雜在裏面，這次沿太平洋各國領袖相聚一堂，也許能夠解決一部分重要問題，而得到相互的了解，使太平洋方面空氣轉緩一些罷。這是我們酷愛和平的民族所馨香禱祝的啊！

這次不但沿太平洋各國的男代表會集於此，並且又新添了各國的多智多能的女代表們，產生了一個汎太平洋婦女大會(Pan-Pacific Women's Conference)，到了那個時候，這氣候溫和，景物美麗的夏威夷島上，裙履翩翩，觥籌交錯，必有一番盛況。這幾天各國報紙上，對這汎太平洋婦女大會，已鼓吹不遺餘力，並且說：『以女子之力，謀世界和平，功效甚且勝過男子。』又說：『婦女若主張和平，則男子將一致厭戰。』這種種的呼聲，都足以證明太平洋沿岸愛和平的人民，對於此次婦女大會，抱着十二分的熱望。現在各國都已經得到開會通知，都積極地籌備，舉出代表；我國也曾開會討論，遴選代表十人積極進行了。照該會發出的通知；每一國可以派二十五位女代表赴會，在開會的時期中，受夏威夷太平洋委員會的招待，除了這二十五位，還可有二位特別代表(Non-voting Associate Delegate)惟不受委員會的招待，我們因爲節省費用起見，祇派十位。這十位代表，都可以說是女界名人，此次出去，一定能把我中華民族裏數千年含蘊未發的女子精神表演出來，與各界人士一堂討論，使各國澈底地互相了解，增進睦誼；由太平洋各國的互諒，進一步以謀世界的和平，未始不可。我們應當大家努力，尤其是我們女界，也應當狂聲疾呼，深思遠謀地把世界上不安的空氣化爲溫和。

汎太平洋聯合會開過好幾次，像太平洋區域裏的教育、

商業、漁業和食料問題，都已經有切實的研究，各國的科學家、政治家相聚一堂，爲了共同的利益而開誠佈公地討論，可算得是一件創舉；其目的不外乎以下幾種：

（一）使各國各業中之思想豐敏而富有辦事能力者，常得聯絡感情，互相指示以太平洋人民之公共利益所在，而求其增進。

（二）使各國領袖人物相聚一堂，公正和平地討論一切，俾國際間之誤會得以消滅。

（三）各種重要問題，如人種問題，食料問題等等，經各國科學家之討論，使得以協力解決。

（四）調查各方情形，以資借鑑。

（五）可考察各地之物產及人民之性質，以赤裸裸的態度與公衆研究之。

（六）增進國際上的感情和合作能力，給太平洋人民以物質上或精神上的共同進步。

（七）使太平洋各國的人民有很密切的聯絡，增進和愛的商業關係，使彼此互相了解，由此進爲沿太平洋各民族間的互愛與協作。

假使各國代表能開誠地分組討論，互相借鑑，略其審者，革其劣者，結果一定有極大的價值。就是此次汎太平洋婦女大會，也已經定了討論程序，分做五組：（甲）婦女教育，（乙）婦女衞生，（丙）婦女之實業，（丁）婦女之政治運動，（戊）婦女之社會工作；所以此次十位代表出去，不但可以做『勸導和平者』，並且還可以帶許多珍聞妙見回來，做我們婦女事業和運動的標準。

這汎太平洋聯合會並不是各國政府的指揮機關，這種勸機，這種工作，這種負擔，當然都是在我們沿太平洋人民的身上，我們應當盡量地努力、鼓吹和貢獻，依着平等博愛的原則，去和各國士女共同推翻國際間一切不平等的條件，侵略和壓迫的野心，使太平洋人民推而至於全球人民實行合作起來，爲公共利益謀發展。

以前汎太平洋聯合會開了好幾次會，到底各國是否能得到相互的了解，打破那無意識的人種觀念呢？汎太平洋聯合會雖然用了種種方法，但是結果各國所存的『上帝賄賜的種族榮譽觀念』仍不可破，日本人、美國人、及其他國人都各與其本國的伴侶集於一處，各有各的心意，現在混合席(Mixed Table)的建議，已有人提出，所以此次各國代表，可以作切實的聯絡，士鄰於商，男侶於女，也許可以收較好的結果。

中國近年來婦女運動的結果，很有許多好現象，我們不但從事於國內婦女的奮鬬，並且同時很注意到國際間的事業，這一個會便是我們國際事業的第一步，願我們奮發有爲，再接再厲，把『和平勸導者』的責任，放在我們婦女的肩上。

（完）

十七，五，三，於復旦。



女子自身的革命

黃月嬌

革命的原因和目的——從來吾國女界，以爲革命二字，是奧妙的、神祕的，是政治學家的問題，社會學家的問題，因此，數千年來的女子，與革命事業生不出什麼關係來；這是大錯謬了。我在未說本題之先，要以社會的眼光，來說一說革命的原因和目的。簡截一句說：「革命就是革故鼎新，破壞建設罷了。」因爲人類的欲望，是時時刻刻在循環變更的。譬如我們早時所製的衣服，都陳腐破裂，不適用了；因此再製了幾件適用的新衣服來，既可以暖體，又能夠彰身。這樣棄除陳舊的衣服，是屬於破壞的，而重製新體的衣服，是屬於建設的，無論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經濟革命，工業革命，凡是舊有的制度，不能滿足目前的生活需要；同時設想改革的法子，把不滿足和不完善的地方，造成較滿足較完善的；這就是革命的原因。既改革到滿足完善之後，能達到適合目前的生活和需要，這就是革命的目的了。

我們既明瞭了革命的原因和目的，應該再進一步問：革命是不是單獨爲男子們而發生的？這絕對不是的。世界上任何革命，都是爲羣衆去革命，既是爲羣衆去革命，當然沒有男女的畛域。可知革命的責任，無論男女，誰也不能逃脫的。但我今天的命題，偏是說「女子自身的革命」，是何故呢？因爲中國數千年來，大多數的女界，不但沒有革命的思想，還是不識革命爲何物，因此我特地寫成此文，使全國女界知道女子與革命的關係。

女子自身革命的必要——翻破四千餘年的中國歷史，找不出女子的革命來。我們知道中國最早的革命，是湯武的革命，其次爲劉邦項羽的起兵，其次爲陳勝吳廣的反抗秦皇，其後如洪秀全的排斥滿清，孫中山先生的國民革命等等，每次的革命事業，都是發於男子，毫不涉及女子，是什麼緣故呢？我可以回答說：中國數千年來的女子，簡直是居在千丈深坑的黑暗裏！尼采說得很對：「試看婦女們，世世代代都是掌烹飪的。……」這句話，足以代表中國幾千年來女子的地位了。然則我國歷來的婦女生活是這麼的黑暗！若沒有一番革命的精神，是很難得到光明的。但要走到這條革命的大路上去，必先把數千年來婦女生活的所以黑暗，和所以不能發展的原因找出來，然後革命的工夫，方才有所着手。據我

們的推究，原因雖多，大概可以歸納作二層講，一是客觀的，一是主觀的。

(一) 客觀的：

(1) 政治上的壓迫——向來政治上對於女子，太不公道，略舉最明顯的二則，前清刑律……「妻毆夫者，處十等刑。」又「夫毆妻未折傷者，勿論。」臨時約法第六條，第四款，……「女子不得加入政治結社」；這是明明地把女子的地位和權力，加以壓迫，使女子永久不能發展了。

(2) 社會上的輕視——吾國社會，通常把女子列在男子之下，所以「女子無才便是德」、「婦人孺子」、「婦孺何知」這一類的成語，老早就流行在社會上了。譬如以今日的男女教員而論，女教員的才智，就使勝於男的，然而普通社會，終究是輕女重男的；縱使女子有多大的志氣和能力，因為社會人們的輕視，也就慢慢地消沉下去，難以振作了。

(二) 主觀的：

(甲) 缺乏創造能力——創造就是不用着他人的指數，而自己心理上有所發明。世界上有許多的政治家、教育家、科學家，都能在他們的研究上發表出獨創的見地；但這等創造家，多半屬於男子，不是女子；可見婦女的創造力，是比較薄弱了。因為婦女對於自己的本能和理智，總多懷疑，所以雖則常有好的思想，也不敢發表，不能堅持。欲求高深的造詣，欲成偉大的事業，這個弱點是非先除去不可的。

(乙) 缺乏遠大眼光——平常女子，除日常生活，家庭職務外，別無圖謀；如能把家庭的小範圍弄得好好，就是頭等女流了。所以數千年來的女界，毫無進取的精神，每遇一事，便會大驚小怪起來。這個毛病，總括一句說：就是缺乏遠大的眼光。

(丙) 缺乏負責精神——以柔性懦弱、經驗淺薄的女子，一旦任事起來，便缺乏負責的精神。卽就家庭方面而言：一家之中，女子除了烹飪外，其他關應哩，買賣哩，司賬哩，都是男子的責任，至於社會國家諸問題，更不必問了。

以上所說的，就是歷來女界生活的黑暗和不能發展的最大原因，若是不謀所以改革之道，恐怕再過了千百世紀，那女界的地位和價值，也還是不能發展。

由此可見女子的革命，是刻不容緩的，尤其是女子自身的革命，更是十三分緊要哩。

女子自身革命的條件——我們既知道了女子的地位是怎樣，又知道了女子自身革命的必要，那末我們的革命該怎樣着手呢？因此我們又不得不把應該改革的地方，下一番努力！換句話說：就是把我們革命的條件，極力的去付之實

行，究竟這革命的條件是什麼？就是下面的三條：

（1）思想革命；

（2）習慣革命；

（3）意志革命：

（1）思想革命——西哲說得好：「思想者，事業之母也。」凡是行爲卑鄙，人格墮落，眼光淺窄，意志薄弱等等的弱點，都是由於沒有思想或思想不清楚之故。再看世界上的英雄豪傑，明哲俊秀，誰不是思想高超的呢？可知女子自身的革命，當先從思想方面着手：就是由消極方面，把數千年來女界一切退後的陳腐思想打破；由積極方面，去尋求新思想，新知識，以建設新生活的基礎。現今流行的書報雜誌，如婦女雜誌，女青年月刊，和一切關於婦女問題的書籍，有許多新的學識和思想闡揚着，介紹着。更有許多先覺女同志的呼聲和血痕保留着，讀之至少也能使我們的思想發出同情的共鳴罷！

（2）習慣革命——心理學家說：「人是一束的習慣。……」但習慣有好的，有不好的，比較起來，不好的還是占多數呢。像那嫉妒哩，口角哩，賭博哩，裝束哩，咒罵哩，悲觀哩，好說話哩，怕見人哩，不要讀書哩，不求發展哩：這等等都是最不好的習慣，也就是吾國女流向來所犯的通病。若不是快些把這種惡習慣除掉，那怕你有超人的智慧，也是不堪造就了。至於改革之法，儘可把種種惡習慣省察了清清楚楚；然後下一番改革的工夫，再圖養成良好的習慣來。我們女子當具偉大的眼光，進取的精神，創造的魄力，高尚的志氣，與男子們聯合一起，共謀前途的進展，才得以造成完滿的人生世界。

（3）意志革命——意志（Will power）是人生心靈中的主帥，我們事業之成敗，全視意志力的強弱爲斷定。女子的意志力，本是非常薄弱的，每多見難思退，見異思遷，沒有決毅的勇氣；並且因志意力的不強，致使判斷力也大大的減退，易受環境的誘騙。所以向來的婦女們，事事都是依賴他人。我們欲謀前途之發展，非把我們的意志改革不可：改革之道，一方面要有精密的內省，把我們意志的缺點來改革淨盡，一方面當實地經驗，表示一種不屈不撓的堅毅力才對。

以上三條，似乎過於簡單，但因篇幅有限，祇從擇要而言，如果能循此三端做去，其餘一切的問題，就不難解決了。那末誰也不敢再瞧着白眼，來輕視我們了！我們自身的革命能夠成功，將來對於民族上，世界上的革命事業，女子也能夠佔一席地位；——女同胞們！——女同志們！——願大家努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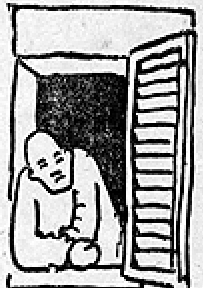
十七，作於福建三沙灣維新女學校。

息夫人

周朝春秋時息侯之夫人，媯姓，亦稱息媯。楚文王滅息，以息媯歸，生堵敖及成王；未言，文王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勿能死，其又奚言。（錄左傳）



吳嘉猷繪



甲種徵文當選

少時不學壯時悔



彌綠

我的感想如是

(一)為什麼要學？

為什麼要學？在普通的一般人說來，總是：「學了之後，就有謀生的本領。」不錯，他們講得不錯，不過他們對於內中的詳細原委，却還沒有指出。這是他們答案的一個缺憾。我們對於學有二種不同的方法：一種是學習做事情的方法，是直接的；一種是觀察已往人物做事的成就和失敗，作為自身的「前鑒」。有了這兩種學識之後，再到社會上去做事，總可免於失敗了，即有亦不過少數了！由此看來，要學就是要做事的法則，要本身對於做事有知識、有經驗、有計劃，而不要闖入失敗的冤枉路；換句話講，求學就是求在社會上做事的能力和經驗。

(二)學於少時的理由

「一日之計在於晨」，所以學習萬事，都宜在少時，這是古人告訴我們的話。但考其究竟，內中未必沒有很充分的理由。現在且把幾個重要的寫下來：

(甲)少時的腦力較為靈敏　俗語有句話：「八十歲學吹打，就要短氣。」少時的腦力，總比較得聰穎、靈巧，所以學起各種事體來，就容易得多。況且當時的心目中所看見的事情，一定是很少的，偶然有一兩種有趣味的事情映入他們的眼睛裏，他們的心房上就永遠有了這事的印象；既容易領會，又容易記憶。所以學須學於少時，可無疑義。

(乙)合於將來的應用　到了老壯的時候，方始學習，那末即使學習成功，可以做事，可惜年齡已經太大，用不到多時了。沒有應用的時機，那末學了等於不學，徒費許多精力、財產、與光陰而已；所以學須學於少時。

(丙)少時易於教導　猶之一塊陶土，在起初輭的時候，可以塑成各式的模型，到了後來的時候，便不可能了！小孩們的智力、自主力、與判斷力、選擇力，在那時還沒有固定，所以一經師長教導，他們就去照樣學習了！

(丁)不必分心於生活　大凡少年時代，總有父母的看護，種種衣食住等生活問題，都有父母去解決，不必自己圖謀；於是他們儘可以專心學習了！

(戊)沒有做事的實際能力　小孩們在體質上既沒有做事的能力，而在學識上又缺乏做事的經驗，所以他們簡直不能生產，但是他們雖不能生產，而他們的消費倒免不來的；所以他們當去學習一點做事的本領，爲將來謀生的根本。

(三)少時不學的原因

學於少時的原因，既如上述，學於老壯的困難卽在反面；所以要學須在少時，過此時期，就要感覺到各種的困難了！但在實際上，仍有許多人，虛度少年一無所學的，考其緣故，不外下例幾種原因：

(甲)父母的溺愛子女　這是中國舊式家庭中常有的事情：做父母的，尤其是做母的，時常要非分的疼愛子女，不使他們就學，怕他們受師長的訓斥，與同學的欺侮，其實若使他們的子女肯好好的讀書，那能受到訓責與欺侮呢？因爲一向他們嬌生慣養了，對於讀書不肯用心，專務遊戲，所以訓斥，欺侮都來了！

(乙)失養而無指導的人　這種事也是常有的，不過，此種責任應該在孤兒的伯叔，親戚的身上，他們非但要收養這種孤兒，並且同時要指導他去就學，不要使他流蕩墮落。

(丙)家貧無力從學　有些貧苦人家，連炊煙還不能常常接續，要使子女就學，談何容易！遇到了這種情形，地方上就應該創設義務學校，以圖補救。

(丁)父母的失察　這種情形並不是疼愛，也不是家貧，更不是早孤，是完全由於做父母的大意。他們對於子女的教育漠不關心；兒女說不要求學，就不要求學；兒女玩忽過日，就任他玩忽過日。在這種情形之下，應該由地方的教育機關去督察。

(四)少時不學的害處

我們要知道學的好處，只要看着不學者的害處就得知了。現在把不學的害處，擬其重要的寫在下面：

(甲)失去天才的效用　人類生存於世界，本來是要做一點事業，現在已經不學，當然沒有做事的可能；換句話，就是失去人類的本能，失去人類的本能，卽失去天才的效用。

(乙)沒有生產的能力，不能自己謀身。

(丙)養成依賴心　不肯致力於社會，或覺依賴社會而爲社會的分利者。

(丁)妨礙生產的發達　一般有遺產的人，既沒有學識，不足以從事生產，則其所有的錢，祇供消耗，而不能作正當的投資；資金缺乏，社會的生產也不能發達了。在一般平常人家的子弟，他們也因爲沒有學識，不能服務社會，也是使社會生產不發達的一份子。

(戊)易入歧路　因爲他們沒有學識，不能遵循正軌去走，所以一遇外界有所誘引，就不由自主的去盲從。於是

各種不道德的事情都去做了，毫不覺得羞恥的。

最後，或因謀生乏術，生命將不能維持，因之盜、賊、匪、娼的事情，也不得不做了！

(己)阻礙社會的進化　因上述種種的原因，不學的人，其勢不得不處於消費的地位；只能消費而不會生產的人，便是社會的蠹蟲，足以妨礙社會的進化。

(五)不學的覺悟

不學的害處，既如上述，而不學的人受其害的，遲早也要覺悟的，不過他們覺悟的動力和原因不同罷了！

(甲)良心的感覺　一個人無論做那一種壞事，待做完之後，終要被良心斥責的。其緣故有兩：一則因為人心是向上的；一則是因為「人之初，性本善」的關係。我往往聽見一種遊蕩的人羨慕別人的人格和富貴；這種人，若使一有決心和毅力，便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作惡的人，大都因一時受了麻醉刺的影響，或迫於衣食，出於不得已，所以說：一個稍有感情和思想的人，終有覺悟的一日。

(乙)經過一番的失敗，覺到不學的苦痛，而生悔恨的。

(丙)受過法律的懲戒，覺得有無限的恥辱，而想着學的必要。

(丁)因親朋的感化而覺悟的。

(戊)因所處的環境優良，而使其感化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這是一定的道理。

(己)因環境、身世、家庭的困難的刺激，而覺得不學的苦痛。

(庚)有正當的職業可就，因無能力、經驗，任其放棄，而悔於失學的也有。

(六)悔恨的時期和結果

悔恨的時期，大多是在於壯年和老年，因其覺悟的時期與所受刺激的深淺，所以有早有晚罷了！

至於悔恨的結果，大約是走下列的兩條路：

(甲)消極的　有些人的感情激烈，他們於覺悟之後，自己以為沒有面目去見世人，於是隱遁的也有，自殺的也有；這是從所受刺激的深淺而分別的。

(乙)積極的　有些人的性情與上面所說的恰是相反。他們於覺悟之後，自己知道學的可貴，因此發憤用功，努力工作的，也不乏其人。如蘇老泉的二十七歲而始攻學，即是一個很好的榜樣。

(七)結論

我已經把不學的前因後果，說了一大篇，到此應該下個結論了。我們生在這個世界，號稱為「萬物之靈」，那末至少要做一點事業，留一點成績在這世界上，方纔不負做人的真義；否則，「汶汶沒世」，不是等於空做了一個人麼？不過要事業的成功，當先有能力和經驗；要有能力和經驗，一定要先去學。而此所謂「學」者，非一定要在書本裏去求來的，別的工作裏也有的，即每日耳目所觸着的一事一物，留心起

來，都是以得到學識和經驗而成一學者。進一步說：「學」須爲正當而有益的；否則，非但等於不學，而且做起壞事來，比不學的人還要加幾十倍！西諺有云：「在歷史上之惡事，大半是學者所造成的。」由此看來，我們非但要學，而且要謹慎於學；非但不學有悔恨的日子，而且學了也有悔恨的日子的。不過無論如何，有悔恨的比沒有悔恨的總好一點，因爲沒有悔恨的人，可以說得是一個木頭——一個沒有知覺，沒有感想，沒有良心的東西！有了以上的幾個注意點蘊熱於胸中，我們方可學，方可免去壯時的懊悔了。

（完）

墮落後的餘音

馬文元

——世事無常，禍福無定，想不到姊丈竟致一病不起，可憐年青的翠姊和活潑的德馨，終日在悲哀中過生活！——

「我坐在沙發上發呆似的想着，忽然砰的一聲，從門外進來一個綠衣的信差，遞給我一封白色信封的信，當我去接信的時候，我的心忐忑不定，我的臉色突然變成灰白，想起了一個月前姊丈病故的惡耗，也是這個信差帶來的，不覺全身戰慄震懼，今天不知又有什麼不幸的消息，來刺激我弱小的心房了，信封上明明寫着『北平婉翠寄』，這不是翠姊的來信麼？這樣厚的一封信，一定有許多悲哀的訴苦的消息，是翠姊的血淚和墨水所融合寫成的。

『元妹：

自從景良在前一個月患着傷寒亡故後，我是終日在悲哀中悔恨中一天一天的過去；四歲的德馨，時常吵着要爹爹，叫我往那裏去找他的爹爹呢？我怎樣再能會見我的景良？哀哀的淚泉，點點滴出我胸頭的辛酸；嗚咽的啜泣，聲聲奏着我心中的哀絃。如果我沒有我們這戀愛的結晶——四歲的德馨，我早已跟他往同一的路上去了，一想到景良未完的責任，和德馨的教養成人，使我不得不苟延殘喘的活下去，當我幻想到未來的一切，我不覺戰慄着、恐怖着、失望着、灰心着，甚至萌過幾次自殺的念頭，一個無遺產的我，不學無能的我，如何能夠完成景良未完的責任呢？如何能夠撫育德馨，使他成一個受有高等教育的青年呢？在這樣殺人、爭鬭的世界上，在這樣虛僞、冷酷的社會中，有誰來同情憐憫我一個無依無靠的年青寡婦？有誰來代我撫育這孤苦伶仃的德馨？我怨恨世界，我咒咀社會，我更懊悔我做學生時的不努力於求學。元妹！我現在覺悟學生的時代，是黃金的時代，是一生幸福、快樂、困苦、煩悶所維繫的重要關鍵，我發

明了一條人生的定理：一個人，無論是聰明的，是愚騃的，是富貴的，是貧賤的，他的一生大概可以分成二個時期：一個是甜蜜的、快樂的、幸福的時期；一個是辛酸的、困苦的、艱難的時期。這二種滋味，無論是誰，總要嘗着的。不過甜、苦的時期有先後，所感覺的亦完全不同了。我記起在學校的時候，有一位國文教員曾經反復的向我們這樣說過：『一個人祇有二條路，一條是光明的路；須要忍受艱難困苦，在荊棘中走着，有時堅銳的荊棘，會刺破人的足趾，但是所達到的目的，是光明的；一條是墮落的路；是暫劉的享受肉感的快樂，是片時的貪狂任性的縱慾，在這條路的盡頭，充滿着人世上一切的痛苦。』我做學生時，就是走了後面這條路。甜蜜的、快樂的、幸福的時期已如輕烟般過去，現在我辛酸的、艱難的、困苦的生活正在開始了。二三年學生時代過惰的享樂，徒然換得大半世的沉沒的悲哀，墮落的代價，是怎樣的大呵！

當我十七歲的那年，正是進中學的一年，那時你祇有十一歲，父親陪我到離家八十里的H縣的女中時，再三叮囑我不要學外界囂浮的惡習。元妹！當初我的入中學，並不是真正的想求學問，也沒有「學成爲社會服務」的思想。那時的我，說也可憐，沒有嘗過人生的苦味，沒有受着困苦的鍛鍊，不知道學問的有用，不曉得光陰的可貴，我求學的目的，全是想着將來能夠嫁着一個闊的大學生，享一輩子的快樂，安樂閒逸，是我那時的人生觀；我拿了求學的名義，想達到我這卑劣的目的。呵！我的墮落的人生觀，完全是浮華、富貴、虛榮等等卑劣的東西所交織成的，我受了虛榮的誘惑，長日用功在裝飾上、交際上，而更注意在異性的交際上。每逢放假日，我總和二三個志同道合的同學，去看影戲，上跳舞場，會男朋友，進菜館，肉感上的享受，固然可以算滿足了，但到學年末了，功課幾乎不及格；務服的時式，裝飾的講究，恐怕是我一年的成績罷。到第二學年，我經朋友的介紹，認識了景良，那時景良是一個二十二歲的青年，在H縣的C大學三年級讀書。往事的重重憧憬，恍如一場大夢。我自認識了景良之後，感情漸漸融洽起來，由友誼一進而爲戀愛，於是每一個禮拜日，我倆總是在公園裏攜手同行，或是在戲場內並肩看戲，並且約定了每日各人要寫一封情書，報告一天的情形。當我下午功課完了後，我總急忙的跑到門房裏去取我的情書，恐怕給同學偷看了。回到寢室，悄悄把門關上，仔細玩味這五六頁長的情書，讀到了『我的親愛的婉華時』，我的心花是怒放了，我的熱血是沸騰了。看完了，把信依次的藏放在箱子裏；等晚上搖過自修鈴後，我又開始踐我的約了。旁的同學都是孜孜於這

習講義，預備明天功課，只有我埋頭細寫甜蜜的情書，這樣沉醉於戀愛的生活中，過了一年，這年的功課，更其不好，甚至有幾科須要補考的。

景良在這年暑假，完畢了他的學業，開始到社會上去做事，他畢業後，費了許多心血，請託了不少戚友，總算找到了同在H縣的一個初級中學的教員位置，記得是在開學二個月後的一個天氣晴朗的禮拜日，他一早到我校裏約我去遊公園，我換上了時式的衣裝，塗上了濃烈的迷人的香粉，和我並肩的走出校門，我們在公園內，選了一處僻靜無人的地方，同坐在石凳上，絮絮的長談，愈談愈是親熱，到最後熱度高到遏制不住的時候，他對我要求了一個愛情的表徵——我的唇上，初次印上了他的一個吻痕，到了正午，我們同到餐館去用午餐，他勸我飲酒；酒入熱腸，愈感着精神的興奮，愈覺得心頭的迷糊，呵！在這可紀念的一日，我失去了自己的意志，允許了他一切的要求，我的身是屬於他了，我的心也交給他了，在這年年底，我得到了父親的許可，我們倆就正式結婚，我的學校生活，從此結束，本來我亦不想要求學，我有了丈夫，有了愛人，誰再願去進牢獄式的學校呢？平安的過了四年，可憐的景良，竟在今年拋棄了他的妻兒，撒手逝去了！我在痛定之餘，想到了日後生活的困難，想到了現在時代競爭的劇烈，使我不寒而慄—我雖則在女子中學混了二年半，但是這二年半所給我的一切，都是我墮落的成績，我現在沒有謀生的本能，怎樣能維持我個人和德馨的生活？我深深的懺悔以前的不努力，顫顫慄慮着日後生活的艱難，呵！往事已矣，毋復可言，我的一生是完了，絕望了；但是，元妹！你現在正是學生的時代，是一生命運所決定的時代，切勿要像我這樣自暴自棄，到頭來後悔不及，你要牢牢的記着『少時不學壯時悔』的一句格言呵！我的心碎了，不能再寫下去了，祝你努力！

姊婉翠泣書　八月某日

我看完了這封信，祇有默默的呆坐着，眼淚簌簌的流下來，溼了我衣襟一大堆。

只有默然而已

愛貞

確是只有默然而已，事已如此，還有什麼話可說呢！到社會上去找點職業做吧？但是自己確實有些不敢，並不是害羞的不敢，委實覺得這樣半桶水的學問，用在小學校裏去教小學生，還嫌有些不足，地位稍低的職業吧？總有些不

願意去做，而稍高的則望塵莫及了。

生活到底是要維持的，尤其是她目前組織成功的小家庭，對於家庭經濟的負擔，她也有一份的責任。可是，她和他結婚已經有半載了，在這半載期中，他從沒有力量去替他分工，不但家庭經濟概由他一個人去負責，連她自己最瑣屑的事件，還要依靠他。照她現在的景況看來，當然說不到是受環境的壓迫，深思一層，却是自己束縛自己，唉！從此她失却一切自由了。然而事已如此，還有什麼話可說呢！確是只有歎然而已。——她兀自在室裏呆想沈思。

「噯！如果你真的不能有所幫助，儘我一個人去鑽取，老實說一句，我確實有點擔當不起了。每月不過工資五十元，除了房租，伙食和雜費外，只賸兩三元，在這樣百物昂貴的社會上，試想這兩三元怎樣去開消呢？……」

一間臨街不甚整潔的樓屋，樓上用薄板隔成三個小房，頭房是租給一對老夫婦住，其餘兩間的人是做小販生意的，樓下住的就是舜星和莉華了。這對老夫婦在舊思想的人看來是很幸福的，因爲養了三個兒子，兩個女兒哩。從他們家庭的生活表面上來看一下，應是很勞苦的，不過誰要從實際上去探討一下，却又不然了。丈夫每天到工廠裏去做工，妻女却在家裏替人洗衣服，大兒二兒都在親戚的雜貨店裏當夥計。在工作忙碌的時候，最小的兒子還可以幫着燒飯。全家的經濟都是大家平均去負擔，雖然是貧窮的人家，倒也覺得很安適的度着日子，並不像舜星和莉華那樣鎮日的怨氣衝天。

這時舜星坐在一張破舊的椅上，說了以後，只凝望着莉華。

「我……我並不是不肯幫助你，但叫我……去做什麼事情好呢？……」莉華回答後，長嘆一聲，把頭低下了。

「你的苦衷我也是知道的，現在只能照你能力所及的去做吧！」

「教書？」莉華仰起頭來，很不自然地問。

「也好，只要有了職業，家庭中的經濟就可以寬鬆一點，從此……」

「從此甚麼？」她懷疑的插嘴問。

「從此我們可以獲得一點快樂。」

「假如我不去找職業做呢？」

那麼，我們的家庭只有破產，你我唯一的出路就是脫離了，我想這是不能免的。」

「……」她只有歎然了，但心裏還在這樣想着：「倘然真的和他脫離夫婦關係，當然不能再在一起居住，自己去找飯吃吧？又沒有這樣的能力。回家去吧？那裏有這樣厚的臉皮去見父母，……總之，唉！……真的脫離以後，叫我到那裏去呢？」她越想越憤恨，悔恨自己以前一切的錯誤。

「到底你想怎樣？」他很不耐煩地再問。

「教書是不成問題了，因爲前次梅姊想薦我到美育學校去當教員，不過我自己的程度，我是知道的，雖然叫做是中學畢業生，但是，……但是……」她

臉紅了，很不好意思說下去。

「但是什麼？」

「因為當我求學的時候，並沒有用過切實的工夫，只是掛了一個虛名，馬馬虎虎一年一年的亂混下去，到了現在就是這麼的結果了，噯！……」她眼球濕起來了，似乎是表白了心跡以後，哀求他表同情而不要真的脫離。

「別種職業不可以嗎？」他也很覺得她可憐。

「別種甚麼職業？裁縫、洗衣、看護婦？……唉！裁縫、洗衣或者可以做得到，至若做看護婦，我不是由醫校出身，更其不能了！」

「那嗎，領衫做，領衫洗，也是一種工作，多少總有幫助的，如果一味依賴我，那不久你我就只好空着肚子過日了。」

「噯！」她心裏很覺得淒然。

「歎什麼？我們只須努力共同工作，不愁將來沒有安樂的日子，你不看見樓上的老夫婦嗎？他們雖然比我們更窮更苦，但是他們却過着很愉快甜蜜的家庭生活，他們的快樂，是從苦中得來的。」他有意鼓勵她。

「早知這樣，當初我就不應該那樣糊塗不用功，不然，我現在也可以當一個教員或什麼機關的職員，每月也有三四十元的入息，那嗎，我們更可無愁無慮了，唉！今呢？」她不禁悲從中來，滴了幾滴眼淚。

呵，事已如此，悔也莫及了，假如你真不能幫助維持這小家庭，我想將來加生了……」他不說了。

「……」她也明白他的意思，自己也曾想到這一層，現在是無論怎樣都要找點事情做了。平日她要買什麼物件時，總要向他拿錢，他喜歡就給她，不喜歡時就說一聲：「沒有。」或「你是由學校出身的人，自己不會去找錢麼？」即在有時也要經過了許多教訓、艱難、困苦才能夠達到目的，但有時也只好夢想了，甚至有時因這點小事還要口角反目，彼此仇視楚天嘔，假若她自己能夠經濟獨立，當然不至這樣寒酸，這般可憐，要買什麼就什麼，何等的自由，有誰敢干涉呢？不過這在她暫時還不能做到，仍然免不掉要受點壓迫的氣了。

此後，在傍晚休息時分，舜是總是這樣的慰問莉華：「今天辛苦吧？吾愛！」

「……」她呢，只有默然而已。

十七，七，十七，於羅島。

窮途上的追悔

楊岱青

在這靜寂之中，忽然一聲『季青』，衝破這沉默的空氣，季青抬頭一看，是他夫人進來了。

「您的心境不好，我是知道的，但又不能不說，您總該想想法子纔對。您想今年從開正到五月，部裏共發了四塊大洋，一家的嚼吃，那不需錢，幸而有個差事，舖子裏還賒得了些。現在呢，又給事情裁了，舖子裏既不能拖欠，家裏的東西值錢的，都已賣得一乾二淨。今天已經八月十三，後天就是中秋，是舖子結帳的時期，我們有這筆錢還煤米舖子嗎？不還又不行，上節推到現在了，況且人家今早又來催過。唉！要是有錢的話，早還了，誰願意看討債人的嘴臉呢！況且明天米又沒有了。中秋可以不過，飯不能不吃。王媽的工錢，欠了也有大半年了。她近來常發皮氣，動不動就要辭工。我是連大氣都不敢出，再三的敷衍她。不想我熬了多少年，連下人的氣都要到了！」

他的夫人說到這裏，眼珠中包含着的眼淚，忍無可忍，不覺滴了下來，她急急的用袖子揩了，又接下去說：

「不是我埋怨您的話，早聽我的，不要擺什麼舊家的牌子，給空閒的房間租些出去，一方面房子也可修理些；一方面也不至到現在的田地。我那時告訴您，您總說：「我們這種人家不便。」其實這種年頭，還有什麼舊家不舊家！吃飯是第一要緊，況且天也漸漸涼了，多天的衣服一件沒有。我同英兒雖不要緊，您同華兒呢；您也該出去找找機會，一天悶在家裏也不是事，總不見得事情會找您的。并且公公在世時，故舊很多，您也該找找他們，先借些錢，救救急，然後託他們留心機會，或者可以在那裏仍舊弄個掛名差事，一個月領個百把塊錢，省省也夠了，您想怎麼樣？」

季青呆呆的聽他夫人說完了，沒有開口回答，忽然對面房裏起了一陣哭聲，接着聽見英兒在叫「娘！快來！弟弟醒了。」他的夫人就匆匆走了。一時房子裏靜寂下來，但是他的心緒，更加紛擾得利害；小孩的哭聲又響起來，使他煩悶到了極點，他想清一清腦子，慢慢的踱到了花園裏，凝立好久，神志略爲清些，想想太太的話，也很有理，但是這次的裁員與每次不同，一方面雖然因建都南京，北平就用不着很多人了；一方面也是要淘汰一班腐化及坐食的蛀蟲，所以要找路子，也不中用，要是有眞才的話，上那裏去也可吃飯，不一定死守在北平。像我呢，可就難了，不說別的，眼前的節，就不能過，一時想到討債人來時的情形，聯想到每人面上的冷森可怕的樣子，不覺打了一個寒噤，一看身上薄薄的衫子，已經給露水濡溼了許多，一時又不願去房裏睡，就走到半歪的水心亭上坐下，日光照在水面上，反射轉來，更覺光明，心中總不能寧靜，一時千頭萬緒，更想不出一點善後的方法，故鄉雖有幾畝田，但連年的天災人禍，鄉中的富戶，均已十室九空，諒來也沒有人出錢來買，北平這邊吧，就有這所房子，雖然已東倒西歪了，到底還有這麼一片地基，況且地點也還適中，諒來還可賣個幾文，不過近

來遷都南邊，地價也不怎麼值錢了。況且也不知幾時纔有人要，遠水救不得近火，這幾天就不得過去。幷且老父半生克苦積下的這所房子，當時也曾費了不少的心血。自己不肖，輕易的賣去了，又怎能對得住死去的父親！想到這裏，不覺激動良心，眼淚流了下來。唉，自己爲什麼不能做事，弄到窮困至此呢？怨恨重重，使他回憶到兒時種種墮落的情景；可是，現在追悔也來不及了。

父親是愛自己的，因爲是獨子，期望也最深。到了六七歲時，父親督促自己上學，又因不放心，每日叫下人接送着。到了七八歲時，不但不肯念書，反而更學壞了。每日到了學校，等下人走後，就偷偷的跑出來，把書包寄放在學校後面土地廟內的神龕裏。然後同許多放牛的孩子玩，等到差不多家中來接了，就取了書包跑回去。那時校中人多，先生祇有一位，所以也管不到這許多。家中父親去京了，母親又不識字，所以也未發現。等到我十五歲時，父親有事回家，就很奇怪我怎麼不會寫信，一考之下，氣得發昏。當時勒令退學，在家請位老秀才講書，然而仍舊收束不了我，不是裝肚子痛在家同丫頭打牌，就是躲在門房同男用人談天。到後來連先生都氣跑了。總之，因爲自己的不上進，也不知挨了父親多少打，母親也不知哭了幾次！後來父親知道我念書無望了，就爽性讓我在家裏。父親事忙，不久又回北平，我終日在家沒有事做，每日就在門房裏同用人們吹吹唱唱鬧着。後來母親怕我學壞，就同父親商妥，替我結了婚。父親又把眷屬接到了京中。唉！總怪自己不好，弄得文不文，武不武；不然，好好的念書，有些學問，到底不至像現在的像斷了線的風箏，無處着落了。

回頭聯想到父親臨死的時候，慘白的臉，搖搖不定，散漫的目光，注視在自己的臉上，顫抖而無力的手，握着自己的手臂，嘴唇翕張着，發出低弱而斷續的聲音。

「唉！……宵……兒！你現在也不小了，……都快……做父親了，也該想……想呀！你願念書的話，……也……還不晚。現在我囑託了很多人照應你，他們都是有血性的。……決不負我所託，不過世間的事，是千變萬化的。人家有學問的，恐怕還要受潮流的淘汰，像你這無根的小草，又那能受得住巨浪的衝折呢！……」

他想到這裏，好像他父親的聲音，還彌留在他的耳邊。他不敢再想起他的父親，他追悔過去，他怨懟自己；但這又有何用呢！

他想現在懊悔也來不及了，祇有先借些款救急，然後把房子賣了還賬，多的錢，做些小買賣，也說不得丟人了。大約省吃儉用，也還可敷衍。給華兒念書要緊；自己已經不行了，不要再誤華兒，祇要他不像自己的不肖，將來有了出息，就是賣房子，也許對得起死去的父親吧。

（完）

我們還有再見的日子

愛娜

靄姊：

你突然地接着我這封信，定要出於意外的驚奇，再想不到無恩無義不肖的琦，到今日依然請人寫信給你。我明知你讀了之後，要怒罵而又譏笑的，然而不學無能的琦，自作到這個地步，有甚話可對答你呢！

還記得那年中秋，我倆在皎潔的月下散步着；你因爲我屢受校長的訓斥，功課毫無上進，緊緊地握了我雙手，泪泪流淚的勸戒我道：「……貪玩嬉戲，懶於上進，是一時無價值的娛樂；學成名就，是永久的精神上的愉快。你便忘了門庭衰衰惟你是望的父母遺志。琦妹！你識了我的心罷……。」當時我看了你摯誠的心，血熱的淚，衷懷不無稍動；却偏是強傲的自信心太深了，以爲撈什的書本，讀來有何用處，就是做大人物的，也未必個個都是書蠹，況且我有遺產，使用適當，人生行樂，及時而已。何必埋首案頭自討苦吃呢？所以你屢次的忠告，都成了過耳的西風。的確的，現在的懊悔，終是遲了！一念之差，才致演成飄泊的生涯，又怨誰呢？

我後來又千萬不該受了外界的引誘，友朋的欺騙；懷恨你不令我財產自主的好意。我完瞭睬着你是因爲愛我之故，才遵着遺命待我學業的成就，再讓我主管一切。那知毒蛇攻心的我，竟上控你夫妻圖吞產業，唉！結果錢是到手了，自信可以不學的我，心願也遂了；可是你的心兒碎了，心絃斷了。從你臨別時珍珠斷線似的晶淚，與瑩瑩含憂悲憤的目光，至今使我罪惡的心靈，蹴躪成千塊萬塊，也不能彌補你箭痕碎透的心了。

錢呢？盡了！情呢？斷了！友呢？散了！而不情的琦呢？爲了幼時的不學而淪落了！物極必反，不到盡頭，那裏知道其中的甜苦呢！爲了不聽你金玉良言，才有今日不能作粗細事務的被人輕視嘲罵；爲了那夜不感你懇摯愛撫的情懷，才有今宵對着團圓的中秋而興飄萍零落的悲哀；爲了昔日的負義狠毒，才有今日的絕望悽苦。若使早日悔悟，亦何至此呢！姊姊，你想我對此薄殺輕雲的明月，能不黯然而血淚交流呢！

誰知往昔你們所盼望爲家門吐氣的琦，就是今日敗家辱門的我？誰知高傲自負的我，今日會人格破產爲變成社會的蠹蟲呢。唉！遺恨九泉下的父母，親愛仁慈的靄姊，你們能寬恕這不肖的琦嗎？

優美的機會，璀璨的前途，都葬送在貪惰嬉戲之中，爲了自信不學而湮沒了。孤零的我，一步步向着社會的暗處走去，而終至爲歧途上的失路者。如被

困的猛獸；如受傷的飛鳥；如閃爍的晨光被蔽了；又如殭伏在地方不能行動的寒蟲。一切的生氣幸福，都給惡魔緊緊攫着。然而——霞姊！自信心的琦，偏想有覺悟的心情，雖然迷失在歧途上，不見得沒有回顧的一日。困獸尤能死鬪；傷鳥尚欲高飛；黑雲是不能久蔽晨光的；殭蟲還有甦醒的一日。從今夜起，爲萬惡而懺悔的琦，抱着誠懇堅決態度，向前努力學去，爲生命開一新局面。明知年齡與機會，與幼時有天壤的分別，可是不學的苦痛，直刺激到我心靈的深處，努力罷！

日後若有學成的時候，那末，記取今宵團圞的明月，我們還有再見的日子。再會了！親愛的姊姊！

琦妹於中秋之夜。

（完）

意外的悲哀

嚴霈章

K省S縣的交通不算怎的不便，可是民智好像還沒有開展，依然是「閉關自守」的樣子。縣裏的H商人以奢居積起了家，擁着好幾萬的雄貲；再爲着「長袖善舞，多財善賈」的原故，把他底商業經營得蒸蒸日上，大有追蹤石崇的氣概。「富潤屋」，高樓大廈，自不必說了。

他倆祇生有一女，名叫掌珠。在襁褓的時代，爲着她父親的豪富，毗鄰C縣鼎鼎大名的W紳毅然決然地把他的兒子志遠跟她訂下了婚。什麼「秦晉聯姻」，「門當戶對」，「天上仙緣」，「人間佳話」，……那時S、C兩縣的人們曾這樣的嘖嘖地稱羨過他們。

掌珠自少受着她父親底恩賜，是養尊處優的生活慣了。垂髫時到了「啓蒙」的時光，她雖然沒有像男子一般闊過這隆重的「幼而學，壯而行……」的「點書」儀式，但是她的父親毫不懷疑地抱着「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禮！」的超卓見解，爲着希望把她「養成大家閨秀的風範」，俾得爭點體面的設計，本來是打算特別地聘請一位冬烘先生來施行這種教訓的，末後因爲有些隔縣的朋友們勸他，還是適應新的潮流好，他才勉強的送她去進本縣一間半私塾式的L小學校裏念書。

對着這類富人唯一的掌上珠，L校的校長和教員們，自然是不敢認眞的督責她底學業成績的，只是馬馬虎虎的敷衍過去罷了；而她底天眞爛漫的小同學們，也好像戴上了「趨炎附勢」的假面具似的爭先恐後地去逢迎她。至於她的父母，更不消說的在非常的溺愛中流於放任了：這麼一來，使她成爲「天之驕女」的模樣。那末，在這般優遇的環境之下，加上了她生來似不喜歡讀書的個性，她便無憂無慮地荒嬉不學了。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她當及笄之年，在L校草草的畢了業，曾不自愧她居然已是高小畢業生了。在這過去六年底悠久辰光中，她鎮日整天的除掉考究吃和穿外，差不多完全是遊戲的生活了，雖然「少壯不努力，老大徒悲傷！」的字樣，也曾幾度的映入過她底眼簾。

在那當兒，她底未婚夫也將近弱冠的年華了，真個「一帆風順」，他中學才畢了業，便仗着他的父親和自己的力量考取了留學A國的官費生。為着向平之願未了，兩方的家長都想在這個時候使他倆成了婚，沒奈他堅決的反對說，要等他回國後才得舉行。

說來倒也奇怪：中學這個東西，S縣裏的人們，固然沒有看見過；即使一間設備完善的小學校，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的。大概是夏盡秋初的辰光吧，掌珠的未婚夫志遠聯合着一大批的同志在S埠盛大的歡送會聲中乘J總統遠離祖國了。同時，在離國之前，他親自寫一封信給掌珠的父親，說起學問是怎樣怎樣的重要，慫恿她一定要去升學。為着面子關係，她就勉強的離開她舒服的家鄉，到K城升學去了。她的程度特別幼稚，經過了許多的困難，和情面的助力，才考進了一個省立的F中學。這學校本是辦理得很嚴厲的，掌珠十分吃力的讀了一年，可是第二年不行了。功課原來是愈來愈多，愈習愈難的，——尤其是帶有惰學的習慣的她，畢竟是不幸地趕不上而留班了。她便又羞又怒的說要退學，跟她父親有交誼的T教員曾這樣的對她忠告過：『我們念書真正的目的，是求實學。假使名不副實的話，那什麼升班畢業，也是空虛的，不能牽去作實用的，很可恥的；反轉過來，比方為着自己學識的根底太不堅固，那為補救計，就要多讀一兩年或甚而至於三四年也不算怎的一回事。所以我勸你還是繼續地讀下去的好；何況，金錢一層，在你是沒有絲毫的問題的！你要知道：現在想讀書因沒錢而無法可說的人，是多得很咧！「時乎時乎不再來」。你千萬不要錯過這個良好而難得的機會才對！』她底理智終於敵不過這流俗的「丟臉子」的情態，結果她不特不相信人家的話，而且咀咒起讀書來了。當她回到家門時，她的父母如此的安慰過她：『不讀罷了！這些鬧得震天價響的學堂生，原是無什麼可取的。』

逝水般的韶光，不息地向前飛騰着，她已咀咒讀書了。她家居以來，自然是不與書本為伍了，「飽食暖衣，閒居終日，無所事事」，恰足為她生活的寫照。她家居後的第五年，她的父親為了經營巨大的企業的失敗，憂愁抑鬱地去世了，她的家計一霎那間一落千丈，已大非昔比了。

她的未婚夫志遠經過七年的努力，雖然其中因他父親的物化而受了若干的打擊，卒之考得了學位，行將「衣錦榮歸」了。佳音驀地的傳來，掌珠和她的母親，都忍禁不住的歡喜欲狂，她的母親並說：『怪不得背來鵲噪簷前啊！』人情冷暖的鄰人們，又對她們恭維起來

丁：『恭喜掌珠姐！做了博士夫人；狀元婆；……』她們充分的意識着以爲突她遭人白眼後的她們，因此可以大大的吐一口氣，揚一下眉了；誰又曉得「喜出望外」，悲也出乎意外呢？志遠回國後不多幾天，派人鄭重地把這封信送到日府上來：

『掌珠女士：

我給你這信，可算是最初也是最後的一封，請你不要奇怪，要平心靜氣的讀下去才好！」

事實告訴我：你是幼時很怠於求學的人，那末你的學識之過於幼稚，是可想而知了。爲圖補救起見，我在離國之前，曾以極誠懇的態度，勸你升學讀書；但是，聞說你後來又因任性而半途荒廢了。現在，以我們學歷這般懸殊的二個人去組織一個家庭，決沒有什麼幸福可言的；何況，你和我所訂的婚約，完全是憑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沒有獲得我們的同意的，所以爲維持我們彼此人生的樂趣起見，對於這盲目的，不配的婚姻，只好採用革命的手段把他打倒。

女士，我已下了絕大的決心了！這原是光明磊落的行爲，我們用不着感覺到任何的流戀或嘆息！我對於你的誠意勸勉，是被你漠視了。我對於你的希望，也不禁變成絕望了。你既然完全不能體貼我的心，我還有什麼別的路好走呢？

話盡了！我們今生無緣，期諸來生吧！別矣，自愛！

你底過去的未婚夫志遠。』

她收讀了這駭人聽聞的離婚書後，不由自主的昏迷過好幾遍。在這突如其來的深深的刺激當中，她說過這些懺悔話：『唉！我於今爲人所棄了，棄如敝屣了！這是我幼時咀咒讀書的結果哩！天哪！「幼時不學」，是我唯一的致命傷！從今而後，我將何恃以圖存呢？回想當初我怕丟臉而輟學的一回事，怎知道適成了今日更大丟臉的種子呢！……我之所以弄到這般的田地，雖然環境造成了一半，但其餘的咎誰來負責呢？』

她覺悟了，真的她已覺悟了！幼時不學的懺悔，一直到現在還深深的隱藏着在她底腦海內。

(完)

現在覺悟已遲了呵

蔣芸

樹枝上的葉，由嫩綠而變成衰黃，由衰黃而紛紛的飄落滿地，呈着一片秋色；籬脚下的朝顏花，也被這無情的秋風，吹括得玉容憔悴，如泣如訴的，像在追憶她的青春已無形的過去了，現在這餘命殘喘，也只好任牠這殘酷的秋風的宰割、蹂躪。

時光容易地過去了，如流水般的過去了，但是如意的日子泛泛眼就去得無

影無蹤，不如意的日子就眞不容易消磨了；他的青春的黃金時代，巳供無謂的犧牲了，到現在因着生活問題，才感覺到精神與肉體的痛苦。他近來形容抑鬱，終日沉默，眉峯也緊緊的鎖着，好似蘊藏着大庫的心事。他那身上穿的皺而且舊的長衫，與他那長長的髮，襯着一幅抑鬱的愁容，愈顯出他那聊倒不堪的神氣。他頂喜歡獨自一人到外面冷靜的地方去徘徊，爲着要避免家中妻的怨語煩絮，小兒的啼飢號寒，所以只好裝聾作啞的到外面去走走；他現在雖然極力想找點事做，以便解決家中的生活問題，只是可惜社會上沒有預備下什麽特別的事業專給他這種不學無能的人做，所以，他只能繼續着在外遊散，而得到飢寒交迫的代價。

秋深了，自然界都變成蕭條零落，一片肅殺的景象，巳足使這些失意的人感覺到無限的悵惘，又何忍再聽那蕭蕭的落葉聲，和着牆頭蟋蟀的哀鳴呢？這些微妙的聲音，一聲一聲的，都刺着在失意人的傷痕的心弦上！他悵惘地帶着衰頹的神氣，又在那黃葉飛舞的場上徘徊了。

——呵！秋啊！我怎忍見你這付殘暴的的形容；你是來摧殘人們的幸福的。我現在只看見你的殘酷、獰笑，我只覺得你的可怕；這許是我的錯覺罷！也許是我傀儡的表徵罷！唉，這一切的一切，都是我自己的陷害自己，糟蹋自己，斷送了自己，現在的苦惱，都是幼年的我留下來給現在的我受的。到而今，只落得妻啼兒哭，痛蹙蘇蘇；自作自受，又待怨誰？怨誰！

颯颯的風吹過，他的衣服被風括了起來，頭上的髮也被吹散了，亂蓬蓬地蓋住他一額。失意人的心裏，覺得那無情的風也在威脅、欺凌他了：『風魔啊！你也來尋我開心了，你也藐視我了』。幾月來困迫的環境，一想起便覺得心痛：妻子的呼號詬斥；親友的鄙薄嘲罵；社會的輕視不齒。呵！到了今日絕望的境地，才知春冰薄，秋雲更薄，世情最薄！人間是沒有同情的！但是……是誰害得自己到這個地步呢？耳旁好似嘈嘈地響，他還記得早上妻子罵他的話：『……把家中鬧得田地精光，現在又一點事都不能做；既不會教書，又不會耕田，濕不能做，乾不能做；只管吃現成的。上月當房子的錢又要吃完了，看你以後怎麽樣？只害得我母子天天挨餓，你這個沒出息、沒下場的，眞不是道……』，他輕輕的嘆了口氣：『唉！自作自受，不待怨誰？』

他仍是踱來踱去，搔着首回想到過去的事情；少年時的景況，歷歷如在目前。『唉！往事如夢，不堪回首！』他想着他的黃金時代，又何嘗不是父母懷中的愛兒，社會上的有希望的國民呢？那時他家中祖上遺下來的產業，雖然不多，但他父親是某機關的一個重要職員，薪俸也還不少，所以父親每年勞悴的代價——薪金——與母親的節省，也很可以多下幾個錢來買點田；家中當然是很充裕的。他沒有別的兄弟，兩個姊

姊，先後都做人婦去了；所以，他這個獨養子就是家中的王了，要什麼就是什麼，父母的小心體貼愛護，僕婢的逢迎，親戚朋友的讚許，鄰兒的欽慕，都是使他足以自矜的，他到了十歲以上，他父親爲着留他將來的立身，使自己也可以悠遊晚境起見，所以親自把他送到鄰近的一個小學去唸書，那時他雖是嬌養慣的，但是小的時候，還是有點怕先生，所以也還能安靜的讀了點書，日子快得很，忽忽又是六年了，他小學已算讀完了，繼續進了中學，這時他一生中不幸的墮落便發端了！他在中學唸不上一年的書，就常常和着那些不正經的同學在一起白相，慢慢的就染着了賭博：：：：等等不正當的嗜好；遊蕩的心比唸書的心重，所以功課也荒廢了，錢也用得多了；後來學校裏的當事人，也漸漸的聽到了他的不名譽的行爲，又因他成績不好，所以就在他進校的一年半後開除了，他父親的年紀已是很老，聽了這個消息，眞是氣憤異常，在不久也就一命嗚呼了，他這時當然不能再進學校，但是，這時他毫不擔憂，毫不悔悟；他的心中反而很歡喜，因爲在學校裏很不自由，現在家中父親過世，再沒有人來管束他了，他的膽子愈弄愈大，覺至無所不爲，他的母親沒法，想替他娶了妻子，就有了一份擔子，總不得再是這樣了，所以不久就替他娶了妻子，但他仍是和從前一樣，把家中的錢用光了，就去賣田；他母親也去世了，他妻子是更管不着他，所以不上幾年，家中就給他弄得精光了，今日這樣的窮苦零落，全是以前的種種驕縱放蕩的行爲所造成的。

想起了往事，使他又愧又恨，他痛恨自己，咒咀自己，深悔自己的非人行爲！這時那樹上的秋葉，發出沙沙的聲響，牆角的蟋蟀，伴着唧唧的悲鳴，好像是說，「現在覺悟已是遲了啊！」

（完）

姨母的信

廖英華

這是在不久以前我回家的時候，我的姨母叫我寫——不，是她口述我筆記的一封給她的女兒——我的表妹的信，這裏頭的一句句，都是她追悔過去的傷心話，爲着她心愛的女兒才叫我寫的。

唉！「少時不學壯時悔」，這句成語的背後是有着多少傷心、失意、絕望、懺悔的人呵！我現在把這封信公布出來，想能博得讀者的一掬同情之淚罷！

她的信是這樣：

芳子：

往時的信多是勞別人寫的，所以，除把頂需要的和可以公開說的幾句說了之外，便欲說也不能多說了，這次恰好你的表哥回來，我才得了個機會來把我

胸中蘊蓄想對你說而未曾說出來的話，說個明白。

女兒，因念着你現在的讀書，不禁又想起我自己的往事來了：在我還是少女的時候，你的外祖父也曾使我去一個學校裏讀書。然而，在十歲以前，就是還孩子氣，只知有吃、有戲便是無上的快活，那裏知道什麼是讀書呢！等到十歲以後，一直至十五歲，算是年紀大一點了，當然如十歲以前那樣好弄好戲的時候是少了；但也不識讀書是要緊的。以爲讀書原是男子的事，女人所當做的，只是擔水、燒火、洗豬、縫衣，那裏用得着什麼「字」呢？——說有用得着的，也不過是多抄幾條山歌和和罷了。爲着抄山歌而讀書，那不如不讀倒來得乾淨。所以，我在那時候不但不認讀書爲緊要，而且還以爲女人讀書是不應該的事。爲了這個緣故，遂把我十五歲以前讀書的時光完全虛擲過去了。到十六歲以後，自己心裏自是依然還存着和以前一樣的觀念，且父母也管束得嚴厲一點了，不但自己不想讀，就是想讀，都恐是沒有讀的可能了。這期間嫁了你的父親以後，雖然他也曾起心過教我讀增廣，但是在我們這鄉間，嫁了人的女子，又那有允許你讀書的時間和心思呢！這樣，一直到現在，我便成了一個目不識丁的女人。雖然，「人」、「天」、「地」、「狗」等一共也還認得幾個，可是，一到要寫一封信或是看一封信時，便是「白的是紙，黑的是字」了。現在回想起來，我心中是怎樣的難過呀！

年少的時候，自己不知及時向學，到了現在一切有關於文字上的事，不得不去請求別人家。不請別的，就寫信這小小的事來說罷：像我這樣的人家，求人還算比較容易；有的要求別人寫一封信，正還不知是如何困難呢？我自己，求人雖然是容易些了，然而又那能夠說盡自己心中所要說的話呢？求人的事，不是怕寫的人不耐煩，就是自己不肯說出肚中的秘密，你想這是何等不快的事！其次，便是看信：因爲我自己不識字的原故，有一回你父親來信，我拿去請人看，覺等候了整個鐘頭。這自然，人家都有自己的事情，怪是怪不得的，而就這點也就可見不識字的痛苦了。

總之，小時不學，現在的後悔我也知道是遲了。不過，明明知道是無用，但我卻又不得不要傷心了！

女兒！我錯了。讀書是要緊的，不但男子需要讀書，就是女人也同樣的需要讀書——自然，如果環境不可能，乃是無法。女兒，你現在是有了讀書的機會，切不可無心向學，以致像我現在一樣，一到了要求人的時候，才來後悔，那是來不及了！有人說過：「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女兒！你可不自愛麼？

時間是永不留人的

玉英

要是人們打從半路亭走過，便可看見一個面目黧黑、亂髮鬖鬖的少年。他底身體是這樣的瘦弱，全身幾乎只剩一張黃色的皮膚，包着幾根枯柴似的骨頭。他底眼睛因爲眼眶凹進去的緣故，越顯得深黑可怕了。他從來不曾穿過一件成樣子的衣服：在夏天只有一塊破布遮蔽着下體，在冬天也不過一隻麻袋和幾束稻草。他唯一的所有物，只是一身落魄的窮相，此外更沒有第二件東西了。

誰會知道這樣一具活屍，也曾經享受過輕裘肥馬，高堂珍饈的闊綽生活呢？

像平常的富家弟子一樣，從前他所講究的只是一身漂亮的服飾，和舒適的起居；此外什麼都不管。他也曾進學校讀過書，但目的並不在求智識，而且他於書本也缺乏因緣。他進學校第一爲的是不會被社會上的人所指摘，說他是個祇事花錢不務正業的浪子。第二在家裏這種刻板生活過得厭煩了，想到一個新的環境去換換趣味也是好的。好在他用不着拼命地念書本，在他，所謂讀書也者，也無非是一件裝飾物而已。

在這樣溫和飽暖的生活之下過了幾年，把他好閑的習慣養成了。他只知道消費，他不明白錢是從怎麼地方來的。

當他正在十七歲的時候，他唯一的嬌養他的老寡母死了。本來在他父親死時遺下了一筆偌大的產業給他底母親，她以爲她只有一個兒子，當然什麼事情都依他的，用幾個錢是滿不在乎的事。好在家中錢多得很，也無需乎教他學什麼當身的職業。這樣守守家基，也可以過去了。

可是她底計劃弄錯了。她以爲自己有財產還要愁什麼？殊不知有了財產，正是一件危險的事。當她剛纔斷了最後一口氣時，幾個乖巧的親戚，早來借幫忙的面子，把存款和契約等類貴要的文件，搬運得一空，她底骷髏還未冷卻，她底愛兒已經開始呼飢號寒了。

一個十七歲的不懂世故、不通文理的孩子，要他管理一份家產，其結果是可以想到的。他結交了幾個朋友，想從他們那裏得到些幫助；但是出於他意料之外的，他們只是增快他消盡了他的所有罷了。現在他已開始發生吃飯的問題。他把家具一件件移入了當店，可是這個方法，並不能解決他的困難；他向親戚和朋友去借貸，他們連理也不來理睬他了。但他不能禁止他底肚子不要求營養，他是個『文不能拆字，武不能挑水』的王孫公子，教他怎樣去解決他底問題呢？

無疑的，他只能過着人們在半路亭所看見的生活了。

當他覥覥着向人們乞求幫助時，他就把他過去的歷史完全說出來。他說到他也曾穿過綢緞的衣服時，不禁對人露出高傲的態度；但一會兒他就斂着笑容。他告訴人們說親戚朋友都是不可靠的。當你有錢時，他們個個都來奉承你，一有患難便都掉頭不顧了。他說到他去借錢被拒時，熱淚一顆顆從他深黑的眼眶中吊下來。現在他懺悔了，他說：『天下什麼人都不可靠，可靠的只有自己。』而他連自己也不可靠，因爲他在幼時連一件靠身的職業，也不會學得。他只知道怎樣穿好的衣，怎樣吃好的食，他不知道怎樣拿斧頭，怎樣操鋤犂。他連一封簡單的信都寫不來，算賬更是不用說了。他將怎樣來生活呢？

懊傷、懺悔，來不及了。時間是永不留人的！

（完）



海外的婦女

本誌旅法記者　徐尚木

上

船漸漸離開了香港碼頭，從許多送客的白帽白巾的揮動中，船身沿着九龍海峽直駛出去，兩岸的青山，漸漸地模糊而看不見了．客人一個個從甲板走下，預備到飯廳裏去用茶點．我也跟了進去，用過茶點，照例的閒談或玩『驢子』（Donkey）．

無意間，忽然有一種打字機的響聲傳進耳來．我有些驚異，回轉頭去，那靠近鋼琴的一張桌子邊，正坐着一位白髮紫衣的外國太太，撥動她春筍尖似的手指正在打字．那打字機非常玲瓏，比尋常用的小去一倍．兩道清秀的目光，很敏捷的在紙上流動．面部很清癯，身材也秀削，不像西方女人臃腫得頸部的肉都擠在頷下！高高的鼻梁，小小的嘴，三十年前一定是一位絕世的西方美人．現在老了，但是，從面頰上柔和的微笑中，一定看得出她是一位很慈祥的祖母！

後來，看見她在打幾個角上有字的信封，知道她在寫信告知她的親近的朋友或家人．

晚飯過了，不知怎的大家不上甲板去，儘是坐在飯廳呆想，太概因為中華歌舞學校的學生上岸了，今晚不會再有『妹妹！我愛你！』可以聽了！經過了半小時的寂靜，琴聲又忽然響了，坐在琴前的，又是那位白髮紫衣的外國太太．

我生平一椿最大的憾事，就是對於音樂的技能太不成樣了！這不是我的自謙！我連風琴上的八個音都彈不出來的．但是我聽見了音樂，儘是不想吃飯，就是低等的粗俗的音樂，總要使我的心弦上有些微微的震動．

那位外國太太的音樂，雖是好，但是好到怎樣，我是說不出的．不過把睡在房裏不歡喜聽前幾晚『妹妹！我愛你』的幾位旅外的商人學者都引誘出來了，這位夫人的音樂，大概是不錯的罷！

我已斷定這位夫人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尤其是她的安詳

的態度和愉悅的神氣，我又猜想她是英國人，或者是德國人。

我心裏只是欽佩，因爲要蘇息這一天遊香港的疲勞，我就睡了。



戀尙夫人肖像

第二天早上起來，因爲下一天可到西貢了，就到飯廳上寫信去——寫信給佩妹和萍妹。

我在給萍妹的信上寫：

『昨天船上多了一位外國的夫人，從數小時間的觀察，可以知道這位夫人：在服務時是一位有才幹的職業者；在治家時是一位慈祥的祖母；在閒暇尋樂時，是一位高尚優美的音樂家……』

我還沒有知道她，我只是欽佩。到下半天，俊升兄告訴我：『這位夫人是德國人，在非列賓大學教德文，通英語、法語、意大利語、西班牙語……』

我雖然羨慕她，但是同時又覺得慚愧起來！學外國語言到第二種時，雖然有許多地方可以相通，可以省力不少，但是要流利、純熟，應用時毫無困難，那不是短時期可以做到。我學法語，已感到許多困苦了。這位夫人一定是比我聰明得多！

西貢的天氣太熱了，第一天上午遊了植物園後，下半天再也不敢上去，因了同學倪朗若女士的介紹，便和這位夫人閒談起來。

我問了她一些德國婦女界的情形，就拿出我的名片來。

謝她替我們雜誌做幾篇文章。

她很高興，問我要她寫關於何種性質的文章；我說：『就是關於德國現代的婦女界罷。我們很想知道一些戰後德國的女子在知識上、經濟上的努力，對於國家和社會上的供獻。』

她現着微笑，點着頭：

『這是很好的一個題目！在船上也許太熱，不能寫，等我回到家裏，寫好了寄給你罷！請你告訴我在巴黎的地址！』

『等到了馬賽，再告訴你。』我回答她。

她常常指導到新嘉坡去的黨女士彈鋼琴，清秀的頰上，常常堆着和藹的笑容。倪女士從她習打字，她指着坐在對面的俊升兄微笑着對倪女士說：

『你寫一封給你親愛的丈夫的信罷！』

倪女士搖了搖頭：

『不！我要寫封信給你！』

倪女士在紙上打着：

『Dear Mrs.——』

『夫人！請你把你的名字告訴我們！』

她用手指在桌布上寫着：

『Jaeger』（懸鈎）二字。

懸鈎夫人的餐桌上，連她一共坐着六人：一個是荷蘭人，一個是英國人，一個是波蘭人，一個是俄國年輕的女子，一個是一天到夜怒氣滿臉的法國女子。我和俊升兄給他們題了一個新奇的名字：

『International Table（國際桌）』

懸鈎夫人用英語向對面的三個男子說話，講完了用法語輕輕地翻譯給旁邊的兩個女子聽。

我和俊升兄和她談起中日間的關係，她說：『中國人多恨日本，日本固然是很可恨的，但是，你們是同種，而且又是很鄰近的，應當互相幫助，不應互相嫉妬。』俊升兄便接着說：那末法國和你們也是很接近的，不是也應當互相幫助麼？』她便很不高興似地回答：『法國人很不好，我們國內的人個個人都恨他們的。』

我便笑着對俊升兄說：『歐洲第二次大戰，在這女子的口中已聽得出了。』

她在西貢，買了好幾樣帶着東方色彩的藝術品，她對着我們說：『聽得你們國裏的東西，還精緻得多呢。』

她每次見了我，總叫我『孟棠先生！』普通中國人的外國名字，總把『姓』放在第一，緊接在『密司脫』的後面；但是我的外國名字，卻是照外國人的習慣，名字放在前面，

緊接在『密司脫』之後；她不知道，把我的名字當作了姓，早上起來，在用茶點時遇到了，很殷勤的點了點頭，『釜棠先生！』晚上閒談完了，她要回到房裏睡覺時，也很客氣似的『晚安！釜棠先生！』

當然的，我也有相當的敬禮。

下

十四日下午六時，我們遊了新嘉坡下船，我正在懸梯下梦友人和陪我們遊覽的許光隆君同學王處文兄攝影，懸鉤夫人也參加在我們小孩子隊裏留了紀念。

船在蒼茫暮靄裏離了新嘉坡，兩岸漆黑的島嶼上，點綴着幾盞淺綠的電燈，夜景非常幽寂。我搬了我的懸床，放在靠右側的甲板上睡下來，黯淡的燈光下，也辨不出睡在我榻旁的是什麼人。

『釜棠先生！』我辨明這聲音是我旁邊籐床上懸鉤夫人發的，我連忙招呼：『恕我！懸鉤夫人；沒有預先招呼。』

我們就談起來，她最初問我中國的風俗人情，最後漸漸談到婦女問題上來，她問我：

『朋友告訴我，中國女子的地位是很低的，釜棠先生！這句話的確麼？』

『女子的地位並不十分低，不過從前中國的哲學家像你們歐洲的蘇格拉底一樣，以為女子不必到社會上去服務，知識不必十分好，也不必有職業，因此她們的經濟不能獨立，所以祇好依靠父親丈夫或兒子。中國有三句古話：「在家從父，出家從夫，夫死從子。」不過近二十年來女子已都能為社會服務，地位並不亞於男子，所以中國女子的地位是低的，那種情勢已經變了，已經變了。』

『那末，父親或者丈夫死了，妻子或女兒能否得到遺產？』

『從前是不可以的，即有，亦不過是私人的感情，法律上沒有規定好可以得到遺產的；而且女子結婚以後，其財產亦為其丈夫所有，其夫經濟上發生破產時，其的妻財產，亦須提出賠償。不過近十年來中國的婦女運動，已努力注意於此點，要求政府在憲法上規定女子經濟權的獨立與遺產權的獲得，有好幾處地方政府如湖南、廣東及浙江等省的省憲法上已明白規定了。』

『在家庭裏的女子，是不是一天到晚的住在家裏，不能出去？她們能不能把家事弄得好好的？』

『在從前最古的家族裏，女子不能到外廳與男子見面，但是到後來也沒有這樣謹嚴了。不過女子總是不能常到外邊去走的，到最近女學校設立了以後，社會上才移動了眼光。在家庭裏的女子，頗能勤儉；對於家事的布置，要看她知識和訓練的好壞。』

『舊式的女子，是不是仍是「小脚」(Small feet)？』

『在內地交通不便風氣閉塞的地方也許還有，但是以中

國全體而論，可以說在三十歲以上的女子，千分之九百九十九，是不纏足的了；因爲中國在三十年前，已有在外國留學的女子，組織了天足會努力提倡了。」

『那末，現在一個男子娶兩個以上的女子，這種風俗還存在麼？』

『現在，可以說沒有了。這種風俗是不人道，不平等的。一方面有知識的男子努力反對，而一方面女子因爲近年教育的發達，知識豐富了，經濟也能獨立了，誰也不願失去自己的獨立的人格。雖然還有少數人以其勢力去幹這違反人道，破壞人權，蹂躪人格的事，但總爲社會所深惡而痛絕的。』

『這樣說來，貴國現代的女子，已漸漸走到「人」的路上去了。她們現在在社會上做些什麼事？』

『現在還沒有正確的統計表發表出來；大概說來：女子做小學教師的是要算最多了！其次公署或公司裏的書記。在大城市裏，工廠裏的工人和商店裏的售貨員也很多。受高等教育或由外國回來的女子，在政治界和教育界上頗佔勢力。』

『她們的家裏，只有丈夫和兒女，還是要和丈夫的父母同居？』

『現在這兩種家庭都有，在內地或者她丈夫沒有兄弟，那末便和父母同居了。然而大多數還是小家庭。不過有些女子希望與父母同居，因爲可以得到照顧，而且家裏也比較熱鬧。』

『她們受些什麼教育？』

『在八九年以前，她們僅不過受些中等教育或者師範教育，至多做一個小學教師。到一九二〇年，大學裏男女同學了；獨立的女子大學也開辦了；所以，現在她們受教育的機會，已和男子一樣了。』

『一點一點，慢慢的她們能得到幸福。』

『是的，你的期望，一定可以達到；不過在這新舊過渡的時代，往往發生偶然的不幸，而在社會上却發生極大的影響，對於將來的婦女運動上，不免也有些阻礙。……』

『崟棠先生！你怎樣講？』

『這一兩年間，社會給她們活動的機會是很多，她們儘可以乘此時機做一些事業；但是一年間竟失去了社會對於她們的信仰。我在婦女雜誌一年半，接到攻擊新女子的文章很不少，我着實替她們擔憂。』

『原因當然是很複雜，根本的一句話，還是在女子教育上再加努力。因爲她們的學校生活和社會生活，實在差得太遠，一出學校，差不多到了一個另外的世界，原來的一切訓練和抱負都完了。

『還有，社會的刺激、束縛、誘惑，都足以影響於女子的生活和事業。有的社會，還是尊重舊習慣，舊風俗；有的地方已經新了；有的地方因舊風俗的反動，比新的還要新

了；於是女子便在這裏面亂走，屈伏和奮鬥，便成了兩種極端型式的女子。

「舉一個例罷！譬如婚姻問題，有的地方，還是遵「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屈伏的，當然也有許多遇人不淑，抱恨終身；奮鬥的便挺而走險，而與另一男子結婚，或甚至不經結婚而同居，結果當然也有不少人得到幸福、快樂，但是失戀、自殺，又往往發見於這般的幸福人中。」

懸鈎夫人聽到這裏，便道：

「瑩棠先生！這是社會從舊的進於新的時代免不了的現象。在歐洲也還有這兩派的女子，其實都不對。我們女子，也不要太新，也不要太舊，因為女子關係於各方面太多，一舉起便可完成或破壞人類的幸福。我以為女子總要達於「中庸之道」（Middle）。」

說到這裏，她忽然笑起來道：

「瑩棠先生！巴黎的新女子很多呢！你要謹防着！」

我真料不到夫人有這麼一句，我誠懇的回答她：

「我是一個苦學生，從小學一直到大學，沒有拿家裏一個錢，都是工讀出來的，就是這一次到法國去，也是三年來服務的積蓄。夫人！我很感謝你很熱心的關照我，但是，我不會注意到那種女子的身子去的。」

夫人很驚異似地把兩道目光從黑暗中射過來：

「瑩棠先生！你真可敬！你最大的難關已都過去了，這一次，是最後的一步。你一定能戰勝許多困難而得到光明、快樂、幸福！我敬以此祝你！」

我默然，我感激得說不出話來！

靜默了一刻，夫人忽然又說：

「瑩棠先生！我還覺得你幸福；因為你還是一個自由人可以研究學問。我的研究學問，是在我的丈夫死了以後。我的丈夫死在我們結婚之後的第十年。當時我不免悲惜，後來借遊歷來消除我的悲哀，對於學問漸漸發生了興味。起初到西班牙，覺得西班牙有許多古代遺下來的風俗，很有趣味。因為要研究，要了解這種遺俗，就在那邊學起西班牙語來。後來又到意大利遊覽，又學了意大利語。英法語在學校時代早已學會了。」

「我很希望你能到中國來，中國也是一個富有古代文化的國家。」

「我也這樣想。我在非列賓已有五年，因為非列賓的天氣太熱，於我的身體不大相宜，所以我選了醫生的勸告，解職回來，預備不再去了。回國後，我想再研究一兩年的中國語，到你們中國來研究中國古代的遺俗。」

我對於這位「老而彌篤」的女學者，真使我覺得越發藐小！我們應當如何的奮勉！

「夫人！我謹代表我們中國婦女界全體，以十二分的真誠歡迎你到中國來，因為你的堅忍不拔的精神，可以振起我們頹廢的女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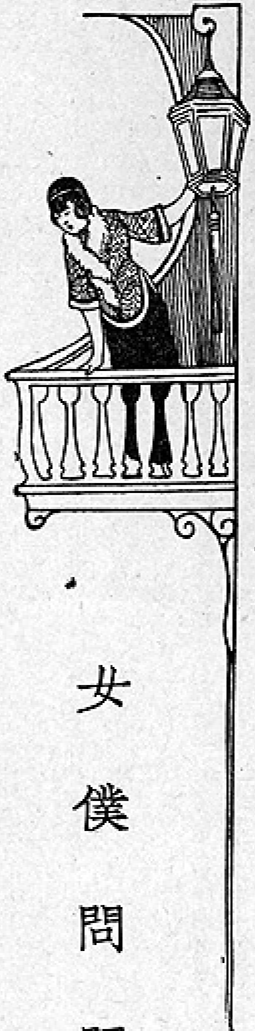
海風越發大了，浪花像雪珠般飛到甲板上來，老夫人覺得有些寒意，攜了圍巾立起身來，照例地喊着：

「瑩棠先生！晚安！」

「晚安！懸鈎夫人！」

我十二分的真誠送她下甲板的小梯。（完）

六月十八日，寫於大達娘號舟中，時將至印度錫蘭島上之哥侖布城。



女僕問題

吉雲

（一）雇用女僕的一種方法

最近第九號上，登着一篇「怎樣使用女傭？」是錢亞雨先生的大作，我讀了之後，覺得這個「怎樣使用女傭？」的問題，的確是很難解決的。錢先生雖然寫着幾個選擇的方法，不過「知人知面不知心」，只看伊的表面，決不能斷定她的品行，除非做了幾個月，慢慢的考察出來；所以等到你已經考察出來，那所受的損失已經不貲了。

我家以前在鄉下的時候，所雇用的女傭，都是一地方人，言語習慣，的確比從別地方雇來的便利，而且她們自己「毛遂自薦」，——「你們這裏要用人嗎？」或是由別的女傭介紹，也用不着保人，或是寫什麼傭工據（註一），只要合意，講定每月工資多少，——大約乾做的每月一元半，乳母每月五元（註二）。便立刻可以上工；因為在一塊地方上的，大都相熟識的，只要到外面問了一下，便可知道伊的出身如何？品行如何了？她們也知道有這個考察的法子，所以也不敢十二分的做不規則的舉動。

後來，我家搬到了蘇州，所用的人，一半從薦頭店裏喚來的，大都是蘇州下鄉人，伊的出身，品行，性情……，都無從知道。況且女傭的行為，是由薦頭店保險的，倘若伊有了歹的行為，主人家裏受了損失，可以向薦頭店問話，而且可以要薦頭店賠償；不過薦頭店在薦女傭來的時候，主人要出一筆薦頭錢，——每月工資的一成，乾做拿三個月，乳娘拿半年，這個法子，不是很妥當的麼？那知所得的結果，却和以上的相反。

有一次，薦頭店薦來了一個女傭——四十多歲的婦人，她說住在蘇州，黃埭人，試用了三天，到很合意，便繼續下去，不到二個月，我的父親發現一個可疑的地方來了，——

我們家裏，兩個月吃一擔米，什麼現在個半月還沒有到，一擔米已經沒有了？那時因爲沒有證據的緣故，所以並不聲張出來，後來：母親又發見麻袋裏的豆，也少去了幾斗，甕裏的鹽蛋，也少去了不少，不過仍舊沒有證據，也只得忍在肚裏。事體真巧，她忽然和看門的老王的妻子，相罵起來，老王的妻子便來告訴母親，——她（指女傭）常常把米、豆，放在口袋裏，掛在袴子底下，因爲穿着裙子，所以一些也看不出，偷出來賣給附近的窮人家。我們知道了，便想報告公安局，後來父親說：『這種小事饒了伊罷！』於是她便垂頭喪氣的出去了，不知道那一家又要受她的累呢？

自從這次發生了以後，漸漸的戒嚴起來，柴間米間……上都鎖着鐵鎖，燒飯的時候，親自看她們量幾升米，這總無弊可作了，那知結果仍舊失敗。

竈頭的旁邊地上，放着一只垃圾桶，專供接受垃圾水用的，她把餘多來的飯，都偷偷倒在桶裏，把桶放在後門口，便有人來倒去，所以燒了許多飯，幾個人吃了一次，便完了，原來餘多來的飯，都倒在桶裏的。我們便又細細的考察，被我們偵探明白，她們把飯倒在垃圾桶裏，放在後門口，是賣給人去飼豕的，垃圾水的成分——飯愈多，價值愈大，所以有人天天到後門口來倒的。這一次，我們便去責問薦頭店，那知道他的答覆妙極：「拖她局裏去罷！」既要拖她局裏去，要什麼薦頭店，沒有薦頭店，難道不能拖她局裏去麼？那一成的薦頭錢是投在水裏的。

我爲了女傭的問題，想了好久，總想不出一個妥當辦法來，後來，我的表兄來講起伊在美國留學的時候，雇用女傭的法子；不過，是不是美國人都用這個法子，我們也不去管他，不過這個法子，的確是雇用女傭最妥當的法子，無形中使得她們不敢做不規則的舉動，所以我們學着這個法子，那「怎樣使用女傭？」的問題，便可解決了。

他說：『一個女傭，要脫離伊的主人時候，那主人便給她一張證明書，上明寫着她的姓名，年齡，履歷，從某年某日來的，至某年某日因何事脫離，主人某某證明她的性情如何？品行勤勞如何？她脫離了舊主人，便拿了這張證明書，去尋覓新主人，倘若在新主人家做工的時候，有了不規則的舉動，脫離的時候，便不給她證明書，沒有證明書，便沒有人要用她，她恐怕主人不給證明書，將來要沒有吃飯的地方，她便無形中的自己不敢做歹事情了。不過乳母和第一次出來做的女傭是例外的，因爲乳母，不但品行，而且乳水的多少，也有關係，她和第一次出來做的女傭，這兩種人，都沒有人家給她證明書，只好請店家或是有職業的人擔保，最好寫一張筆據，大家簽個字，以防將來發生意外。』

——完——

〔註一〕這個傭工據，大都用乳娘時寫的，中間有一句，「至某年爲滿」，因爲恐怕乳娘半途脫離，那小

發的生命，要發生問題的，所以下面要有乳娘丈夫和保人的簽字。

（註二）女婢等每月約一元，脚錢多要另給。

（二）女僕的待遇

海寬

女僕因受待遇不良的種種壓迫而墮落者很多，在歐美各國，已有精密的調察及補救的方法。我國改元已經十七年了，關於女僕的待遇，尚少注意。當戰禍頻仍之際，一切設施，雖難實現，但此種計畫，萬不可少，惜無準確的調查，不能對症施藥，如將他國的病狀，借以為鑑，從而研究之，或可補救於萬一。

欲研究女僕待遇的良法，須明其所司的職務之不同，及其墮落的因果，今一一舉例於下，以便討論。

（一）公共場所的女僕：公共場所，即旅館，寄宿舍，及俱樂部等皆是。服務此等地方的女僕，常出入於稠人廣衆中，觸目皆驕侈淫佚的事，加以蕩子的引誘，及自己性欲的衝動，稍一不慎，易受人欺。英國某城市有一俱樂部，共用女僕四十五名，及男僕若干，二年中共產私生子十五人，據個中人云：『男女均無正當消遣的機會，故彼等唯一的快樂，只在性的放縱。』後將男女分隔，飲饌均分兩處，其弊始免。倫敦有俱樂部五，廚房內的溫度，俱在九十度至一百一十五度之間，最強健的女僕亦不免發生熱病。又有某旅館中的婢女，中有四人，其牀相隔甚近，她等不得已匍匐至地窖裏頭以呼吸空氣。又有某俱樂部的廚房，熱度特高，女僕至廚房作工時，只能着一緊身。此等不良的待遇，一則足以促其性欲的刺激；一則使其厭惡工作而忻慕妓女的閒暇。

（二）大家庭的女僕：此類女僕，常與男僕接近，因同處工作，而神經感受性的刺激。又因雇主不願雇已婚的婦，充女僕者，多係未婚女子，意志薄弱，未有性的經驗，往往被男僕誘惑。據英國出版關於娼妓的調查謂，『廚婢之半，均已作未結婚的母，此等私生子的父，即係男僕。』

（三）小家庭的女僕：據英國出版的"Women's Work"及"Downward Paths"二書的調查，有一大部份小家庭的女僕，皆將其墮落的罪，歸諸主人，因常與男性的少主人接觸，伊等心理中深印有服從的義務，又有失業後長期賦閑的恐懼，故最易誘惑；而尤以東倫敦區為甚，在該區的女僕，皆宿於廚中，男主人午夜歸來，必須由此廚房經過。據一倫敦女子的自述，伊所認識的許多婦女，幾有大多數承認為女僕的私生子。

（四）白日工作當晚歸家的女僕：有等小家庭，不能為僕人備一臥室，於是有白日上工，晚間歸宿其家，此等應雇者，多係貧窮的女子，因年紀幼小，衣服不整，又缺乏家事訓練，不得不權處斯位，常有不肖之徒，誘惑她等於途中，以遂其獸慾，此等未受教育的女僕，往往因而墮落的。

女僕的職務既已明瞭，其墮落的情形，亦已舉其例，今再與中國的情形互相比較，其弊端已現者，宜從速救治，不然，恐習久成性，大有江河日下的勢，為社會上留污點，不很可慮麼？其尚未患者，亦應早為預防，庶能銷患於無形，弭禍於未萌。

（一）公共場所：我國的公共場所，雇用女僕者尚少，閩粵滬漢等處，已有所謂女招待者出現；有能維繫道德潔身自好者，弊害當不至發現的。

（二）大家庭：我國家族觀念最深，共尊張公百忍，五世同堂，故結合為大家庭者很多，其弊與英國微有出入，其各房所雇僕人，男女夾雜大半，為生計困難，被雇於人，而原有的配偶，不能早夕相親，易為外誘所中，則曖昧的事，必難倖免，雖無人從事調查，亦可想見一般。幸我國素重道德，而女性的道德，尤可欽佩，故雖未設法禦防，亦未見其為害。此等女僕，皆係未受教育者，意志薄弱，不能保其必無，若不迅為改良，一旦勢成燎原，更難除了。

（三）小家庭：小家庭在我國，為數甚少，其弊與英國相似，惟不及英倫的已甚。

（四）白日工作當晚歸家的女僕：此種情形，在中國尚未多見。

補救之法

據英倫出版之 "Women's Work" 及 "Downward Paths" 二書，所擬補救之方法有二：

（1）設公共廚房：此法在英國雖甚適用，在中國不但不適用，且不易辦到。因此法只便於小家庭而不便於大家庭。我國大家庭多而小家庭少，故此法尚宜酌量採用。

（2）設女僕旅館：此法係專為白日工作當晚間歸家的女僕，所設的補救法，我國既無此情形，譬如未患此病，當然不須此藥。

他國的補救法，未適於我國國情；若欲杜此患害，自應另籌良策，今就管見，分述於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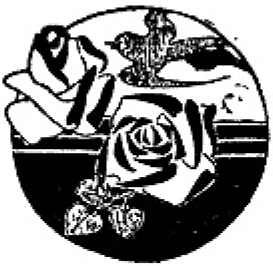
（1）提倡道德　國家的法律，雖至嚴密，法律僅能治有形的惡行，不能除潛伏的惡心。道德則不然，既可防範惡行；又能將未萌的惡念，潛移默化以歸於善。我國女子的道德，雖甚高尚，苟不繼續提倡，必逐漸消失於不知覺之間。

（2）正當的娛樂　有正當的娛樂以消磨其工餘的光陰，安慰其疲乏的精神，性的刺激自少，而墮落的患害亦自然減少。

（3）教育普及　女僕易被誘惑，其重要原因，在意志薄弱；意志所以薄弱，係未受教育而無根底，知識淺陋，而乏遠慮，故將女僕的知識提高，誘惑的弊害便無從發生。

（4）減少工作時間　工作過度，則精神疲乏，往往失去強有力的判別力，以致性慾一時衝動而無制節的能力。欲杜此弊，唯有希望明白事理的雇主，優其待遇，減其工作，厚其薪俸，并時時規勸，提高她們的人格。

（完）



溧陽婦女的生活

蔣星德

溧陽是一個偏僻小縣，位置在江蘇南部太湖的臨近，交通很不便利，每天只有幾隻內河小輪和無錫常州來往。商業却非常繁盛，因爲物產很豐富，位置又在江浙皖三省之衢的緣故。生活程度並不很高，風氣却亦閉塞，婦女生活，當然也很簡單而困苦的。

一 溧陽婦女的教育

溧陽的人民多數是不願送他們的女兒進學堂；把他們的思想聚集起來，他們不注重婦女教育的原因約分兩派：一派是利己主義，他們以爲兒子是要讀書的，讀書賺錢，將來年老有靠；女兒是要嫁出去的，即使你給她讀書求學，將來也是替別人家造福，自己却貼本，這又何苦呢？其他一派是守舊主義，他們的不給女兒讀書，並非爲了省錢，乃是實行「女兒經」主義者，他們非但不肯叫女兒出去讀書，連大門邊也不准女兒走近。不過，溧陽除去上兩派的古董外，有知識的人也不少，他們雖然送女兒入校，可是並非眞眞的爲求學而讀書，不過爲了將來易於出嫁，可以尋一個家產豐富的人家，才貌雙全的夫壻。他們的送女兒讀書是這種意思，女子自己對於入校，也多是這種見解；所以他們並不努力於功課方面，天天只在裝束上用功夫，模模糊糊過日子，這是學生自己和家長方面的情形。至於學校方面呢？偌大一個溧陽縣，衹有一所女校，從前雖曾有一度的發達，擴充到上至中學科、師範科，下至蒙養園，可是因爲特別的原因，如連年戰事以及教育經費的關係，還是奄奄不振。總觀以上各方面的情形，可以說一句「溧陽的婦女教育將已破產」──

二 溧陽婦女的痛苦

在這種風俗閉塞的溧陽，男女兩性間的不平等，是可想

而知了！因爲她們都不讀書，沒有相當的知識，所受種種苦惱及障礙，她們都沒有能力及方法去改救，她們屈服於舊習俗之下，她們反以爲是好，可憐她們屈服於一切惡勢力之下，而不曉得起來反抗啊！

溧陽婦女的婚姻問題，大半是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己絕對沒有過問的餘地，平平過去，總可說是好的。出嫁之後，若是丈夫夭折了，便是有不得已的原因而改嫁，總是遭要給人家輕視的，至於男子呢？便是妻子活着也可以嫖娼娶妾，不用說得妻子死了，那當然可以很正當的「續絃」了！好在他們有一句話「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做護身符，即使本人不願意再娶，那朋友或是族人必定干涉或規勸，總要使他續娶了纔心甘。

婦女中受苦難訴的要算「養媳」了，做「養媳」的大都是家境寒苦或是父母雙亡的；她們大都從小便賣出去給人家做未來的媳婦，她們簡直是婢女的變態，她們固然也受異性的壓迫，可是並沒有像受她的同性——她的婆婆和姑娘——的那樣利害，她們一天到晚爲夫家操作，有時吃不飽、穿不暖，還要挨打挨罵，眞是可憐的！

婦女受男子們壓迫，倒也罷了，最可奇的是她們自己輕視自己，都抱了婦女不必讀書的見解，她們在年青時，淘够丈夫的惡氣，到年老時在子孫前纔能和丈夫平等，於是她便要施用威權，向媳婦或是婢女進行了，她一不適意便要責罵她的媳婦，她總說他的兒子是好的，現在給媳婦迷住不順母親了，至於婢女呢，那更可以隨意打罵，儘量折磨了！她們非常重男輕女，她們並不想想自己是女子，還是男子；自己或媳婦養了兒子很是歡喜，養了女兒便生氣，甚至於把她送到育嬰堂裏去，或者給了人家做養媳。

三　溧陽婦女的迷信

她們既然沒有受過相當的教育，她們的迷信心當然不易打破，她們年老的不避勞苦，專以東燒香西拜佛爲生活，每年三百六十天吃素，據她們說是修修來生，投胎做個男子，這可以見得婦女生活的困苦和仰慕男子的一般了，年青些的不便出外拋頭露面，只在家裏燒香供佛，每逢初一月半便吃素，即使平時很吝嗇的人，日常一錢不用的，要是燒香買錠，或是僧尼募化，便很大氣的拿出來，沒有一些吝嗇的態度。

溧陽有所謂靈娘娘的，是幾個狡猾的人，謠言惑衆，騙些利益，弄得全城的婦女都很相信，害了病不請醫生，去把靈娘娘請來，好茶好飯的待着；靈娘娘胡湊些鬼神來恐嚇，她們便信以爲眞，便送靈娘娘許多錢，並且請了人來「送煞」(註)，尤其可笑的，靈娘娘吃了東西吐出來後，她們都搶着吃，說是吃了能够延年益壽，還有一種叫饞靈娘娘，她假裝着發狂似的要東西吃，薰魚哩！醬鴨哩！燒雞哩！炒蛋哩！

說一不二的買了燒了送來吃，便實蠶娘娘吃了個飽。

蠶娘娘非但會替人治病，並能爲人求子；只要有好菜好飯待她，並且給她褩錢，她便替你鬼混一下子；如若真產了兒子或是女兒，便要鄭重謝她，如若不靈，便說你沒有誠意，所以菩薩動氣，不給你兒子。

所以每年許多性命送在蠶娘娘手裏的確是不少。此外像一生大事的婚姻問題，也要算命瞎子一語決定；父母棺柩的入土，也要聽風水先生的鬼話。……

四　溧陽婦女的勞苦

溧陽地方沒有工廠，所以窮苦的婦女們不能去做工；然而有一種叫做「尺衣」的，是衣店或製衣舖裏把衣料發出來，每天送給她們做；她們替人家一天到晚的做，所得的酬勞却很微細，所以雖然很節儉的過活，也時常鬧飢寒。現在生活程度一天天升高，她們的苦況也更甚了！還有一種叫「縫襪頭」，和縫尺衣相似，也是很苦的生活。最好過的，要算是會刺繡的人了；在人家吃了飯，每月還有十元左右的收入。可是這種手藝也比別種難做，第一要手段高明，纔有人家請你；至於請人刺繡的人家，大都是有女兒快要出嫁的人家。

生活程度一天天的增高，人民也就窮困的多，所以從前算爲中等的舊禮人家，她們也出來操作了；洗菜哩！淘米哩！在家裏燒飯哩！洗衣服哩！都自己操作起來了！這是普通婦女操作的狀況。

五　溧陽婦女中的浮動者

婦女的性情溫和的居多，虛榮心和嫉妒心也不淡薄；對於裝飾極注意，化裝功夫也着實不差，所以在溧陽的市上，剪頭髮而作時裝的很多，尤有以購用外貨爲闊綽的表示，所以洋貨的銷路在溧陽頗不惡。她們常穿着豔麗的衣服，新奇的鞋襪；又喜歡臉上拍着粉，身上灑着香水，在街上或是熱鬧場所閑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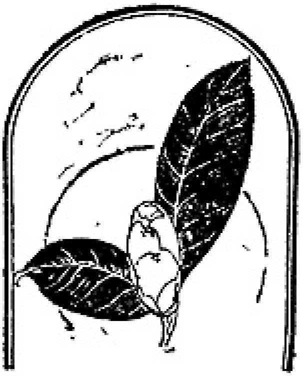
她們的思想是很淺陋的，她們歡喜議論人家，和羨慕人家。對於婚喪喜事都要極力舖張，即使借債或是賣產亦所不惜。對於新女子亦不相容。好多依賴成性，在丈夫前頗能獻媚。

她們大都很歡喜賭博，有錢的固然不必論，即使做尺衣或是縫襪頭過活的，她們也很願意把辛苦所得來的錢，作孤注的一擲。可見賭博盛行的一斑了！

若是要提高她們的生活，根本就要提高她們的教育，最要緊的便是婦女的教育問題了！希望溧陽明白事理的婦女，起來提倡婦女教育啊！

（完）

（註）「送紙」就是叫許多野蠻力大的鄉愚，購了豬頭三牲和香燭，紙馬供了，然後用大鑼大鼓敲着送出去。說是這樣便可以把家中的惡鬼請出去了。



麻剌甲的女僑胞

学也止

一　引言

我國民族南移，歷史的淵源已久。明代以後，覺得更多。有因種種關係而忘返的，僑異域成家；於是一班富於傳統精神的同胞，便滿布南洋的各地，至於窮鄉僻谷。我僑胞都握有偉大的支配力。雖一部分是馬來化了，但大體還保持着天賦的民族性和習俗。在現在潮流澎湃的二十世紀，他們還繼續着二百年前的舊夢。所以南洋的社會未有進步，舉凡黯濟、幼稚、陳腐的種種的光景，使我們感着難受；尤其是麻剌甲這歷史深遠僻處馬來半島西端交通不便的社會。我現在不過把女僑胞的生活記述出來罷了。

麻剌甲的女僑胞，可概分爲兩大部：一爲半馬來化的資本家婦女，僅事消耗享受而不治生產的；一爲保持我國民性的平民婦女，她們是大多能盡婦女之天職的。後者和祖國底閩粵情形相差不多，大家可以想像而得；所以下面的敍述，便詳於前者而略於後者。

二　土著的資本家

（1）她們的體態　她們的體態，不難知其與我們一樣的。不過就我觀察統計的結果，覺得胸廣體胖是她們體格上的特點。她們的肩闊胸挺，週身肌肉肥滿，行動時可由衣服外暗露出來；這或許是處境安舒所致罷？她們生於斯土，久經馬來風的薰陶，無形同化；把昔日所重視的纏足美，全然放棄而效馬來女的完全解放了，自幼到長，聽牠赤祼祼地天然發育，僅拖着繡花的拖鞋，無論出外家居，都是這樣。因這是馬來風，不能用祖國的儀禮去批判她。她們除這種仿效

改革外，還能保存祖國舊時代婦女的搽粉餅。除掉少數皺紋滿面癟嘴禿頭的老婦人，因年邁搽抹不起外，從小孩到青年處子，壯年佳人，沒有不是把臉搽得雪白像粉壁一樣。這樣的搽粉，是我在祖國有生以來所未曾見過的。

（2）她們的服式、她們既巳馬來化了，固有的服裝，自然也在解除之列。馬來裝束，美麗暢適，當然適合豪闊的婦女之口胃。然有一部分受教育的少女，著上海裝的，可惜人數極少，敵不過馬來裝的。馬來人無論男女都不著褲，但用鮮艷的色布圍在下體，叫做「紗籠」。女子底上衣，和祖國古裝劇上的青衣裝相似。頭肩披一方色紗，僅開廣不盈尺的方洞，以便視察，表示幽嫻，其實深凹的雙瞳是頻頻斜睨路人的。足不著襪而裸出，套了嵌珠繡飾的拖鞋而行。富有的，還要套上金環於脛，以爲裝飾。頭髮常挽成高髻，豎於頭與頂道士裝一樣；上面縱橫插些粗笨巨大的金釵，更有在鼻梁和兩頰刺嵌紅綠寶石，以爲榮麗，其實戕賊肉體，是很可鄙的。女僑胞服裝，大體也是這樣；不過廢掉頭肩所遮的色紗，鼻頰不刺嵌寶石罷了。一套馬來裝的靡費，往往數十倍於祖國的華服。因爲一個紗籠是由數幅不同的艷麗絲織物鑲拼而縫成的，上面還滿繡飛禽奇卉百物花紋，不知要耗去若干繡女的血汗才告竣呢。上衣全是穿花的色紗，雖是透明，但却有很華麗的內衫襯著，隱住她們所視爲秘密的肌色。至於髻上底釵，手臂和脛上底環，爲炫耀起見，也是有過無不及。

（3）她們的性情　因爲麻剌甲的社會還保持數十年前的陳舊色彩，所以她們的性狀也仍舊是孱弱萬分，當乘手車——黃包車——時，車夫會很了解地把擋雨的褐色油布簾掛起。在赤熱炎荒的馬路上，這種遮風愛悶的行爲，竟沒有人奇異。又當零食擔走過門前時，她們會數咕哩喚住，挑進千戶一律的走廊上的遮日布幕下。蹲着大嚼。長縮的冶態，令人可笑。有時探首戶外，不幸遇一行人經過時，竄躲得很急速。真覺莫明其妙。因此，便不難想像她們的性情了。

（4）她們的語言　她們久居異域，早巳失却我們的民族性。有的簡直未諳華語。她們最普通的主要語言，自然是馬來語了。初聆其言時，竟不知其爲我國的同胞！

（5）她們的婚姻　在舊俗下的婚姻，我們不難想像而得。她們所受各種的不適意，不知避免也不知抵抗。糢糢糊糊，一任向來的習慣。況南方的風氣，一切是以金錢爲本位的。至於異性的性情、能力、職業、感情……等，更不認爲重要的問題。可憐許多活潑的女僑胞青春埋沒，人生的意味和生氣完全喪失。即或待守有耦，然終逃不了爲金錢所支配，爲父母所犧牲。新式婚姻，雖亦有的，但不多見，可說是微乎其微了。她們結婚的禮儀，是我有生以來所未見過的。她們一切遵用古禮，服式却是前清的舊制。新郎朝珠、朝服、花翎、金頂；她們便是鳳冠，蟒衣，乘輝煌的花轎，

前面金鑼和旗傘爲導，夾些著五綵衣褲的祖國樂隊，簫、鑼、鼓、笛、喇叭的混雜聲，後面隨一隊專賴她們結婚而生活的彭加利人的西樂。——這樣一隊人馬，要把全市的馬路壅塞，真覺可笑可嘆。

末了附上一個滑稽的調查——在麻剌甲的沿海，有一段長百餘丈的狹仄馬路，名叫荷蘭街，是僑胞資本家底聚集所，擁資之鉅，陳設之麗，固可不論；就是因舊習俗和南國哲學的限制而被埋沒的守着閨中待嫁的處女，也多至二百六七十人云。

（6）她們的糜費　她們靜守家中，消耗當可少減，其實卻不然。她們的裝飾不肯隨便過去。每日有撲粉、戴花，紗籠也無時不講求新奇昂貴的花樣；因資本家太多，躍躍有和別人競點闊富的意思。至於金鋼鑽的添置，更是一筆大消耗。在陰歷正月初八日，是麻剌甲一年中最熱鬧的一天。爆竹聲要徹夜不絕，日間更是一路黑壓壓的人山人海，風車——汽車——的絡繹，實在可驚。她們便能在弛禁的一天，借乘風車而顯示出所有的金鋼鑽以相炫耀。——我因南遊未久，未能深悉，其餘或更有濫耗的費用，也未可知？

（7）她們的迷信　迷信是我們同胞的一種通病，南方女僑胞，自然不屬例外，她們因環境的關係，簡直無論什麼想像的神鬼都一律崇拜。僑胞辦的青雲亭——爲麻剌甲一切中國廟宇的領袖——和大伯公等會，自然是熱烈地敬仰崇拜；他如耶穌復活節，即不信耶教的，也要走進天主堂去執燭而拜。而跪禱的西人，也覺致藉此漁利，大膽地翹耶穌神像，供給她們叩首，并作半強迫式的募款。她們覺願意資助！又如吉寧人——印度底一種黑人——的賽會，她們也愛敬禮。某次吉寧人賽會的夜間，有一吉寧人面上亂塗些彩色，背脊上殘暴地洞穿一鐵環，環上繫一繩，給另一人牽着。這人手執一柄鋼劍，沿途跳舞，另有數位吉寧人敲着僅發兩種音的皮鼓，并吹着一調不變的喇叭跟着。當他們走到我寓所的附近時，我和同伴爲好奇心所驅，也趕上樓去看；正是在隔壁一大資家的堂上跳舞。舞罷，用一種白粉遍塗僑胞闔戶的額。而她們竟欣然，而以爲將受神靈的默佑。雖平日規避異性的處女狀態，也早爲迷信的魔力所戰退了。

（8）她們的娛樂　她們的娛樂很少，恐怕消不了沉悶呢。麻剌甲沒有遊戲園，也沒有長期的中國戲可看；只有一家中國電影院，可以消遣；然在舊俗威力之下，那可任你的意思妄行。所以她們所彈的老調有二：一是乘着車篷緊緊遮住的風車兜風，其實和在家裏隔着百葉窗——南洋玻窗少——看海一樣的沉悶；一是整日地開起留聲機來消磨時光，上海調（京調）、潮州戲、福建戲、海南調、外江調、馬來調、西洋調……亂聽一番。你若從荷蘭街走過，保你定能領略到各國各地的音樂。

（9）她們的教育　她們中青年的大多是在受教育或是

受過教育的，只可惜所受的多是英國的，而非祖國的！麻剌甲英國女校有三四處：經費當然充裕，學生的來往，備有風車遞送——雖每月收費二元，究比沒風車便利多多。可憐華僑女校只有培德讓光二所，但讓光係半私塾性，而獨立無二的稍完全的培德，近更有經費支絀乞助英國政府的提議，設果成事實，可痛呷坡女僑胞將全屬英國化了！

她們的受教育，是一種富家的點綴，只求能說幾句英語可和土生的僑胞談話罷了，能眞誠向學努力前進的，十不得一。她們所需是物質上華麗的享受，能受教育，反是使她們英國化更深一層的機會。不知何日才能重復我國民族的本性呢？

三 南移的平民

（1）她們的體貌和服式　南移的平民，自然和資本家處處不同，她們雖也多是舊式婦女，然而我敢大膽擔保她們決未失掉中國民族性，這是一件可喜的事。她們因操勞故，自不克和資本家一樣的胸廣體胖，數十年前婦女的裝扮罅，她們因爲大多是由新進的祖國來的，所以遠不及土著，一切裝飾服式，都如閩粵婦女的習慣，馬來化是極少的。

（2）她們的性情　久居於舊社會中的她們，覺能忘却危難冒險，到酷熱的南方來求生活；她們的一種耐苦勤儉的性情和精神，可以想見。她們雖還沿着祖國的舊例，男治外，女治內，却能整頓得家室井然，她們沒有土著的奢侈惡習，也沒有故作規避的冶艷，確能配一個舊式的「賢妻良母」的讚號。

（3）她們的職業　生活於小康之家的，無非是照理家事——僑居山芭的，治田——而已，無職業可言。惟貧民爲糊口計，才有職業的需要，幸羅些的充咕哩——傭人——一月有十餘元的收入，其餘如洗衣（洗一人的內衣，大概一月可得一元半）；割樹膠（每斤工資二角左右，視膠價漲落而增減）；賣花、賣食物，也是她們的主要營業，不幸而流爲娼妓的，至少也有三四百人（？）——總之，講起她們的職業，可憐在麻剌甲的舊社會裏，沒有可以給她們服務的機會，也沒有人去領導、建設，她們的勤勞不已，無非爲個人的衣食而已。

四 結語

憑着直觀及短時間的耳目經驗，拉雜記此，其中當有不少的錯誤，非敢大膽暴露女僑胞的弱點，不過因爲「愛之深，不覺言之過分」耳，讀者閱畢此篇，當能了解麻剌甲女僑胞不幸的一斑；心弦還能緊張一度否？或者藉此也可爲本國婦女們的借鑑罷。

寫於麻剌甲培風校。



寶山縣的飾終典禮

王沂清

我是一向在外讀書的人，只知在白紙黑字的書本子裏討生活，不肯去留心社會上的人情世態，所以我對於本鄉的風俗，漠不關心。去年秋季，我的家庭慘遭不幸，伯父二哥，相繼逝世。喪葬之禮，不容我再漠視了。料理後事，一件一件我都親自經歷。故於本鄉喪禮，便有幾分明白，現在寫了這篇，以供研究風俗者的參考。

隨身費　病者絕了氣，家人子女，擠做一團，哭叫一場，便在死者的床前，焚化「隨身費」（錫箔摺的錠）。以爲死者初到黃泉道上，地陌人疏，在在需錢，隨身便費，決不可少；不然，手無分文，便要受無窮的痛苦了！

轉屍　在廳堂的西北隅，先端正了一扇板門（東爲家堂之神，俗須規避）。大兒子捧了頭，二兒子抱了腰，三兒子提了脚（一個兒子的，請人幫助）。將屍身從病房裏擡出來，直挺挺地擱在門上。取三張瓦片，用作枕子，一個巴斗，套上屍足。再在板門的前面，放一只香臺，板門的下面，點一盞燈火。死者的女兒媳婦，便坐在屍旁，不時的嚶嚶啜泣有親戚上門憑吊，更要見一個哭一個呢。

報死信　轉了屍，便分派雜役，拿着條子，往親戚家去報喪。至親聞耗，馬上就到喪家。男子襄助家主，備辦物品，布置孝堂……，料理一切後事；婦女先向死者嚎哭一陣，再向生者婉言撫慰，這種舉動，是不能不顧到的。

燒床薦　什麼叫「燒床薦」？就是把死人以前所臥的床柴草薦，扛到村外的池畔田邊，付之一炬（須規避雞神，否則恐遭不測）。家人至親，在後面拈了香，一路送去，叫做「送薦」。

辦喪事　年老有錢的人，壽材老衣，往往在生前預先做好，臨終時，自然無需再辦。如果輕年的或貧苦的，那末一朝氣絕，就要買棺木辦衣料了。有錢人的棺木，大都買了木材，雇匠到家裏來做的，沒有錢的，就模模糊糊現成的買了一具。老衣或買或做都有，有錢的用綢緞，沒錢的就土布。衣服的件數，須要成單，三件五件七件都可。若是成雙了，俗有恐遭連死二人的危險。衣色忌黑，俗謂元色主鐵，死人穿了黑衣，在黃泉道上，沉重非凡，要寸步難行了。皮衣等類，也宜避去，若是死人服御重裘，去朝見閻王，那末，來世要派他做畜類。除了衣衾棺木外，還要辦喪家飯。當然，貧的簡單些，富的豐厚些，貧的不過幾碗素菜而已，富者或

覺並沒有錢。

買水　什麼「買水」？就是家人至親，穿了孝服，到附近的河中取些水，拿回去洗屍首。買水時，死者的子孫，還把老衣披在身上，他們以為可減輕死者生前的罪孽。

大小殮　一切後事，旣端整好了，就舉行「入殮」。「入殮」又分小大，「小殮」就是把屍體放入棺材，「大殮」就是把棺材蓋好。有錢的人家在天冷的時候，先一天「小殮」，次日「大殮」。天時熱和窮人家，「小殮」「大殮」便同時舉行。

「入殮」的情形怎樣？做長子的，站在堂上，兩手平舉，僕役拿着老衣，逐件逐件反穿在他身上（非正反之反，乃前後倒置）。這樣了，穿上屍身時，可省却許多麻煩。衣服同齊了，就叫其餘的兒子，在每件衣服上，咬幾個齒痕，或者燙幾個香洞。長子再跪在門口，放上秤稱（秤不用錘），稱了擲之屋頂）。他們以為旣有標記，又稱分量，無論陰關的惡鬼兇魔，誰也不能偸盜了。稱好了衣，僕役們一面替死人穿衣服和加冠着鞋，一面在棺材裏放石灰、木炭、荷花枕、香花被。都端整好了，兒子們便抱頭抱脚，將屍身放入棺材。躺在被上，再把石灰等物，擺在死人身邊，以金銀元寶，放在死人手裏。諸事完畢，乃行閉棺（就是大殮，有的隔一天舉行）。閉棺之時，長子帶哭帶喊，叫三聲「爸爸！」（或媽媽）。釘棺的釘子，前面的一齊打入木中，後邊的只釘進半變，是取「後發」的意思，希望子子孫孫，愈後愈發。閉棺時，闔家男女，撫棺慟哭。「千秋永訣，後會無期」，說是可憐的啊！

開弔　開祭之前，先佈置孝堂：以素幕張在堂中（在棺材前），幕上掛有輓聯和死者的小照。幕前放了祭桌，桌上供着「神主牌」和「靈位」，「神主牌」用木材做的，「靈位」以綾子為之。靈前供着菜肴，點着香燭（有父母的靈位用藍綾，否則用紅色。蠟燭有父母的用藍，否則用白）。

開祭之時，奏起哀樂，孝子孝媳，身上穿了麻衣，脚上着了麻鞋，頭上戴了麻帽，手中還拿尺許的哭喪棒——孝子的麻帽上，再加上三朵棉花遮在額前，對對雙雙的偃僂而行，退出退進的行三跪九叩之禮——孝媳還要搶天呼地，哀哀啼哭，接續着，女兒子婿和諸姪輩，也穿了麻衣，戴着白帽，依次在靈前跪拜。臨到親戚朋友們行禮時，遇客氣的，請人還禮，是表示不敢當的意思。

出殯　開祭罷了，「出殯」就舉行或不舉行，是沒有一定的。大概有錢人家死了年尊的人，子孫不忍使他遽入曠野，便把棺材停在家裏，停個三年五年，也不為奇。否則，祭後就「出殯」。出到外邊，大半放在土面，有的用柴蓋好，有的以磚砌沒。

要「出殯」，須先看風水。請堪輿先生，拿了羅盤針，到田野去，說什麼地方乖礙，什麼方向不好；什麼方向風水很好，可以放得。這些鬼話，明明是迷信，但人家那敢不惟命

是鬧呢！

「出殯」的儀仗，頗不一律，富者繁複而熱鬧：什麼旗呀傘呀，車呀，馬呀，大鑼大鼓，擁擁擠擠賽會似的一大羣。貧者簡單而清靜：不過一隊粗樂和幾個親人相送而已！

儀仗回來時，長子手拿「魂幡」（以紙爲之），放在香臺上，是招魂靈歸來之意。

三朝　在人死後的第三天，要做「三朝」「——」三朝」是祭祀祖先，做了「三朝」，親戚朋友，都應回去；惟死者親生的女兒，雖已出嫁，也須守「七」（至少守一「七」）。

做七　喪事完畢，每隔七天，要做一「七」，四十九天，共做七「七」，在「七」之內，家裏的婦女，每天的清晨傍晚，要在靈前啼哭，以表哀思，逢到了「七」，香臺上放着菜肴，點着香燭，家人穿了孝服，依次行禮，這樣的自一「七」二「七」三「七」四「七」，直到五「七」，五「七」的禮，又特別一些。

聽一般老婆子說：『死人到了陰間，在地獄中，每隔七天到一殿閻王前去，審判生前有沒有罪惡，若是罪惡多的，或置鑊中磨粉，或放臼內舂爛，或用利刃割舌，或以鐵棒毒打，種種極刑，慘不可言，到了五「七」，五殿閻王，是鐵面包公，他最仁慈，五「七」之夜，赦新鬼回去一趟，享人間祭祀，所以「五」七之夜，家人必設奠奉祀，做五「七」的來歷，恐怕就是如此罷！』

在五「七」的前一天，家人拿了香燭，到各廟去燒五七香（七七燒的也有）。

到了五「七」那天，至親拿了錫箔衣箱（紙做的）等物，又到喪家吃飯。

到了五「七」之夜，房屋四周，都挂錠球，大門前，高懸一燈，意即招魂歸家，到了更深半夜，家人以錫箔貼「靈位」上（不用麵糊），如不掉下，以爲魂已歸家，即行祭奠，祭畢，焚化紙箔錠箔：有的竟把生前的衣服，也都燒燬。

五「七」過了，再做六「七」七「七」，做了七「七」，就算斷「七」，「七」斷了，婦女在朝晚就不哭泣，直到「六十日」再行祭祀，到「百日」再祭，「百日」過了，喪事就算完畢了。

戴孝　凡人死後，家人須戴「孝」，「孝」戴得輕重和日子的多少，和普通的「孝」服，無甚出入，所以不贅述了！

超薦　一般人的心理：人的一生，總有多少罪孽，生前雖可倖免，死後終難逃避，所以子孫要爲之「超薦」，以冀減輕幾許罪孽，沒錢的人家，招幾個禪里，念幾卷經，了了心願，有錢的人家，請進僧道，熱鬧一場。

安葬　「安葬」之期，沒有一定：有的只隔一年半載，有的經過三年五年，有婦人先故的，等丈夫死後，才一同「安葬」。

「安葬」之前，把預先看定的風水地，挑築墳基，到「安葬」之時，開掘金井（就是地窟），棺材放下，再堆墳墩，「安葬」的禮節，也很鄭重，親戚朋友，又須送禮，在棺材放下的時候，叫做登山，至親都要向之跪拜！「安葬」好了，對於死者，稱是完全交代了！

本文完了，還有幾句附帶的話要說：

（1）風俗習慣，各處不同，本篇根據我鄉而言，恐未能代表寶山全邑，在此要特別說明。

（2）寶山的喪禮，還是照着幾十年前的樣子，可說閉塞之極，——恐怕他處，亦未能免罷。

（完）

同里的飾終情形

雪蕉

我常和朋友們談起，迷信最盛的要算喪事人家了。別處我却不知道，單就我們吳江縣屬的一個小小同里市看來，就可知道。記者是新遭喪事，身逢其境，所以知道得格外詳細。現在拉雜寫些出來，以作婦女雜誌的材料。

一　病時的迷信

在生病的時候，病人不免輾轉沉吟，或因神經昏亂，口出妄言。一般侍病者見了這種情形，一面當然延醫服藥；一面却夾七夾八的弄鬼戲。鬼戲約有幾種，列在下面：

瞎子起卦　瞎子點了香燭，慢慢的把卦筒搖着，把乾坤利亨的卦名，配合起來，以斷病的休咎。

女巫看香頭　女巫也點了香燭，眼睛上翻，打着一種不陰不陽的腔調，搖搖擺擺，滿口胡說神鬼的話。

神馬治病　那一件更可怕了。兩個中年男子：一個是上穿靴的是馬，另一個是馬夫。發作時，化些符籙，立刻兩足各各着地，好像馬走的式樣，嘴裏打着不倫不類的官話，狀貌很是可怕。

有了以上的三種，就生出許多事來，什麼鬼呀、神呀、佛呀、鬼要經懺呀、神要錢糧呀、佛要進香呀，於是侍病的人，如癡如狂的請僧道念經，買楮箔焚化，各處進香，忙得不可開交。有時因爲服藥正確，病漸漸的好了，他們於是都附會在神鬼身上，因得他們的保佑，所以漸漸好的。最可笑的，一般庸醫診了脈，也會說什麼鬼祟脈，有鬼纏擾，須弄些鬼戲才是？唉！醫生都如此迷信，無怪病人身旁的服侍者了。

二　初死的狀況

病人在將死未死之前，第一先預備錠箔，以爲死者到了陰間使用的；所以一時錠天錠地，滿處都是。有的放在竹簍裏的，叫什麼六斤四兩？這六斤四兩，是把錫箔用秤秤過，須滿六斤四兩才能。這是於死者最有益的。還有落牀袴，把紙頭做成一條袴子，中間塞滿了許多錠箔，人剛才氣絕，卽忙焚化。病人若還延時日，不死，做子孫的一定說：他在陰間不認識路，於是請僧人來念領路經，算是指點他到陰間的

途徑。咳！僧人從沒有死過，怎會認識陰間的途徑呢？不是一件可笑的事麼？

病人氣絕了，所做的事益加多了。第一：穿衣服。把死者應穿的衣服，一件一件先穿在孝子身上，統統都穿好了，然後一同脫下來，用秤來秤，秤的時候，須在露天，這秤沒有秤鉈的，秤的人高喊道：『這壽衣，天不瞞，地知道，却巧六斤四兩。是誰的？』做子女的一定要應着道：『是我們爸爸的；或媽媽的。』這樣一來，據說到了陰間剩衣亭裏，不會被無賴小兒剝去的。第二：打包裹，把死者日常穿的衣服鞋襪，須合單數的——如五件七件九件等——用包袱包起來。講到這條包袱，須用白的和青的，黑的却不能用，因爲到了陰間，要走黑路的。這條包袱，還須向土地爺處蓋印，據說蓋了印就是官的，可以無阻無礙的了。因此之故，土地爺廟裏的和尚，可以大拷竹槓，一元半元的講價錢。第三：提轎，就是到冥器店裏買一頂紙做的轎子，和幾個紙做的人，買來之後，把人的背後都寫了名字，大概都是已經死過的僕役們，有的叫他們擡轎；有的叫他們提包，有的叫他們提燈，倘使有六斤四兩的，還要加兩人槓六斤四兩。這樣都預備好了，再到廟中去買祝尸燈；這燈是僧人念好經的，說提了到陰間，很明亮的。祝尸燈點好了，然後把死者香湯沐浴，穿了衣服，把祝尸燈從死者手裏提了一刻，由死者的親人送出去，一手執着燈籠，一手牽着二三尺的白布，名爲拽白。這時還點起四十九枝臘燭，插在地上，從死者牀前點起，一直至門前爲止，遙望若火街一般。門前空地上，放着轎子、紙人、包裹、六斤四兩、和許多錠箔，一面把祝尸燈也放在紙人旁邊，然後焚起一把火，頃刻成了灰燼，火燃着布帛，發出奇異的聲嗅，使人嗅了作嘔的。一面請幾個力大的人把死者擡到中堂，子女把白布綑着頭，捧着死者一同出來，然後大家號哭。此時死者是男子，那末請理髮匠剪髮，死者是女子，則由其女兒或媳婦梳髻。梳好了；把長約丈餘的白綾蓋在死者身上，這綾的上面，定着幾隻紙元寶，名爲上襄。這襄大概是已出嫁的女兒上的，說死者不上襄，散了椽子，於子孫不利的。所以沒有女兒人家，自己也要上的。這時候，一面差人到道士那邊去批尸，把死者的生下時的年月日時，和死時的年月日時，塡明在一張紙上，把紙貼在一隻篩上，放在死者身旁，說不會走尸的。一切都定當了，然後去報親戚。晚上請僧人念經，一直至東方發白才止，名爲入木功德。以後夜夜如此，至出喪之日爲止。隔一兩日入殮，殮時富家除僧道送殮外，還排儀仗，奏鼓樂，子孫則跪着哭泣。土作——扶死者入柩的人——先把衣服整理，然後扶死者下柩。死者旣放在柩裏，土作把應放的東西，一一放入。什麼木梳哩、牙刷哩、鏡子哩，再死者的心愛物，也一槪放入棺中。然後把石灰包四周塞住，務使靈柩移動時，死者不會傾側爲度。這樣的塞好了，然後關蓋。在這個時候，親戚

都要逃避的。爲什麼呢？恐怕自的影子蓋入棺中，也不能活的。蓋既關了，孝子跪着發釘，這釘釘在死者的脚部蓋上。雙手執着木杵，輕輕的敲了三下。然後把棺擡好，小殮的事完了。再過一二天出喪。上午鼓樂喧天鬧門，親戚都來弔唁。下午排齊儀仗出柩。近來漸尙奢華，旗傘鮮明，管弦悠揚，看者亦街塞巷滿，交頭接耳的評判。哀悼二字，早已不知去向了。靈柩自家裏出來，遊行街市一週，把這柩停在殯舍裏了，才慢慢回來到家裏設座。停喪的日子不等，富家有九日、七日、五日，貧苦人家則三日也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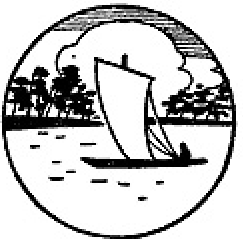
三　回神的情狀

死者在小殮的時候，道士告以回神的日子——俗語叫接眚——這日子的長短不等，是由死者的生時和死時算出來的。到了那天，富家請道士做一天功德，名爲接眚功德。貧苦人家，那末請一個道士接接眚就是了。接眚的情形，每逢一門，設一櫈，櫈上供一紙馬，——紙上畫着一個三頭六臂的人，大約就是眚神了，說死者靈魂是由他帶來的。櫈上除紙馬外，還有餛飩、肉、魚、蛋等。這櫈自大門前起，至死者牀前止。死者牀鋪臥具，到此時仍舊要像他未死時一樣。房內一切物件，也不能移動一些。說移動了，死者要不來的。從前某姓家，在接眚的時候，看見他——死者——東西摸索了一回，看了自己的臥具，流了一回眼淚，後來仍舊隨那凶惡的眚神去了。這種事放在有知識的人眼裏，不値一笑。不過這種情形，若遇到了半夜三更，人聲寂靜的時候，聽那道士的鈴聲，和女子的哭泣聲，陰慘慘的，眞有些毛骨悚然。

四　七中的情狀

每七天爲一七，四十九天才斷七。每天的早晨晚上，必供奉哭泣，名爲朝奠夜奠。此事女兒和媳婦主之。到了一七的末天，一定要到各廟去燒香，名爲七香。說死者到了陰間，先要到各廟，恐死者在陽間做了壞事，到此時要吃苦，所以做子孫的要燒香，求神保佑。到了五七，又有大大的一番舉動了。第一上座亭，頭七到四七的時候，臺上的靈位，赤露着沒有一些遮蔽。到五七，才有一個亭子罩上。這亭子是要外姓來上的，大都屬於已出嫁的女兒，不過上這亭子，喪家要津貼一筆上亭子費，數十元，數百元不等。有些貧苦人家，出不起這筆費，那末只好自己上。亭爲木片製成，好壞不等，最好的有樓房，式樣和眞屋差不多。有玻璃窗，可以開關。亭中臺桌椅凳，一應俱全。簷間還掛着各式的玻璃燈，也可點火，亭中立着兩個紙做的人，一男一女，說是服侍他的。亭的價値，最好的須百餘元，普通的也要二三十元。上亭子的人家，除了一個亭子外，還要請僧人拜懺，名爲納經。還要紙紮店裏糊一隻船，一座庫，中間放着錠箔、元寶、花緞，到了五七那一天下午，僧人和子孫都要轉船，轉好了，子孫跪在船頭和船梢前，各牽着一根繩，名爲帶纜。僧人則念了一回經，就付之一炬。到了晚上，高高的搭起一座臺，臺上掛着孝燈，中央立着一個紙人，作望下看的姿勢，名爲望鄉臺。僧人放燄口，做子孫的一夜不能睡覺，祭奠五次，名爲鬧五更，一直至東方發白才止。五七旣過，大半事差不多畢了，再過十四天才斷七。

以上的話，不論貧富，總須有的。統計死了一人，冥器店和僧人做了一筆大大的生意，有些人家，因此債臺高築，傾家破產，你想可憐不可憐呢？　（完）



美裝新裝與奇裝異服

李寓一

本文要點：

（1）裝束之目的在美。

（2）如何爲不美之裝束。

（3）美裝與新裝之辨。

（4）奇裝異服之解釋

（5）取締奇裝異服之正當方法。

（6）對於議定服制上之小貢獻。

吾嘗言奇裝異服，以人體爲商標者非美裝，以一定之規律，限制裝束，壓迫個性之發展者，亦非美事。原裝束之『人』的目的，要在於『美』。『人』之於裝束，不當止於蔽體，不當囿於魔惡與宗教；當直裸裸的走到美的途徑上去。所謂美者，在美的形式論上 Fonuaesthetik 可析其原理爲『勻稱』、『完整』、『變化』、『統一』、『和諧』、『趣味集中』及『優美』、『壯美』、『纖美』等形式。用之於圖案學上，可區之爲『對稱』、『均衡』、『節奏』、『統一』、『適合』、及直線，曲線等美的原則。此吾常推論及於衣裝。衣裝單獨視之，可視爲一個大的單體模樣，普通所謂：『合身不合身』，即有圖案上『適合』與否之概念；普通所謂：『等樣不等樣』，即有圖案上『對稱』與『均衡』之概念。茲供一般之參採，更略述社會習見之事實，而爲普通所論辨者，如左之四項：

（1）袒胸露足者非不美；但如流氓之袒其大襟，使衣裝之形式變爲不對稱，亦不均衡者，則不美。女子古裝之無領，而袒其胸部；女子西裝之無袖而露其兩臂，其左右之式樣，未嘗破壞其『對稱美』，可使頭與胸得自然與衣裝之連綴。若普通之有領裝束，截頭爲一部，實過於裝作，太不自然，亦即不美觀也。普通袖之不足，而加以腕袖；腕袖之不足，而加以手帕，亦未免於裝作過甚，反不若裸臂之美。觀晉裝，袒胸至臍，觀者謚之爲莊嚴妙相；耶穌裝，常跣其足，即中世紀前『禁慾主義』盛倡之時，亦未嘗許之爲不美。

袒露之裝，實非不美．其所以不美者，因其袒露之形式，失其對稱或均衡之美耳．

（2）男女易式之裝．各不能『適合』於其個性者不美．裝束既爲一種單體模樣，則此模樣與其關係最切之體格屬性，自不能不十分『適合』．男女之性別不同，優壯各異，其裝束自當各保其所以美者．我國之裝束，男女之形式與色彩，常不分別．男子所用富有曲線之衣料，如綢紗等，不足以顯露男子之壯美；近日硬料如京緞、京莊、摹本、麻葛之衣料，着之者日見其少．男子之壯美，表現大國之精神者，蓋不可見．此不美者，卽不善之處．女子之服裝，近有倣於男子之式樣，望之儼若男子者，汩沒其女子之優美，尤屬不適於體．女衫子（卽普通所謂之旗袍），其形式似與男子之長衫相同，而實有異．彼不當有長身寬腰大擺之形式，當比身而裁衣，顯露女子之曲線美，卽所以表現女子之個性．女子之所以爲女子．若女子而比擬於男子，必將人類之衣裝趣味，高尙價値，失去其一半．三十年前婦女之衣裝，其所以不美者，卽因其直線過多也．先前裝飾之重直線，無論男女衣裝，皆以直線爲尙；與今日裝飾之重曲線，無論男女之衣裝，皆以曲線爲尙，同爲單調之反復．不知裝束上之男女性別，皆不足以言美．男子之裝，當別於女子，而有壯美之精神．女子之裝束，除於禮服外，無論任何種職業，處於何種地位，要皆宜有曲線之優美趣味也．

（3）色彩不足表現人格者．其衣裝亦必不能盡美．原衣裝不獨形式；要能適合，色彩更當求其適合．男子之衣裝色彩，當黑、暗綠、暗紫、深灰、寶藍、金黃等色．女子之衣裝，當湖綠、紫青、象牙白、柒黃等色．一以表現其壯，一以表現其優，各求其適合．今日國人衣裝上最大不美之點，卽男子衣裝之色多如女子之色，苟不以形式辨，則男女之性別則幾不可認．此國民意志向下，無向上之精神，委靡之色，無大國之風雅，誠屬最可恥之事．一般學生之服裝，旣以輕浮之色，復配以女子所用之花邊；卽鞋式亦求其偏向於女性．尤爲教育家之失計．且無論男女，皆多好對比強烈之色彩，藍色西裝而配以黃色皮鞋；湖色之袴，而配以蛇皮色之襪，在女子則紅裳綠褲，白衣黑裙，無處不見有野蠻人之色調，亦屬於國家之恥．

（4）國人之色彩旣簡單，形式亦直率．就衣裝論爲不美，就國民之程度論，則爲低下．國人缺乏藝術教育之培養，對於色彩之鑑賞能力殊低．所着之色，皆極簡單．不獨於衣，卽新興市面之路標、招牌等，其色彩亦極單調．但能以大紅粉藍刺激觀感；而不能以精美之色，以喚起新的趣味．吾人之鑑賞能力愈富，則所以辨別於『色階』、『色度』、『強弱』、『高低』之分，愈至於精細．時時可發生以前人類不能分辨之色彩，以引起美的趣味．衣裝上不能有此美的進化，則一切裝飾，卽隨之而無進步．所出之工藝品圖案，

即無能與人競爭之餘地。小之使國民趣味低下，大之能使國貨滯銷，外貨乘機而入，使經濟上受重大之損失。至形式之直率，尤屬落下。國內女子之服裝，大率先爲奇裝異服之妓女裝，繼爲普通婦女所模得於妓女之裝飾。但見其「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長袖，四方盡匹帛」之模倣，而從不見有女子能自由創作新的衣裝形式者。舉國不見有擒作衣裝圖案之人才，無一女子知有變化之美。間有好奇之女子，創作新的式樣，則僅爲奇怪而不合於美的條件之裝束，似仍不脫於中世紀之風，距美裝相去遠矣。

（5）中西式樣之混雜亦屬不美。普通女子與學校女子，外籍之女子與本鄉土女子之裝束，各不相能。但見混亂之象，不見有統一之感。民衆對於衣裝無一定之標準，此即不合於『統一』之美者，亦即思想上不統一之表徵。必國中之男女衣裝，入於美的途徑，共以美爲標準；表彰國有之色彩，民族之精神。於全體統一之中，得美的變化；變化中有統一，統一中有變化，自然而形成裝束上之韻調節奏。不必倣於西裝和裝，而有自我之裝，然後可以言美。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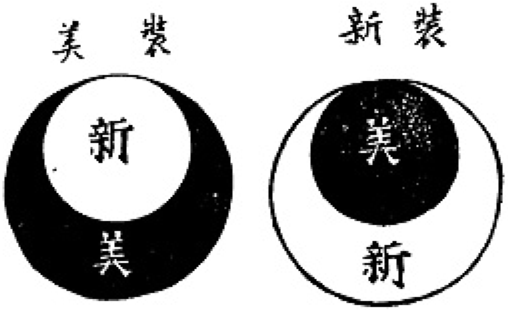
上析美裝之不美。至『新裝』之意，則要在裝束之合於時。美裝與新裝較，新裝之須於新的分量多。原吾人之須新裝者有兩種原因：一基於吾人眼球中之上下直筋及左右直與斜筋之運動：久視直線之裝飾，則眼球中之斜筋運動少而直筋疲倦，遂生厭惡，而轉有好曲線之要求。反之：久視曲線，則斜筋運動疲倦，遂又有好直線之趨勢。轉輾之情，遂有所謂新的形式之新裝以投其所好。實則在一種時期中之新的形式，其極新者，即極舊也。一基於眼球中網膜感覺映於網膜之色，黃色之光波長，而青色之光波短。長波力強，易使網膜『倦』；短波力弱，易使網膜『困』。因困倦之不同，久視黃色調之衣裝，遂有青色調衣裝之要求；久視青色調之衣裝，遂又有黃色調之要求。此色的變換要求，遂有新的色彩之新裝以投其所好。實則所謂極新之色，即極舊之色也，因此：新裝多在其能不同於前者之式，有新的意味，即可得一般之愛好。月光之色，未必美於日光之色；但吾人久視日光之強烈，即愈覺月色溫和之可愛矣，此亦可爲新裝美之一反證。

以新裝與美裝較：新裝可比之於說學；美裝則爲一種真實之論斷。但無說學不足見真論；不有新裝，則美裝之範圍將日狹，必不滿足於吾人之願望。如第一圖之所示，新裝與美裝之範圍，可以得一明白之了解，此雖爲一種假定；但即在吾人之意識界中，所取於新裝者，實亦皆有美的分量包於其中；而美裝之中，亦不能不有稍些之新的分量，使合於時代也。

『奇裝異服』四字爲社會一般心理中概念，蓋指異於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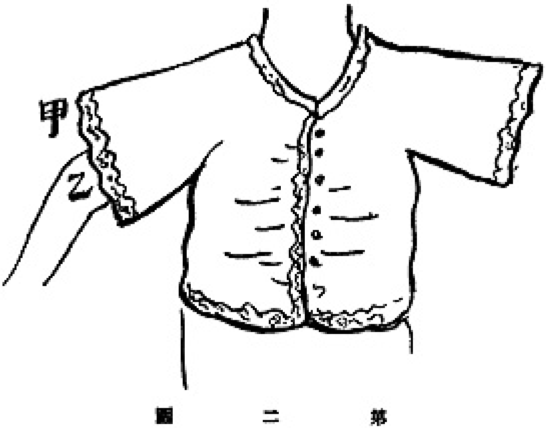
常之奇異裝束而言・但追本溯源，裝束祇有『美』與『新』兩種意味・新者嘗奇嘗異；非奇非異，無以見其新・此奇裝異服之意味底蘊，蓋指過於奇異而不覺其美者・

所謂過於奇異而不覺其美者，其弊可析之爲二：（一）不能與一般之裝束統一・（二）不合於美的條件・原形式美中之所謂『統一』，不單於自身之統一，要更能與外圍相統一・任其裝束本身如何適合於美的條件，苟其形式過於異乎尋常，則一般之觀感上必以爲怪，而不覺其美・在好高髻之新裝時，汝之髻祇可略高或略低，以新人之目；設驟然妖高一尺，則必爲一般人所驚異・一般好高領之時，汝祇可略低其領式，開漸低之風・苟驟用無領之裝，則必亦爲羣衆之所怪・此足驚怪之裝束，必非其本身之不美，實其本身雖時代過遠，不能與其時代統一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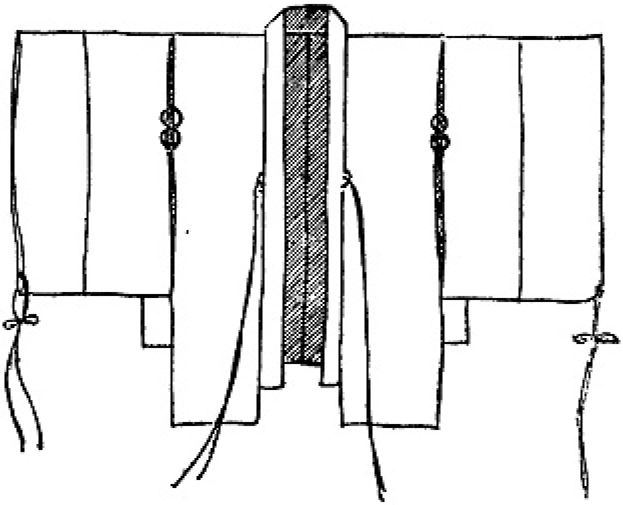
第一圖

奇裝異服中之眞實不美者，如第二圖，一般婦女所着之內衣，甲處袖口，與乙處之肌膚相隔過遠，絕不調和；且其全部之式樣，如禮服，直線多而曲線少，殊不適合於女子內衣之身分・又半臂帶其束於胸者，胸前成無數不安之線條，實不如西婦之就乳部之凸出而裁縫，使乳部不爲衣所束縛，而能充分表現肉體者之美・男子所着之馬褂，亦爲奇而不美者：馬褂爲滿人之服裝，實爲狩獵民族服裝之遺制・日本之『狩服』，如第三圖之所示者，與馬褂之形式相類・粗視吾人馬褂之形式，似較長衫之直線爲多，似可表現禮貌；但細辨之，截全身之衣爲二段，殊無意義・女子奇異髮裝，如上海之所謂『雀巢式』・其式與野蠻民族中蓬草式，葵花式之斷髮相同・除足以標示奇異而外，要絕無些微足引人之美感處・西人之帽羽，在彼因於遺傳之關係，習



第二圖

久不見其怪；但實亦狩獵之裝，在髮中斜插一花，今人視之已覺其不美；若斜飾以長大之羽，則更覺其不倫不類矣。又其以紗蒙面，爲古代面羃之變式，古代以面羃爲蒙蔽女子之



第三圖

工具，今人當不應此，是插羽蒙面，亦當認爲奇裝異服者。上海女子近有點眉畫唇之風，畫眉長入於鬢間，點唇成朱，此完全與面目爲圖畫紙，過於造作，與安南人之畫齒，及塗額之風，同爲紋身術之遺傳，過於矯作，亦非盡美。西婦之旹裝，亦有新美者，亦有離奇而不知有美者。如第四圖之埃及裝，彼以埃及之紅土及青黑色配合，以埃及之草花爲裝飾，吾人亦不能辨其爲美。我國之女子，有好奇而以龍爲圖案，滿佈於全身者；有以國旗爲圖案，而散點於全身者，與西婦之應用埃及圖案爲同一好奇心理。在今日之合時的美裝，其全身之圖案，要能以純粹之線條構成，或以植物之圖案爲圖案。若以整個之動物圖案爲圖案，最易變爲不美之裝。

以此新裝之條件，祇能漸進的改變，不可驟然使之大變。通常之裝束，有在今日爲美，而在數年前爲怪異之裝者；但因其變之也漸，使人感覺新的趣味，卽不覺其奇矣。吾人對於奇裝異服，亦有未可厚非處。蓋奇裝異服，能啓發婦女對於新裝之思力；能不守固舊之式樣，而豐富生活之趣味。人體因時代而變進：古之人體長，今之人體短；古之人有綠鬢，今人則以高髮爲尙；古代女子之面龐美者，今以爲怪。吾人之心理，時有新的慾望。衣裝上必以時而進。奇裝異服，爲新裝之先鋒；新裝又爲美裝之所由生；奇裝異服，實亦未可厚非也。

對於奇裝異服之取締；爲道德問題，而非法律問題；爲教育問題，而非政治問題。吾之好奇裝異服者，爲吾之心；轉移吾之心者，乃吾之環境與修養。在今日羣衆思想紊亂之

下，益以西洋美術之浸漸，思想是懷疑的、絕無信仰的、悲觀的；美的觀念是奇癖的、放肆的、狂醉的；形成一種不安之環境，人們絕無修養之餘地，發而為裝飾，尤其為衣裝，乃踵事增華之無饜的享樂慾，雜於假高貴的希冀，舉觀一般之現象，非污濁破爛之貧民的服裝，即奇形異式的華麗裝束，求其美的裝束，有欣賞之價值者，乃至絕無，於此現象之下，吾人不能呪罵裝飾之不良，而繩之以法律；當設施良好之教育，培養一般人之道德，極力引導生活於較康健深厚之道德途徑，使心境中常能美滿向上，則自無邪僻之思想，自有純正之美的好尚，發而為裝飾，自能合於美的條件，縱有奇裝異裝之發現，亦為偶然的，而非普遍的，此偶然發現之奇裝異裝，且可認為一種清新的趣味，即認為新裝與美裝之引導者，取其近美者，而加以獎勵，亦無不可。



第四圖

苟不若此：而斥奇裝異服之妄；強定一種常服，而迫民

衆皆遵循之，則不獨在偌大之我國，不能以一形式而強制統一；即在一地方一行政處所，欲使衣裝統一，亦萬不可能。在行政上可能者，僅爲明定一種服式標準。此服式分常服與禮服；禮服爲集會時之用，常服僅能視爲一時間之服裝標準。由民衆自由的走到合於標準之途徑上，非可以限制一般人非着此服制不可也。

吾嘗論衣裝之『單純』者，如通常之直綴，與男子西裝，及今日專表現體格美而不加繡飾之女子西裝，皆近於單純。但通常之直綴（即普通之長衫），長袖長身之狀，近於宗教中之禁慾主義，及中世紀野蠻民族中之裝束。一足以使男子之壯美體格，無由表現；一足以使外觀形式，流於不適合全體之濫漫。苟能截長補短，袖長不過腕，袖寬約爲腕圍之倍半，身長及於膝下五六英寸之間，腰圍與抬肩比身略寬，而不流有臃泛。恐其直線過多，不足表現體格美，而顯示愚拙之不美。可於袖間順臂之彎度，略使彎曲；腰圍使略小於胸圍。又恐其大襟式，襟開於右，不能合於體格之對稱美，則採用一種對襟式，亦不必如西裝之對襟，但須略變其式，使襟近於中央，如通常之大衣式，此式由常衫改做，似屬不美；但上海已有着袍褂而取此種式樣者，視之亦殊美觀也。至西裝之反領與領結等裝飾，爲其古代裝飾之遺傳，非必合於美的條件，似不宜於採用。苟用西裝之式樣，勿專用中山裝之式樣，中山裝爲裝束中之最單純者，其有未盡美者：乃身長過短，僅及於身之半，於工作上固有便利之處；但於美觀上，似僅能上下相稱，而無均衡之美也。猶之於繪圖中之取水平線；苟作海景而置水平線於畫幅之正中，則視之必不覺其美。苟置水平線於畫中三分之一處，則覺其美觀矣。衣裝之長，亦當在體下三分之一處。吾人之體長可分之爲四段：自頂至乳下，自乳下至下陰部，自下陰部至膝，自膝至踝部，其長常相等。故取身長三分之一處，則以至膝部爲最佳也。女子之服裝，亦當如是，身長及於膝，膝以下，即完全表現腿部之美。切不可以着裙，裙式爲古代女子掩蔽裝飾之遺風，要在重鑲其下體。今人思之，實見笑自點之愚蠢裝束。今不欲定女子常服之標準則已；苟明定女子常服之標準，則『裙』皆宜廢除之也。（完）



仲博二十歲後之作



越不聰明越快活

黃堅白刻

關於婦女生殖部分的衛生常識

珍三

吾國人最不講求衛生，衣垢不知換，身穢不知洗，而黃體弱，疾病叢生，是爲大大的一個弱點。吾國婦女，受歷來惡習慣的摧殘，如纏足束胸；尤爲大悖衛生之道。普通衛生，尙且如斯，性慾衛生，更屬茫然。吾國婦女，每因缺乏性的觀念，有性的疾患時，輒因羞愧，不但不延醫診治，即自己父母亦並不告知，因循遷延，養癰成疽，往往遺害終身，甚或因此而兩性生活亦不得圓滿，其害何可勝道！奈國人不知提倡講求，卑視之；以爲猥褻之事，不足供研究。即普通學校之生理教科書，對於生殖器的衛生，亦多缺失。今特就該部之衛生，論述其大概於下。

關於婦女生殖器的衛生，可按婦女之生存各期，逐一分述；非只論成熟期而已（婦女生存，可分五期：曰小兒期，發育期，生殖器成熟期，更年期，老年期）。玆就其發育狀態，所應注意者，略述一番。

（A）小兒期生殖器的衛生　在此期僅由他覺的觀察，以監視其發育狀態而已。玆有二三疾病，爲小兒時期最易犯者，不可不知。蓋此等疾患，雖發於小兒期，不愼於初，即貽害於發育期及成熟期，爲患不可補救。

（1）佝僂病（Der Rachitis）　又名英吉利病，主由發育開始時骨的榮養受障礙而起，多發於生後九月至二年之間。本病的特異症狀，即骨骼異常柔軟，骨內石灰沉着過遲，化骨不能充分，四肢胸廓及脊柱，呈著明變化，若侵及骨盤，往往使之狹窄，於後來分娩時易起障害。

（2）處置的方法　於生後九月至二年之間，行預防法，不使感染爲要。旣罹此病的，即改良生活，使攝取適當的榮養——即善良的母乳，或殺菌的牛乳等。注意室內空氣的流通，日光的充分。呈著明症狀時，仍宜就醫生治療爲要。

（3）初生兒的乳腺炎（註一）　於分娩後一週間，一方或雙方的乳腺發生炎症，爲哺乳兒的急性疾患，且結果不良。乃於分娩後，當生理的乳腺腫脹，不注意而感染的，若已化膿，即破壞乳腺。

（4）處置方法　即先於有疾患的乳腺，塗布無菌的油類，再浸以硼酸的綿紗敷貼，有緩解痛疼的功效。若已化膿，不得不速行割治，否則恐難治癒。

（5）外陰部及膣的炎症　在小兒時期，頗易發生而

成惡臭。患部的粘膜，先發赤腫有痒感，排出多量黃色或青綠色的分泌物，尿道覺痛痒。此症乃感受一種淋菌而起，亦有因蟯蟲出肛門，通過會陰部，匍行至膣及子宮，遂起化膿性炎症。如因蟯蟲而起的，於肛門周圍、及陰會部，可發見蟯蟲。此外大腸桿菌，亦能誘起本症。

（6）實扶的里性膣炎　多與急性傳染病，如喉頭實扶的里（註二），猩紅熱，質扶斯（註三）等併發。因只注意全身症狀，對於本病，多忽略，以致炎症進行。本症可從外陰部附着的分泌物，不難診定。

（7）處置方法　清潔外陰部，更以淡薄無腐蝕的消毒液，行膣內洗滌法。

（8）外陰部及膣炎的看護　本症不發劇時，亦須每日行二回的洗滌（洗時用消毒棉花：不可用海綿），檢查其分泌物，若發現淋菌時，必先隔離患兒，禁與其他小兒同衾，手指須常洗滌，不可觸接眼球，以妨發生膿漏眼。又因蟯蟲所起的膣炎，先與驅蟲劑，常常入浴。此外有因本症發痒而爲後來觸犯自瀆（手淫）的遠因，不可不注意。總之本症起時即就醫，免遺後患。

（B）發育期的衛生　少女當發育至月經初潮時，往往發生驚異及恐怖，或因羞愧，不肯與父母說明，反求不相干之伴侶，爲之解說，以致招來軌外行動，此乃忽視性教育的緣故。爲母者，當女兒身體將巳發育時，必須告知其女子所必經的現象，及月經成熟的徵候。最好就動植物雌雄的區別及蕃殖的狀態，借來說明其大概，使她們了解。近時德國女校，關於性的智識，多由女教員講解，亦有請醫師講授者。茲就應當注意的，說明於下：

（1）發育期的發育狀態　據瑞典小兒科學會的調查：「少女十歲至十五歲，其身長及體重的增加，通常不甚著明，至十七歲時身長增加較著；此後則體重增加顯明，至二十歲而肉體的發育終止」。一年之內，其發育狀態，亦有差等，大概可分三期：第一期——冬季——即十一月至初春期間，於此期發育狀態比較靜止。第二期由春季至初夏期間，在此時期身長的增加顯著，體重的增加僅微。第三期由晚夏至秋季期間，此期身體的發育頗著，尤其是體重的增加著甚云。

（2）清潔　肉體上的衛生，以清潔爲主。外陰部，宜力求清潔，爲防內生殖器的發炎腐敗；——即防細菌之侵入（例如於外陰部附着乾燥的經血時，即易腐敗分解；致內部發炎性症狀）。此外不必要的處置，須嚴加禁止。例如膣內洗滌，世人多以此爲能預防生殖器的種種疾病，而抑知有不然者，蓋健全的處女，行膣內洗滌，不但無益，反使種種有害的細菌，乘機侵入深部而誘起疾患，即遇必要時，亦須詢明醫師而後行之。

（3）沐浴　少女宜於每晨起牀時，行冷水浴或冷水

摩擦全身，有增加身體禦冷之抵抗力，並促進健康之效。但水溫不可低下列氏十六度以下，入浴時間亦不可超過五分鐘以上。若溫度愈低，則入浴時間，亦應減少。浴罷宜於大氣中作柔軟體操，或各種運動，至感溫暖爲度。此外於每週仍須行一次溫浴，以保身體的清潔。如此養成習慣，不但身體逐漸強壯，且可增進肉體的美。雖然，患貧血及顏容發青的少女，宜禁冷浴，蓋冷浴反能使其症狀增劇。如不慣冷浴的人，可漸次將水溫低減練習。但月經前一二日，須終止冷浴；不然則易患月經停止，或起痙攣性下腹部痛疼。如月經後猶有下腹充血時，可先以列氏二十七度的微溫湯沐浴；漸次恢復其冷浴的狀態。其他宜注意者：外陰部之摩擦時，不可用海綿；最好法蘭絨布片；若分泌物多時，更須將布片煮沸而後使用。

（4）運動　在氣候佳良的季節，必須於室外使行：但遇風雨，可於風雨操場內使行，以柔軟體操、網球、司令球、游泳等爲合宜；乘馬及腳踏車雖可，但在下腹臟器充血及心悸亢進時，即須中止。不然，有惹起肺病等的患害。貧血及顏面蒼白的少女，運動更宜緩和而永久；同時若兼服補血劑，則不難逐漸強壯。要之，運動宜視身體的強弱，勿使過度爲宜。

（5）睡眠　小兒期及發育期時的睡眠，必須充分；但標準的時間，因身體的強弱，及氣候的關係，亦頗難定。但據歷來的經驗，少年時代，每日須有十至十一小時的睡眠；壯年每日須八至九小時的睡眠。故發育期的少女，須於午後九時就寢，朝七時起牀，較爲合適。但現在入學校的少女，多不得此長時間的睡眠，是誠有礙於發育耳！深望學校當局宜充分注意。

（6）衣服　爲人生的第二住宅，能調節體溫而保護健康，故其式樣色彩等，要能達此目的爲主；決不可隨波逐流，趨時髦爲美觀，反礙身體的發育。如西洋流行之Korsett（註四）日久於橫隔膜肝臟生壓窄滯而呼吸困難；吾國束胸之緊襯衣，壓迫肺臟，亦障害呼吸機能。其他如着緊小的鞋襪等，致下肢充血，靜脈努張，皆與身體有害。要之，着用衣服，宜擇其質輕暖，肥瘦適體，能保護身體爲主，就是了。

（7）常習性便祕　而不注意食物的攝生，現不規則便通之謂，婦女最易犯者。其原因概一方由於小兒時代，母親及乳母對於小兒便通規則，多不注意；一方由於處女於學校或集會時，對於大便多積壓，以致養成此惡習慣！然世人多不注意此等症狀，以爲不關緊要；不知因此往往使子宮轉位，——而爲病害，故在幼時應養成規則的通便（每日便通次數，及時間須一定），即届時無便意，亦須忍耐赴廁，久之自易養成。若患便祕者可先試食餌療法：多食野菜、果實、牛乳等；多飲飲料，殊於空腹時，飲用

煮沸的清水尤佳；無效時，可用下劑，或行灌腸法，然反覆服用則成習慣，亦難奏效，宜注意。其他並宜常運動身體，最可注意者；於月經前數日，必須將便秘除去，不然於月經時易來惡心、嘔吐、食慾不振、頭痛、並有起痙攣性下腹的痛疼。

（8）自瀆　處女於看不良的戲劇，及性慾的小說，每易引起此類惡習慣，至小兒時代即有犯之者；此等行爲，爲日後貧血症及神經衰弱症的主要原因，誘發膣及子宮頸管的加答爾。

（9）豫防之方法　爲父母或學校管理者，須時時留意，食用易消化且少刺激性的品物，不可過度運動，須使大小便通利，殊於就寢前應排盡小便，其他被褥等勿過溫暖，早晨醒後，即刻起牀，能行冷水浴及摩擦法爲更妙。

（10）學校衛生上的注意　少女當發育的季節，年歲的大小，授課及休息時間，亦因之而異；即春機發動期直前的少女，精神共肉體，務須安靜；而十七歲至二十歲正在發育旺盛時期，勞勳亦須有節制，必須於二十歲以後，始可充分努力於精神及肉體的作業。據佩易博士的調查，瑞典高等女校的疾病，多由於發育期之不攝生所致；且恢復甚困難，即於此時期怠於攝生而致病者占多數，次爲顏面蒼白而患習性頭痛；次爲子宮後屈症；再次爲腺病性云。據德國學校醫生，亦有同樣的報告；且於以上諸症外，尚有呼吸促迫及齒痛等。故學校時期的衛生，頗關重要。其他應注意者；講究室內光線的強弱，桌椅的高低，亦很緊要。桌椅不合式，尤易患脊柱後彎症，及骨盤變形等。

（11）月經來潮時的教訓　月經雖屬生理現象，究係身體一時的變常；於此期間最易感受各種疾病，即此時子宮粘膜破潰，其對於病原菌侵入的抵抗力減弱；假若此時、有細菌侵入，則由下腹臟器的充血而催進其發育；更由酸性的膣液變爲亞爾加里性，益利細菌的發育，遂得大發其毒力，而使因月經充血變爲粗鬆的子宮、膣、及喇叭管發炎。故月經時必須嚴守衛生方法（膣分泌液，平常爲酸性，亦自家防禦的機能；能殺滅由外部侵入的細菌，殊於姙娠時作用顯著。惟於月經時，因流出許多的粘液致中和其酸性，而反使其變爲亞爾加里性，遂失其殺菌力了）。

（12）月經時的衛生　第一要務，即清潔。但有人謂月經時洗滌爲有害，而使出血增劇；或有人則獎勵全身浴，謂可避却疾病，種種說法，莫衷一是。蓋月經時，外陰部及其周圍因排出多量血液，從而不潔；故每日必須二三次用煮沸的溫水及石硷洗滌局部，不然於此部附着的乾燥經血，與皮脂腺及汗腺的分泌物，互相混合，甚易腐敗分解；特肥胖者當夏季於會陰部及股部的皺襞等，因該腐敗物之刺激而皮膚來剝傷或發疹；且此腐敗物，轉向內方蔓延時，因而發生膣及子宮粘膜的炎症；尤其是已經結婚

者，於月經時不注意清潔，更易招此危險。月經時膣的洗滌，亦不必，卽全身浴亦應禁止，蓋此時子宮口多開大，更利細菌自外部侵入；若行全身浴時，其不潔且含細菌的水，總不免進入膣內，恐此時膣及子宮粘膜的抵抗力減弱，乃誘起炎症。其有洗滌時好以手指探助。其結果更不堪設想了！月經前試爲催進，雖有行熱水洗滌，或全身浴的，但易誘起下腹的過度充血，亦宜謹愼。至月經終後，行全身溫浴，甚爲至當，則非其例。月經時爲保持身體的清潔而使排泄的血液吸收，最好用月經帶，宜選其不妨害下腹運動，而且易除去的，坐臥進退時，摩擦股部者卽爲不良，宜設法改正。又鄉間有用棉球塡入膣內的，此爲蠻法，且因此易犯自瀆，不可不注意。

(13)月經帶　月經帶的緊要，已如上述。最簡單者：用三四公分(c. m.)長的消毒或撒爾矢爾酸棉花，壓抵局所；再以綿紗帶保持，於兩股間爲丁字形，其前後各以小帶固定於腰間。若出血量多時，一日二三回交換，用過的，卽棄去。市上所賣的各種護謨製者，大抵覆蓋面積較大；特於夏季其覆蓋之部分，因汗液及經血的腐敗分解，發生奇臭。鄉間婦女因缺乏衛生常識，於月經時，常以不潔的棉花、破布、或極粗的草紙等，壓抵外陰部，尤不相宜。

（14）月經時的運動　於此期間不可爲激烈運動；例如舞蹈、競走、網球、自轉車、乘馬、登山、長時間之直立及提舉重物等，凡能使下腹充血的運動，均須避免。又月經時唱歌及歌唱爲業的，亦應中止；因歌唱亦起月經的障害云。

（15）精神的過勞　月經時肉體過勞固不可，精神過勞亦屬有害。如平日月經頗有規則而無痛疼的女生，因試驗等身神過勞，常起強烈的月經障害，乃神經系統障害；是乃最常見的事實。故已逹春機發動期的少女，不可不注意於此。雖然，月經時亦不可過度迷信衛生；如月經本無異常，亦絕對的保持安靜，不敢稍稍勞動，此亦太過，若月經旣素異常的，如感痛苦大出血等發作時，必須靜臥安養。

（16）月經時由不注意所起的障害　凡月經時感冒；殊下半身的浸濕，身體組織對於細菌侵入的抵抗力，卽減弱；例如旅中遇雨時，往往惹起子宮粘膜的急性炎症，月經急劇閉止。下腹部起劇烈痙攣性痛疼。其他強烈的精神感動，亦擴張血管；又由收縮的神經（血管運動神經）而應響於月經的經過；例如驚愕過度時，於不意間而月經閉止，或早期來潮，或月經過多，卽由於此。有便秘癖的，月經前宜調養使大便通利，遇必要時，可行灌腸法，或服緩和下劑。至於服用緩下劑，則有大出血的患害，故不可不知。

（17）代償性月經　月經時由鼻腔、肺臟、腸管、膀胱、口唇、皮膚、眼窩、齒齦等出血，以代償子宮出血之謂，就中由鼻腔出血者爲最多，彼患肺病時時咯血而月經不潮，此不能認爲代償性的。

（17）無月經　婦女在生殖器成熟期內而月經不來潮的，稱爲無月經，或月經早期閉止，或非全然缺失不過其量極少者，皆得視爲無月經，處女的月經不行，通常多因生殖器發育不充分所致，即內外兩生殖器未達成熟期，即停止發育；時有缺膣子宮及卵巢的；然最常見者，即子宮及卵巢於月經初潮前，其發育狀態，僅如未發育時的形狀及大小；且其精神及肉體的發育亦皆遲延，然亦有生殖器的發育狀態不完，而體格偉大，營養佳良的，總之於無月經時，必須先詢問該少女有無規則的月經樣痛疼，及月經障害；如有此等症狀，則可判定其卵巢尚有排卵機能，將來尚有月經來潮的希望；反之，於一定時間內而無月經狀的痛疼者，可認爲無卵巢或發育不充分的證據。

（19）無月經的原因　若月經不潮而有規則的反覆痛疼，從月數的延長，而其度亦增加，恰帶陣痛（註五）狀的性質，雖有月經而停瀦不洩，例如處女膜全閉鎖時，或膣及子宮頸管等癒着時，屢屢有的，如此，經血漸積其量，致膣及子宮擴大，遂於輸卵管形成大血囊；若遷延不急行手術，則輸卵管破裂，溢瀉其內容於腹腔，有惹起腹膜炎的危險，故於破瓜期無月經，而覺有規的反覆樣痛疼，宜速延醫診治。

若向來行規則的月經，一旦閉止時，或係妊娠；在授乳時，亦有此現象；但此乃生理的常規，若由病而月經閉止，則爲病徵，例如衰弱者，榮養不良者，重症神經病等，又局部的生殖器疾患及其變形等皆如此，又患羅麻質斯（註六）（Rheumatismus）、質扶斯（Typhus）、霍亂（Cholera）、猩紅熱（Scarlatina）等的急性熱性病時，月經多閉止，殊質扶斯的恢復期爲然，慢性症中如結核症、萎黃病、糖液質等，亦患月經閉止，在生殖器成熟期內，若還不見月經，當疑爲肺結核的初期，無論其咳嗽咯痰與否，現羸瘦與脫力時，宜即就醫診治，他如患糖尿病、腎臟病、Basedow（註七）氏病等亦然，關於榮養狀態一面的，如大出血後，嗎啡中毒，脂肪過多；又如生活法及營養狀態急劇變化，如鄉間女子驟入都會；又如精神強劇興奮時（異常驚恐、過度悲哀等）；都足爲月經閉止的原因，卽長期授乳時，不但月經閉止，且常發生局部障害（子宮及卵巢早期萎縮）。

因局部變化而患月經閉止：如重篤的產褥熱（註八）後，腐蝕藥過用後，或因內膜搔爬過度，子宮粘膜及筋纖維強烈變化時，或卵巢的濾胞消滅時，卵巢切除時等，然亦有不屬以上的症狀，而月經長時間閉止的，大概爲內分

泌異常的原故。

（20）無月經的處置　宜先診斷其原因，素服用滋養強壯劑等。若因小兒性子宮及內分泌障礙者，可行轉地療養，冷水摩擦，海水浴，及適宜的運動，定時起臥等全身療法。若因營養不良，生殖器的血行不足者，可行坐浴，蒸氣浴，下半身日光浴等皆有效。並用通經各種鐵劑等亦可。凡此種種，必須受醫生診治服藥方不致誤。

（21）月經痛　由於子宮筋的收縮，所起之一種痛疼，爲全身或局部疾患時所現的徵候之一，亦爲婦人終身所最苦痛的。月經痛，通例可大別爲三種：卽神經性、器械性、及炎性。

（22）神經性月經痛　患歇私的里亞(Hysteria)（註九）神經衰弱的婦女多如此。但此等婦女的生殖器，並無何等病狀變化，只因神經感覺過敏。凡精神及肉體健全的婦女，月經時由子宮筋的收縮，並不感覺何等神經刺激症狀，或只於下腹部有不快及牽引之感，少有痛疼者。至患歇私的里亞性的婦女，以神經中樞機衰弱，感覺過敏，雖單一的收縮，亦感激痛。又不患歇私的里亞的婦女，於子宮神經異常興奮，或子宮粘膜高度刺激時，例如月經流出被阻，亦起強激且痛疼之子宮收縮。但後者之例，居於神經性及器械性的中間。

（23）器械的月經痛　生殖器官有病的變化，例如位置異常狹窄或閉鎖，妨害月經流出而起。凡血液停留於子宮內，對子宮有一種異常刺激，從內子宮筋肉，強起收縮，以努力排出血塊，致來陣痛狀之疼痛。器械的月經痛的特徵於月經前卽感覺痛疼。蓋月經前子宮粘膜因充血而腫脹，充滿狹窄的子宮腔，痛疼性的子宮收縮，卽因其刺激而起耳。然旣出血後，子宮粘膜腫脹消去，痛疼亦卽消失。如上述因處女膜的全閉鎖，或生殖器官的閉鎖時所來的痛疼，若遷延不治，將來月經益行澁滯，從而月經痛亦愈劇烈，且帶陣痛狀。其他子宮口狹窄，圍繞子宮口的環狀筋則來陣痛樣之收縮。又腫瘍（例蕈腫）或子宮位置異常時，被排出的經血因難通過排泄管，子宮遂收縮而起痛疼亦有的。

（24）炎性月經痛　生殖器及隣接臟器有炎性變化時，卽子宮粘膜炎、輸卵管、卵巢、骨盤、腹膜、乃至結締組織、膀胱、腸管（殊盲腸炎）等發炎。且月經時因充血而感受性激烈，由子宮筋收縮感強劇的牽引，因而起月經痛疼。如合併神經性及器械的障礙時，痛苦更甚。屬於炎性神經痛有稱所謂膜狀月經痛的（很少有），膜狀者，全體或小片及細屑，於強烈痛疼後排出，顯微鏡檢之，可知其爲子宮粘膜，因慢性發炎粘膜上層被掀起而剝脫排出的。又有稱爲中間痛疼的，卽於兩次月經間，血液共粘液排出時隨有較微的痛疼，亦因子宮粘膜的慢性炎症結果而起。如此各種的月經痛，若月經前及月經中注意衛生，皆可預先防患。

（25）月經痛的處置　可就醫師探察其原因加以治療爲要。若只爲減去痛疼，用嗎啡鴉片等麻醉劑，不但不能治療，且易患嗎啡中毒。若知其病原所在，例如生殖器何部有狹窄及閉鎖，則施手術除去使經血得自由流出，痛自減去。其他因炎性的，則行消炎療法，神經性的行食餌及理學的療法。此外全身摩擦、體操、水浴療法等，可以試

治。肉體及精神的勞動與休養，可注意轉換適宜為度。神經性月經病，其原因不明時，可施神經系統的適宜處置。

（26）月經過多　月經平常持續二日至五日，其平均量大概為三十五至五十公撮（？？）。若其量過多，且持續至六七日以上，則稱謂月經過多，乃疾病的現象。凡月經時，出血量忽多忽少，或一旦停止後，又出血過量，致全體呈高度貧血現象，及他種障害者，皆屬此類。通常月經出血，殆不見衰弱，惟月經過多者，不僅月經中感覺疲勞，即過後亦頗難恢復，且易發生心悸亢進，及無力等。然又健康婦女的月經，一度強盛，再徐徐消失以為常規，反覆月經過多者，出血急劇，且其初甚強烈，時來時止，反覆持續，有延至二週之久者，血液凝固，則為小塊。反之，尋常血液，則不凝固。

（27）月經過多的原因　分為局部及全身原因兩種。屬於局部的，如子宮炎症，及增殖；其他贅腫、筋腫、更年期月經、子宮癌腫、輸卵管及卵巢的慢性炎性疾患、惡性卵巢腫瘍等，子宮位置異常，殊後屈症及子宮翻轉（註十）；均易起子宮出血。屬於全身的：第一為萎黃病，Wirchow 氏謂少年的萎黃病患者，起強度出血且持續頗久云。又身體過勞，例如有自瀆癖者，亦患之。其他有腎臟肝臟等疾患的婦女，殊有膽石及慢性黃疸者，絞窄肝患者，月經亦患過多。急性傳染病，如猩紅熱、痘瘡，殊流行性感冒，多起月經過多症。又 Noble 氏就患婦的年齡而區別月經過多的原因為三：（一）少女的月經過多，概由於神經系統的障害而起。（二）中年婦人的月經過多，概由於分娩及產褥所致。（三）四十歲以上的婦人月經過多，概由於腫病（惡性腫瘍最多）。但無論其為何種原因，宜速就醫診治，免貽後悔莫及。

（28）月經過多的處置　無論其為全身或局部的原因，不可不施相當的處置。例如有萎黃病的處女，肉體及精神宜使其絕對安靜，注意其食物及空氣，行樂餌及別種療法為必要。有大出血的使靜臥，行冰罨法，給以易消化的食物。有便秘者，則通暢之，宜用緩和下劑或浣腸亦可。如有著甚貧血、心臟衰弱、痙攣等的重症患者，則多不易治。

本篇未完，他日有暇，再當賡續。　珍三附識

（註一）炎症，即局部受炎性刺激而起發赤、腫脹、燒熱、痛疼之謂，與所謂「加答爾」者相同。

（註二）喉頭實扶的里，即俗稱白喉。

（註三）窒扶斯（Typhus）即傷寒病。

（註四）Korsett，乃西洋婦女之用以束腰之帶也。

（註五）陣痛，即婦人分娩時陣陣而起的一種痛疼。

（註六）羅麻質斯（Rheumatismus）有筋肉羅麻質斯及關節羅麻質斯等，普通所謂風寒溼痺，在筋肉關節間所生的疼痛。

（註七）Basedow 氏病，即甲狀腺肥大，眼球凸出並合併種種的神經症狀之病。

（註八）產褥熱（Puerperalfieber）即分娩時陰道子宮大小陰唇等，被細菌侵入，忽發高熱、惡寒、嘔吐等，此症常在產後二三日內猝然發生。

（註九）歇司的里亞（Hysteria）即臟躁症，乃係婦人之一種精神病。

（註十）子宮翻轉，即子宮腔反出於外方的疾患。

秋窗下的伴侶

乙種徵文當選

對過的窗口

隨因

不像春天，也不像夏天，是這樣清爽舒服的天氣。

蘊如用兩手托着下頦，支在書桌上想，「不上課了——又做什麼呢？」

她用倦懶的目光，無目的地的向窗外射去；最後凝視在一朵白色不知名的花朵上，隨着牠微曳。宿舍的間壁是一個很雅緻的花園，再過去是一所頗華麗的紅色洋房。這洋房的主人是誰，蘊如也不很清楚，不過記得有一次曾在那走廊下瞥見他過，是一個清秀壯健的青年，他身邊還伴着一位年輕活潑的姑娘——不是他的愛妻又是誰？似乎除一個老媽子外，就只有他們兩個。花園也是他們的，但他們自己不常到；就白白好了蘊如們，現成享這個眼福。

那屋主人影子雖不常看見，但每夜時常聽見粗壯的歌聲和輕脆的笑聲。這往往引起青春時期的好夢。現在蘊如正茫然凝視白色不知名的花朵，猛然憶起那對面鄰居的一對年青男女來，便有意地向那所紅洋房瞟去。

什麼都沒有，一切都似乎靜悄悄的；倘若你仔細一看，便可發見那洋房開着的閣窗沿上，正伏着兩匹小貓。這個，蘊如也隨即注意到了。這兩匹小貓早先未曾見過，似乎是新要來的。一匹全身雪白，另一匹則灰白相間——都是非常活潑可愛的。

她本來就愛貓，在這個無聊的時候，於是尤覺注意了。

這時那雙花貓正站起來，突起了背脊，伸了一個懶腰；太陽光正照着牠的

頭部，使牠一時睜不開眼睛來。便閉了眼睛，鬆開了皮毛，混身打了一個顫抖。於是直起了灰色的小尾巴，向那邊伏臥着的白貓蹣跚地擺過去，在對面伏下，緊靠着白貓的臉部；白貓似乎不屑理睬他，把牠的臉向那邊轉過去了。

花貓歪着頭呆了一呆，輕輕地又擺到白貓的背後，用小爪去抓牠底尾巴。牠禁不住微笑了，但回過頭去微嗔着，似乎在說，「又要淘氣了！」花貓是早已熟悉牠這個表情，便高興得跳了起來，不住地蹣跚的擺來擺去，高高地搖着尾巴。

忽然一個轉身，牠失去了溫和的態度：灰白色的毛一鬆，背部一聳，全身就粗壯得可怕起來，尤其是豎直的尾巴——完全是對於牠的伴侶顯露威嚇的樣子。卻掩不住那種高興的神情。

冷不防白貓倒當真的倏然跳起來，也裝出一付反抗的模樣，喉嚨裏微微呵叱着。這時那花貓是多麽窘呵！緊斂了全身的毛，牠目光狐疑地緩緩向後退去，活是一付可憐的模樣！

其實不過那花貓自以為當真罷了！

白貓何嘗真動怒過。你不見牠高興的樣子嗎？哎，不是笑得連白白的牙齒都顯露出了嗎？

「膽這樣小，見了老鼠要討饒哩！」白貓嘲笑着，蹣跚地擺了過去。

溫柔的太陽微笑的吻着牠們倆。

· · ·

蘊如出神的瞧了半天，這時纔重回到意識裏來；想着……便揑起了鋼筆記邊的這段事情，於在未寫之前，她用牙齒輕輕咬着筆桿，臉上顯出神情恍惚的微笑。

（完）

精神的安慰

廖國芳

倘你不得到人們的同情，
請到秋窗下找尋你的新伴侶。
善意的伴侶，被介紹了；
精神的慰安，永存在了：
可敬愛的秋光！
可感謝的秋光！
勿灰心！
一切的弱者呵！

這是亦男新近所做的一首感懷詩。亦男服務於CF學校；誰也不能否認她是個辦事勤懇而且富有學識的青年。但她卻因為這個緣故而被同伴們的嫉妬、毀謗、搆陷、挑撥，使她不能安乎其位。

光陰容易，亦男自校中放假回來。不覺過了一個多月，暑假已是屆滿了。她正待準備赴校，而一封停止職務的通知書，終於投到她的跟前。這樣意外的打擊，促成了她強自解脫的念頭，於是她決意到別墅中暫住，度她的清閒自適

的生活。

時序是交了初秋了，別墅中的一切，都含着使人淡然忘懷的秋意，而且隨着秋神而來的一種蕭條、嚴肅、淒清……之氣，都給她以寂寞無聊之感；但她却在這寂寞無聊之中，獲得她的新伴侶。

每天早晨七點鐘的光景，穿着淡紅衣的秋陽，由窗外伸手進來，撫撫着她的鬢髮，告訴她：起床的時間已經到了。於是，她覺得全身溫暖起來，便披衣下床。

她白天的消遣，幾乎都在書卷和筆墨之中。有時她在窗下執筆揮毫，天空中的飛雁，也會排起字兒同她爭工鬥巧。有時她在窗下唱歌，樹林中的秋蟬，也會扯起調兒，同她比較高低。有時她疲乏了，也會有一兩片梧桐葉子隨風飄落在窗前，作種種的跳舞，使她樂而忘倦。

到了晚上，又有美麗而淡雅的秋月，由疏林中露出半面來，向她倩笑。她沉浸在清光皓影之中，欣賞着無限的秋色；而石砌內的秋蛩，又微吟低唱起來，牽惹着她的詩懷，使她提起筆來，盡情發洩個痛快。

她自從獲得了這幾位秋窗下的伴侶——秋陽、飛雁、秋蟬、梧桐葉、秋月、秋蛩……之後，心情上漸漸受了他們的陶洗。她覺得：

伴侶固然是人羣生活中的要件，但是人類如果要得到真正的精神的慰安，應該向人類以外的自然去找尋伴侶的；因為在她的經驗上，已經看出以前學校中的伴侶，的確不如現在「秋窗下的伴侶」的天真。

悲鳴的伴侶

徐公仁

在最近一個月裏，我唯一的伴侶，要算同事陳給我的一對金鈴子。牠倆和我，雖祇有一個月的歷史，但是在這很短很短的時期中，却得到不少的感想。

牠倆原是應時的特出者，也是應時的可憐者（千秋一對可憐蟲），牠倆曾受人們的寵遇過，也是為人們的嬉弄者。啊！啊！牠倆涉世雖僅一月，然而牠倆的遭遇竟如此。

當月白風清的秋夜，牠倆在草莽叢裏低唱戀歌的時候，何等浪漫，何等逍遙！現在被拘禁在一個竹製的小籠裏，雖不憂飢寒，但已失去了自由，不過配偶相對，比較那鰥寡無依的，或許略勝一籌耳。

初時，同事陳從市上買來時，心頗寵愛，看得牠倆如時代的錚錚者。以後漸漸覺察牠倆「不善鳴」的弱點，同時又聽到牠同類的善鳴者，於是覺得牠倆的不才很討厭，終於再買一對善鳴者，把這對不善鳴的送給我了。

當牠倆擱在我的案頭的第一天，我曾一度的細察，牠倆住在這小籠裏，獨不肯以悅耳的歌歌給我們聽聽，怪不得陳君要厭棄了。

牠倆雖被陳所遺棄，我呢！原不因牠倆的不才而忽視，因此，牠倆終得到和「善鳴者」受同等的待遇。

有一天黃昏時，我在同事房裏閑談回來，黑黝黝的房間裏，一點光明也沒有，正在摸索火柴，預備燃燈，忽聽到淸脆的聲音，我一時倒忘記新添的伴侶，待點着了燈，看見案頭的竹製小籠，知道牠倆却不是啞的，但是牠們看了燈光就不鳴了，我就呆坐在自己的案頭，推想牠倆從前不鳴的原因了。

伴侶呵！你們從前爲什麼不鳴啊？你們怪我不是你們的知音麼？不然，爲什麼要等我不在的時候，在黑暗中始鳴呢？啊！啊！我的伴侶！你因黑暗而鳴麼？我知道了！我發覺牠倆的特性了。的確，牠倆的確爲黑暗而鳴的！我且試着，聽着。

我自從發覺牠倆的特性以後，就把幽禁牠倆的小籠藏在牀頭暗處，牠倆從此日夜悲鳴，竟無已時。然而一腔幽怨，我反以爲悅耳好音。唉！伴侶呵！我究不是個知音者。

半月以後，牠倆中的雌者，竟棄牠共守生死的雄者而死了。啊！啊！我的伴侶！我雖不是你的知音，那與你相共生死的永久伴侶，究竟是你的知心者呵，你也忍心拋棄牠麼？你爲拘禁在這小籠裏不得自由而死麼？你還是禁不住環境的壓迫而死的呢？我知道了，你多半是因爲久困在黑暗的幽窟裏，不得光明而死哪！

啊！啊！伴侶！我知罪了！我太玩弄你了。從此，我要還你光明，不忍你再受幽暗的痛苦了。願你斂翼無聲吧！

奇怪！我那飄零孤獨的伴侶，自從喪偶以後，雖在光天化日之下，也不絕的發出那微弱的鳴聲，似乎有意在告訴我說：「我的同類，我永久的伴侶，已被你幽禁在黑暗中死了，你叫我孤零零的一個，在這小籠子裏，還有生趣麼？我的幽怨，我的痛苦，你叫我向誰申訴呢？你要我斂翼無聲，除非把我也凌虐死了。」

果然，不到半月，這飄零孤獨的伴侶，竟和牠永久的伴侶同歸於盡了。

唉！我的伴侶！你竟去了，你竟因幽囚而犧牲了，你爲什麼不把生前的一切幽怨痛恨帶去，偏遺留在這空籠子裏使我永感不快呢！　（完）

終有個酒闌人散

劉靜惠

寒風蕭蕭，落葉滿地，園林美景，一變而爲淸涼景狀。姚芳姚英姊妹，閒坐室中；一織編物，一閱婦女，靜默寡

言，但聞窗外風掃落葉，沙沙作響，蟲鳴草際，唧唧不停，乃知秋深又至矣。

二女士爲同胞姊妹，芳長英二歲，性相同，貌相似，初見幾不識其孰長孰幼也。同肄業於北平W女校，校居城西，距家不及二里，故每日往來必偕。又因同班故，故所學亦同，是以考試級第，亦不相上下；且姊妹極友愛，對於功課，互相琢磨，有互助之精神，故每次試畢，皆列榜之首端。

其所住之室，廣闊可二丈餘，前後皆玻璃窗。內設鋼床二、漆桌二、沙發二、書架一、茶几一，清潔幽雅，佈置有序。由窗外望，可視屋後小園，荒徑枯枝，已露秋色；惟疎竹孤松，一則姿勢挺拔，一則形態婀娜，似尚能不畏寒秋，然所聞沙沙而蕭瑟之聲，反因此增劇耳。

爾時芳方閱婦女，嫣然而笑，謂其妹曰：『吾等前次所作之徵文投稿，已刊登於此期；初次投稿即被選錄，亦大快事。但不知其酬報爲何；書劵耶？抑現金耶？』

英曰：『姊太貪乎！區區千餘字之作品，即欲得多金耶？不過幾角書劵而已耳。』

芳曰：『吾輩半日之工作，乃成此篇，所獲恐不僅此，現金亦未可知。』言下嫣然一笑。

門啓，崇弟入，手持熱栗一盤，蜜棗一盤，細語二姊曰：『母親令我持交二姊者。』說畢而去。英乃取栗數枚，熱極，幾不能手持，復擲入盤中，乃一一啖之；味香而甘，幾食其半。其姊則僅食蜜棗數個，專注目於婦女矣。此時天色漸晚，風愈狂，氣愈寒，所幸熱栗可以暖腹，二人坐於沙發上，共觀婦女，討論其意見，研究其文字，復讀生活號，見各地婦女生活狀態，終日操勞，困苦度日，復受種種束縛，更無所謂平權平等。二人自念此時得享安樂之生活，歡笑自若，無寂寞之苦，樂何如哉！

後數日，甜蜜之生活，忽生波瀾。因芳以年長故，受父母之命，早與津埠蔡生訂婚，蔡宅忽以婚期來告，英乃感覺姊嫁後，則室中定必寂寞，無復目前之盛況，情景淒慘。彼時舉首外望，小園當益見荒蕪，萬籟無聲，將令人生悸；忽轉念現在景象，幸尚不至此，心稍寬慰，日後家人爲芳遣嫁而籌備一切，不免又常常感觸，愁眉戚戚，每課畢歸家，似不若從前。芳亦時感別離將屆，亦時覺黯然云。

記者序畢其事，不禁感到父母、兄弟、姊妹、夫婦、朋友，當相聚時，要格外和睦，到後來，「終有個酒闌人散」的一日，悲夫。

草於北平惜分陰館。

秋菊

侯汝華

帶着輕寒的秋風從窗外吹來，把一張枯黃的落葉送到窗下的桌上。她從桌旁的椅上站了起來，覺得渾身酸軟無力。她伸手去捻桌上那張枯葉，又傷感起來，一片片的葉落和淚流作着沉痛的交響。

『唉，人生，人生終究是這樣糊塗的！』她嗚咽着說。『拜倫(Byron)的那首三十六歲周年日（In this day I complete my thirty-sixth year），可不是我的描寫嗎？

"My days are in the yellow leaf
The flowers and fruits of love are gone;
The worn, the canker, and the grief
Are mine alone!"

拜倫呀拜倫，怎麼你的生涯也會落寞蕭涼到如此的田地？……』

她呻吟到這裏時候，把行將破裂的頭顱低垂，無心的注視着窗下那枝將要開放的黯紫色的秋菊，她傾心的對着牠低語，可是菊花却毫不理會她，一任她囈囈的獨語。

——秋窗下的秋菊，秋的高潔的靈魂，你不是含苞欲放了麼？你一年總有一度的開花時節；但是，我呢，唉！年年月月日日都是這樣的無聊下去！……

——他，究竟是那裏了？我不信他就會這樣容易的像落葉一般枯死的。是天上的仙女喚了他的幽魂歸去，是腐朽的腥穢的地殼張開了大嘴，把他的肉體吞了下去？唉，天，我的天，你爲什麼這樣的殘忍、苛酷、把我的心中的靈魂都硬撤了去？是什麼得罪了你？我相信像我們倆聖潔無瑕的小羔羊，是斷不會得罪你的。

——唉！我的天呀，你爲什麼這樣的殘忍，遣天風摘了我那窗外的無辜的樹葉，還把他送到我平靜的心湖中來，使我這久未波動的心湖起了搖蕩？唉！我的天呀，你太殘忍了！

——仰觀窗外的天宇，寂然無語。俯瞰窗下的秋菊，傲然自得。唉，秋窗下的黃菊呀，你是我多年的伴侶，你緣何也如此忍心，任我向着你的枯容揮淚，你都恬然無動於中呢？

——迴想去年此時節，我和他並肩地坐在窗前，默默地兩人的眼神都凝注在你的瘦頰上。那時我們倆都曾爲你擔心過，也曾爲你想過留住你的青春的法子。秋菊呀，你是我多年的伴侶，爲什麼對我也如此忍心，看着我揮淚嗚咽，都不給我以一滴同情呢？

——二三春月，我把你從瓷盆中移植，朝朝夕夕都給你澆淋，七八月的時節也灌溉了你不少的肥料，費盡了苦心，滿希冀你開出肥壯的花枝來，安慰我深秋的時候的岑寂與孤苦。唵，又誰知今日你會如斯呢？……

——……

她的哀傷震撼了她蒼白的嘴唇，從蒼白的嘴唇中溢出不少的怨傷的句語。到了此時，她沉默着；不過在嗚咽的抽氣中，還透出有別人不能聽出的低語。

停了一刻，她忽又諷吟起詩來了：

何忍諦聽擾人靈台的殘酷秋風，
何忍細看愁慘的天幔旋旖遙空，
更何忍哀對着窗下的忍心伴侶，
更何忍目覩着凌空的孤苦征鴻。

悠悠的遠方傳來了暮村的喪鐘，
悲哀的輕綃裹着我的靈魂重重，
哦，這恐怕就是死神降臨的時節，
我就和殘忍撒手去眞情的天宮。

天宮中住着的我唯一的愛人喲，
請你快開開深鎖着的情愛金門」
我現在已經離開了殘忍的宇宙，
我還緊穿着我眞情的終壽衣裙。

七月，於梅縣北園。

粧臺前的小戰場

蔣鴻立

淡淡的太陽，照着碧綠的窗紗，堦前的幾條殘柳，隨着風不住的飄搖，窗紗上，映出了一幅天然秋景畫，那時竹英正理着曉粧，她的丈夫已經進校教授去了，靜悄悄的，獨自坐着梳着她烏黑的頭髮，忽而將頭仰起向窗外眺望，末了，又將頭低下去，向蟋蟀罐裏呆看，一會兒，自言自語的說道：『你這寃家，現在看你很有神氣，怎麼臨陣的時候，祇打敗仗，輸了我的月餅咧、糕咧，眞不服氣呀。』

她將髮髻梳好，就將櫈子上的一切東西，收理清楚，站起來正走幾步，忽而又回轉頭去，對着蟋蟀罐裏，自忖道：『今天要扳本，全望你拚命出力，再不爭氣，我非將你活活的打做肉漿，不算……』話猶未了，就回頭出來招呼她的小姑——愛紅——。

『愛紅，今天再敢來再把牠鬥鬥嗎？不怕牠強到怎樣，總要奪得一個采的。』竹英站在房門口，搖着手向她招呼，愛紅笑嘻嘻的跳過來握住她的手說道：『你預備下多少月餅糖糕，倘少了一點，我寧願不來，省得耗廢了我的飛虎將軍的精神。』

『惟有你會嫌多嫌少，好不知足的，我是不管你有沒有采物，祇要同你拚個高下，好教我服氣。』竹英說着，拉住她的手，走進房去。一面將窗下的半方櫈子旁邊，添放一張椅子，給她坐下，一面叫老媽子，到她房裏的飛虎將軍請來受困。

不一會，老媽子已將愛紅的蟋蟀罐子捧來了，竹英就要揭開蓋子，叫牠倆決戰，但是愛紅不肯，她說：『須得預先講明，多少月餅糖糕一次，最好先將各人的東西，放在櫈子上，省得輸了我欠你賴』。

『我是無可無不可的，什麼東西，

就在這房間裏。我輸了多少，你祇管自己動手，誰來賴你。』竹英聽愛紅提出條件，心裏老不歡喜，向愛紅噘嘴賭氣似的說，最後她又拍着櫈子說：『來，來，有什麼客氣。』

『啊呀！不得了呢，爲的幾點糖菓，孩子似的小氣，不來了。等到哥哥回來時，不要去訴枕頭狀子，犯不到來騙你的食喫。』愛紅也似有點不客氣了，站起來要走。竹英隨後也站了起來，牽住她的衣角，央告道：『好姑娘，不要動氣，老實說，督戰的不能臨陣脫逃。』愛紅本不想走的，因爲聽竹英的口氣，倒是好笑。她亦故意尋她開心，此刻見竹英起來央告她、拖她，她倒弄得不好意思，祇得重新坐下，看牠倆決戰。愛紅又叫老媽子，將外婆家送來的月餅拿幾十個來，預備輸給竹英喫。

『哼，怎樣光景，由你服不服，祇要先將東西拿來喫，就是哥哥罵我、打我，也是要的，這並不是騙的手段。』愛紅見自己的飛虎將軍，將牠壓在底下亂咬，喜得手舞足蹈。竹英還是捉摸着，要她看牠們重幹，但是愛紅總要先將東西喫了再來。一些時，外面的老媽子，牽着婆婆的命令，請少奶奶、小姐們喫飯。她倆祇得收拾了罐子去用膳，愛紅很是得意的去告訴母親說：『我又賺到了許多月餅糖糕咧，你不來叫我們吃飯，還有得賺呢。』說了又朝着竹英打個斜睞眼說：『可惜東西沒有上手，恐怕她要賴了。』

『够了，你再去騙她的喫，她的老公罵起來，怪可憐的。』她的母親向着竹英嘲笑，羞得竹英臉漲得紅紅的，不敢抬起頭來。

『少奶奶真好笑，嫁了老公的人，還是女孩兒似的怕羞。』老媽子也故意爲難她，怕羞的竹英，更將頭低下一些。

明天的早晨，碧綠窗紗的裏面，猶是坐着一對姑嫂，做那不倦的工作，蟋蟀的鳴聲，順着秋風，傳進我的耳朵裏。

十七，七，十五，作於潮州。

兒女語秋燈下喁喁

竹君

「就讓我先講罷」明兒快活地說。

他這幾天幾乎每天都沒在寂寞的境界裏，因爲哥哥姊姊都是住讀還沒有回來；他每天除了到校裏去，會着幾個小朋友外，在家更沒有個小朋友來和他嬉玩。他時時感着寂寞的苦悶和憂鬱。他母親常常同他說：「不要煩悶，舅母在這幾天就要到這裏來居兩天玩玩，聽說愛兒也要帶來呢。」可是隔了許久，事實仍是使他失望。但今天當他放學回家的時候，愛兒已在家中等候着他了。他們倆很快活的玩着，現在雖已到了夜

裏，但他們仍在燈下講故事。

「就讓我先講罷。」明兒接了再說了一遍。

愛兒瞪着眼睛，望着明兒。

明兒說：「從前有一個國王，生性很兇猛，專要吃小孩子的心肝，國裏的人，很是恐懼。有一天國王出外遊行，看見一個白髮的老人，臥在馬前，……」

「這一定是個仙人。」愛兒指着說。

「後來老人從地上跳起，用拳頭打死了國王。」明兒將手一揮，做着打人的姿勢。

「後來呢？」

「後來這老人脫去了外衣，原來是個美麗的女仙人，乘着風去了。」

「是不是？我知道這老人定是個仙人。」

「現在要你講了。」明兒催着說。

「我嗎？我沒有什麼好講。」愛兒思索着說，「還是講老虎外婆罷。」

「老虎外婆？有什麼講頭，我記也

。」

「你曉得，我就不講了。」愛兒說。

明兒覺得講故事沒有趣味，拉開抽屜，裏面盡是些花花綠綠的玩具。明兒拿出幾個鉛兵，兩尊小礮來，說：「你做東洋人，我是中國人，大家打仗罷。」

「我不要做東洋人，先生說，東洋人是不好的，我不要去學他。」愛兒不高興的說。

「那麼你也是中國人罷。」

「那愈加不對了，怎麼中國人好打中國人的呢！」

這時，室中暫時靜默了些時，電燈很亮地照着。牆下的秋蟲，時時唧唧的叫着。

明兒似乎忽然記起來似的，走到桌邊，拿了一堆書來。

「這是兒童畫報，媽媽出去，總替我買幾本回來的。媽媽說，這書很好，看了很有益處呢。」

愛兒看見書面上盡是些花花綠綠的孩子，很歡喜的拿過一本，翻開來看着。

明兒走了過來，誇傲似的指着書裏的畫說：「這是海龍王在天上請客，旁邊坐的盡是客人呢。」愛兒笑着說：「不對了，龍王怎麼在天上的呢！媽媽說過的，龍王是住在水裏的水晶宮裏的。」

明兒沒法，只得說：「這天龍王因爲住在水裏沒有趣味，就搬到天上去請客了。」愛兒笑着說：「不要自己替自己解釋罷。」明兒覺得無聊，指着另外一張圖畫說：「這張你來講罷。」愛兒看着畫，是個面孔很怕的人，手裏拿着一根鞭子，正在打着前面跪着的一個人。

愛兒不懂這裏面的意思，胡亂的說：「這個面貌兇猛的人，是個妖怪，面前跪的是他捉來的人，正在用鞭子打……」明兒搶着說：「不對了，這明明是張飛，正在打着一個壞官呢。」

這時，遠遠的傳來了一陣琴聲，兩個孩子，連忙拋了書本，都蹲在椅上，倚窗眺望。

在光明澄澈的天空裏，耀着一輪皎白的月光，銀樣的光輝，照透了他們倆天真的心靈。

橫笛一聲秋

陳增善

蟬兒的嗓子嘶得疲乏了，候館裏的秋蟲，離宮裏的砧杵，一聲聲淒淒切切地訴說涼秋遲暮的消息。

臨湖築軒，軒前小院子裏有老桐二，禁不住幾陣蕭瑟的秋風，枯葉堆滿石階前，剩着樹上的幾張，也顫巍巍地黃老了。臨窗一邊，栽着幾株綠蕉，高可齊檐了，在黃昏午夜，如果滴了幾點秋雨，那雨點敲在蕉葉上，悠悠地，寂寂地，使人感到異鄉逆旅的情況。新雨初罷，把窗簾掛得高高的，湖波斜陽，山光風影，齊來眼底！對岸白蘋紅蓼，楓葉漁舟，模糊一片，也懶得去辨認了。洗澡畢，晚蟬初歇，為愛新涼，羅衣不換，紅木椅太俗氣了，風琴又笨重得很；胡床橫笛儘夠了啊！夕陽在山，晚烟初散，天幕鑲着疏星，好像藍色寶石上灑金一樣，這時候啊！只有，只有晚風梳着疏柳，促織唱着清歌，大自然也似乎屏了聲息，一切的一切，靜寂得似死去了一般。

夜鶯似乎在說：「吹啊！快些吹啊！蟋蟀兒拍子敲得不耐煩了，螢哥兒點亮燈籠，等得好久了呢！」

不消說，「春朝曲」太不適時令了，「妹妹我愛你」又嫌淫穢了，「秋江月」又俗氣得很，最合意的，還是「平沙落雁」和「醉秦淮」。

人兒靜，夜兒深，笛聲從湖面上擴散開來，分外地清寒，分外地悠遠，有時給風姨吹落到對岸，起了些低微的反響，似乎在說：「秋光吹老了啊！」恬然四顧，冰輪初上桐枝頭，她那沈靜的臉龐，怕正在窺視人間的秘奧呢！

夜愈深，蟲聲愈淒苦，莊嚴的大地，慢慢兒鋪滿了清光，吹到「紈扇捐秋」曲上幾個最高的音節時，我的心絃起了強烈的共鳴——笛兒呀！我在你那幾個最高的音節裏，認識了，不，領會了宇宙的真義了呀！我是再也沒有勇氣吹下去了！

一切都陶醉在夜神的懷裏，連桂子落地的聲音都聽見了，夜風刮來，寒透心脾，新涼雖值得留戀，爭奈羅衣太單薄啊！

琴書喚起南窗睡

沈振宜

薛素素

吳妓，明朝人，號素卿，美貌而有異才，能畫蘭竹，作小詩，善挾彈走馬，以女俠自命，嘗置彈於小婢頭上，彈去而婢不知，後爲李征蠻所嬖，其畫像傳入蠻峒，頗動蠻夷，中年長齋繡佛，數嫁者不終，晚歸吳下富家翁，爲房老以死。



吳嘉猷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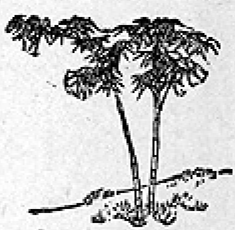
竹籬亭邊又掛夕陽一角，枯燥發熱的南風還是一陣陣的吹過，她斜靠的倚着南窗遠眺河畔的景物。在嶺南七八月的初秋，還帶着殘夏的景象：蟬鳴樹梢，雨滿塘荷，午後的驕陽尚是令人難耐。若在江南氣候，現在應該是秋雲長陰，連天衰草的秋景了。可是在這較近熱帶的南方，天氣仍然這樣的酷熱。她是最怕暑熱的，所以在這白露已降，開學將屆的時期，她依舊戀戀地的滯留在鄉間避暑。

午飯後的暑熱比午前更甚，河邊一帶的景色，全給當空的烈日所鎔攝，四面枯燥，毫無涼氣。坐在窗側的她，精神疲倦，很覺無聊，好像無心意地的等候睡魔的來臨。她是獨自一人來到鄉間避暑的；她的家人捨不得繁華鬧熱的都市，不願來此寂寞無聊的僻壤。所以她的唯一的同居者，只有鄰替她煮飯洗衣的王媽。

再一轉瞬間，她已神馳千里了。她回憶去夏同她的同學往游龍巖的時候；她閉目潛思，心移神往。龍巖是閩南的名山勝景，那裏有煙浸泉洞，有山林竹石，避暑的涼亭，解悶的湖山，觸目皆是。假如今夏再有機會到那裏去，也不像此間這樣的溽暑了。但是情隨時遷，現在追憶也是徒然了。她又想起這鄉間的廖莊；廖莊是本鄉首富廖成貴的私莊，那裏也有樹木林泉，涼亭水閣，在一鄉中當首屈一指，雖不能並美上海的繁華花園，也儘可爲納涼消遣的境地了。但是牠是富人的私有品，巨腹商的消夏別墅，平時門前只有高懸拒客之令，又那裏有機會給人們賞識呢！

河畔一陣陣的涼風由窗側吹過，籬內的竹葉受着風發出錚錚之聲，把她由疲倦狀態之中催醒。她看見籬隅由城中帶來的洋琴和書櫥內滿目琳琅的新書，她好似由夢中驚覺。洋琴是她在校時朝夕撫弄的伴侶，櫥內的新書是她在暑假前剛在書坊購來的文學和小說書。現在櫥裏的書本，受烈日的曬曝，好似呈着憔悴之色，積怨主人翁不把牠們瀏覽一様。壁隅的洋琴，架面上也是沙塵厚積了。她起身來就窗前弄一會洋琴，琴音清越，精神爲之一爽。她又隨手在書櫥中抽出張資平的雪的除夕一書，冊首插圖，是一幅嚴冬雪景，彌天風雪，是銀色的世界，披閱之下，似覺精涼透徹肺腑。她決定此後每日午後在南窗下與琴書作伴，以度這溽暑的新秋。夕陽已漸西下，窗外的涼風襲襲，她仍是坐擁書城，手不釋卷，睡魔暑氣，早已消遁無蹤了。

十七，八，十日。



社會小說

嘉耦怨耦（續前）

天游

第十四回　神符入手疑竇滋生　惡耗驚人芳心自警

狄克生聽了赫欽思的報告・神色非常黯淡・愀然道・據我看來・這凶手論不定就是秦珠・我看錯了也未可定・不過捨此之外・別無可以解釋之處・你既然知道秦珠很愛陸克・陸克對於他怎樣・却還都是擬議之辭・若是果然只有片面的愛情・女子之心・爲嫉妬所中・難保不發生軌外行動・赫欽思聽到這裏・失聲道・你疑心得似乎太過分了些罷・像秦珠這種年輕・何致幹這殺人勾當呢・狄克生道・這也是驟然間受了刺戟所致・用那種重量的東西礮人・秦珠說得不錯・只有女子受了非常的刺戟・纔會拚命的幹來・我看白罕夫人・同陸克一定有特殊的交情・不然・他怎會上他畫室去呢・赫欽思道・那却不盡然・上等社會女子・大多有好奇之心・聽見有這種地方開跳舞會・難保不爲好奇心所動・跑去廣廣眼界・也是情理中所有的事・你爲何這般多疑・狄克生道・你可憐那個女子・所以替他辯護・這也難怪你・但是事實具在・不能因爲感情作用・將他拋棄・只用看陸克所重視的神符・提於白罕夫人手中・死後纔給秦珠擘開他的手取出來的・這個神符・我們還知道那失蹤的陸克・寫信教買禮替他找的・陸克重視這枚神符・不言可知・旣如此・又安知白罕夫人不就因這枚神符而死呢・赫欽思道・這個似乎太離奇了罷・狄克生道・這個並不離奇・有些美術家・對於這種東西・非常重視・你難道忘記上個月出的那件血案了嗎・赫欽思道・你說佛眼案嗎・那是一塊從波斯古廟佛眼眶中偸來的碧玉・價値纔是很高的・這是區區一枚埃及神符・焉能相比・狄克生道・你不要輕視埃及神符・有許多特殊的・比珠玉還貴重一些哩・這一枚・若是特殊神符・那可是珍品了・但是這個可以不必去計較他・無論如何・從我們所找到的事實看來・一定白罕夫人與陸克・有什麼交情・秦珠見了・因愛生妬・剛好白罕夫人想把這枚神符・自由行動的取去・秦珠向他索取・白罕夫人不肯還他・秦珠妬火中燒・又受了白罕夫人言語上的輕薄・

憤怒已極。遂抓了那個案偏書夾向夫人飛去。當時也並非一定有殺人之心。誰知竟演成這個慘劇。你看我這個理想。有些意思嗎。赫欽思道。像也很像。只是最好能夠另外找出凶手來。使我們方寸中來得安逸些。狄克生道。我也並非一定要同秦珠過不去。所恨事實具在。就想替秦珠開脫。也無從着手。就是陸克的失蹤。一定他也知道秦珠爲他犯此大罪。若是不走。向他根究起來。他無從替秦珠申辯。要庇護秦珠。只得走了。赫欽思笑道。不對。這一來。陸克又愛上秦珠。不是同你前面的理想。有些反背嗎。狄克生道。安知白罕夫人。不是陸克的舊交呢。我們既不是陸克。又沒有把陸克拿來訊問過。他的愛情上歷史。也不過是推測之辭。秦珠擲那個書夾。却是斷得定的。赫欽思喃喃的道。這種理想。似乎越出常軌。狄克生道。你不必狐疑。在憤怒之時。手邊的東西。都可以做殺人的凶器。不是從前有拿裁紙小刀殺人的。那裁紙小刀。人人都知道決非殺人之具。只是在凶手左近。凶手隨手取來應用。竟演成空前慘劇。這種血案。你也見過。爲何還是懷疑呢。不說他罷。這枚神符。還得仔細看看哩。說着。拾起那枚神符來。將他反覆細看一遍。道。我雖無研究古物學常識。不能斷定時代。從他古氣砂礪上看來。這一枚決非常品。若是果係珍品。賞鑒家一定看得出來。我知道這一類神符。美國流傳得很多。並且幾個著名精品。都經鑒識家鑒別出來。將他的歷史。同珍藏者的姓氏。神符的形式款識。一一記載下來。各人傳抄都有一冊。赫欽思聽到這幾句話。欣然道。這般說。我們有方法可以追究這枚神符的主人了。狄克生道。只要是著名珍品。很可以追查出來。何不拿去問問本地博物院呢。離此地既近。賞鑒也很精確。你就去辛苦一趟也好。至於這一枚手套。更是一個要證。你不是從前在烟室中。也拾到一枚嗎。赫欽思道。不錯。從前拾到的。同這個確是一雙。你說是要證。又是怎樣講呢。狄克生道。若是只有前面拾到的那一枚。原也不能認爲有充分的證據。只有這一枚。也不能作爲證據。現在這一枚是在秦珠處搜出來的。那一枚在犯事地方死尸左近拾到的。這却有些可疑了。現在雖有這些證據。還有一件最重要的事。必得偵查他出來。就是白罕夫人同陸克相識的歷史。這一點不研究出來。還是不能破這件公案的。赫欽思道。這神符不是證據嗎。狄克生道。這枚雖是禍根。論不定一切糾紛。都從這小小一枚神符而起。但是沒有查明白他們兩個相識的歷史。還是無用。我想你何不去訪訪白罕先生。同倪爾遜兩人。把這枚神符給他們認認。看他們有認識的沒有。赫欽思道。我正打算如此。只是近來白罕先生的舉動。很有古怪之處。案子初發生時節。他用盡種種方法。要偵查他夫人爲什麼要去赴會。要偵查凶手。不是還懸了重賞踏緝嗎。現在却冷淡下來。不再來向我們稽查成績。還有些厭惡我們的神氣。能夠不去找他最好。狄克生道。他平時做些什麼消遣呢。赫欽思道。那却

不知．大概沒有什麼消遣工夫．他本是一位建築顧問．起初、因爲悲痛過度．所以暫行一律請假．現在精神略爲恢復一些．他經年的工程．都是很重要的．所以又遲他銷假了．狄克生道．我也聽見過他的聲名．經手的確是重要工程．他的沒有心腸來問這件事．也是在情理之中．赫欽思道．那也是實在情形．是了．我現在就去找他們兩人去．或者可以找到些線索．好偵緝真凶．省得儘是疑心那個可憐的女子．狄克生道．很好．能夠另外找些線索也好．我們雖是法界中人．一般也有惻隱之心．那女子果是無辜．難道同他有仇．一定要誣陷他不成．赫欽思別了狄克生出外．一心一意．想替秦珠申雪．覺得狄克生的語言．過於羅織．秦珠盈盈弱質．決非殺人之人．但是赫欽思在社會中辦事多年．閱歷既深．覺得狄克生婦人情性不可測度之說．理由也很充足．他說秦珠爲憤氣所激．演茲慘劇．也還近理．即以秦珠而論．自己見過幾次．他的怨喜忽嗔情形．也曾見過．又焉能保他沒有這件事呢．事已如此．狄克生旣教他去找荻樓聶克去．他想去偵探些消息也好．並且還決定先找荻樓．因爲知道荻樓爽直．聶克深沈．在荻樓處或者可以得到些開脫秦珠的消息．主意一定．先用電話打聽荻樓．卻不在事務所．在自己私宅．立刻坐車上第五大街來．一到門前下車．就有自罕家下人．將他引進一間內起居室去．一進門．看見山爾敦夫人．同荻樓．都在相候．見他進去．老夫人第一個開口道．赫欽思先生．我有幾句要查詢．所以吩咐下人將先生一徑請到此地來的．說着．目視赫欽思．目光中露出一種特殊色彩．彷彿像看中一件並不華美．卻很可應用的器皿一般．他的停頓着不講下去．原想要赫欽思受寵若驚．說些感恩戴德的話．不料赫欽思只微微鞠了一個躬．並不開言．不覺惱羞成怒．詰問道．你們訪查殺我女兒的凶手．有什麼蹤跡沒有．說着．正衿危坐．靜候赫欽思報告．赫欽思留心打量．只見他穿着一身新做的喪服．剪裁合度．品質精良．上衣緣邊深藏腰肢．高領長袖．掩護得頸子是看不見了．兩手也只剩十個指尖在外．頭上白髮．用黑玉髮針．綰着一個雲髻．手中握着一方黑邊小手巾．坐的是一張高背安樂椅．態度非常華貴．不過赫欽思是久經大敵之人．怎會怕他．不過爲社會禮節所拘．不能不遜．所以恭恭敬敬的答道．夫人．我們對於此案．非常重視．所以極盡棉薄．想早一些破案．所苦已經得到的證據．還非常薄弱．所以一時還沒有眉目．老夫人勃然道．我知道爲日已久．一些沒有眉目．準是你們偵探不肯用力之故．現在看來．果然你們局中．簡直像沒有人一般．這種形狀．怎樣會得破這種重要案子呢．荻樓見老夫人這般羞辱起赫欽思來．心中很是不安．趕快勸道．母親．快不要這般．赫欽思先生．就是承辦此案主要人物．他以前承辦各案．成績很好．老夫人攔住道．荻樓．快不要作聲．我自問還有言論自由之權．爲什麼你儘自喜歡攔阻我呢．你有話講．不妨稍待．讓我先說幾

句・與你也無損・梅黛玲雖是嫁你・却是我的女兒・我的急於復仇之心・自問比你爲熱・所以要探問消息・你又何以百般阻撓我呢・說着・又問赫欽思道・你們也傳訊過那出事地方的男女嗎・赫欽思道・夫人問的是陸克先生那許多朋友嗎・我們已經逐一問過・老夫人道・爲什麼不緝取凶手呢・赫欽思道・雖是訊問過一兩次・只因證據還不很充足・所以不能無故拘人・老夫人道・這也是你們輕率之過・在訊問之時・不肯揆情度理・詳予鞫問・所以一無眉目・你想其中沒有熟識之人・我女兒怎肯輕舉妄動・上這種地方去呢・就從這一點上推問過去・也儘可以得到眞相了・赫欽思道・夫人說得不錯・我們對於這一點上・也非常注意・從幾面研究上去・白罕夫人一定同這美術家陸克・是熟識的・老夫人勃然道・同陸克認識嗎・決無是事・我女兒怎會認起這種毫無聲名的普通美術家呢・就使沒有熟識之人・說不定爲商量爲自己繪小照而去・赫欽思道・這却未必・陸克並非精於畫像之人・白罕夫人怎會找他・老夫人道・他雖不會畫像・又安知那天來賓之中・沒有精於此道・平時專門替上流社會夫人們畫像之人呢・赫欽思搖頭道・不會・我們也曾經精確調查來・會中眞沒有此種人物・即使有・白罕夫人又何至於爲畫像之故・輕身赴假裝跳舞會呢・老夫人聽到這幾句話・又發起脾氣來・厲聲道・先生・你說話也太不注意了・我女兒的行動・先生無加以評斷之權・怎敢在我面前妄行評議・我勸先生還是遵守職分・發言爲妙・赫欽思是向來沒有給人這般教訓過的・今天碰了這個大釘子・不覺愕然・目視老夫人・一時做聲不得・暗想這位老夫人・如此嚴酷・荻樓雖是住在自己家中・受他終日絮聒不知怎樣難受哩・只是赫欽思雖是這般想法・荻樓的事事退讓老夫人・並非是怕他・荻樓也有荻樓的存心・他的不肯惹老夫人生氣・一則自己酷愛和平・不肯逞自己私心・使家室勃谿・擾亂家庭中秩序・一則是對於女子・時常存一種原宥之心・所以事事退讓一些・現在見老夫人愈鬧愈不像



第三十九圖

樓・若是再不干涉・自己要弄到不可爲人了・所以正色道・母親・你不可如此・赫欽思先生・是很尊貴的法律代表・自己又有才學・我們應行尊敬他一些・老夫人聽了・抬起頭來・將荻樓看了一眼・答道・荻樓・你最歡喜責備我・只要有機會・就想拿話來將我譏諷・也不管我受得住受不住・總之肆口譏訴・能夠由此而使我受人欺蔑・尤其快意・現在赫欽思先生在此・既然荻樓這般佩服・你就請先生下個斷語・究竟做女婿的・對於他岳母・應行尊敬一些不應・他這般吹毛求疵・目無尊長・究竟合理不合・說着淚如雨下・那方黑邊小手巾・頓時又忙亂起來・赫欽思明知曲在老夫人・只因爲社會上無謂的禮節所拘・也不發言・所以聽了・只默然不語・荻樓雖也生氣・見他哭了・只得忍耐一些・辨道・母親・太也多心了・我對於我們戚屬上關係・是向來不敢忘記的・老夫人道・你不要撒謊・你的心念・最好將這門戚屬・斷絕了去・方纔快意・只難於啓齒罷了・趁你的心・最好將我驅逐出去・



第四十圖

另住纔好・我難道不知道嗎・荻樓道・我那有此心・現在也非談論這件問題之時・赫欽思先生此來・必有要公・我想請母親暫行入內・好讓我們靜靜的商量・老夫人道・我決不入內・我知道你一定打算好什麼詭計・想把這件事延擱起來・好讓殺我女兒之人・逍遙法外哩・赫欽思聽到這裏・再也忍耐不住・正色道・山爾敦夫人・若是你一定要知道我們對於此案・已經得到的證據・同最新所做的事迹・我一一報告給你聽便了・不必這般苛責我們・荻樓失驚道・先生新近又發見了什麼了・赫欽思知道老夫人既是如此不講理・今天要來報告荻樓・同向荻樓探聽的事・不妨直說出來・免得他無中生有的胡鬧・主意已定・將埃及神符一事・原原本本・從頭陳述出來・從賈禮接到陸克秘密訓令・教他訪尋失去的神符・賈禮遍尋不獲・只能哀求自己相助・因此知道這枚神符・那天白罕夫人遇害之時・實在握於他的手中・賈禮親眼看見・秦珠低身向已死白罕夫人手中取去・荻樓聽着・目視赫欽思・

袖手而聽・神色一些不變・老夫人却非常注意・幾次想插口問訊・都給赫欽思攔住・累得他局促不寧・一回摘着那方黑邊小手巾・一回又整理自己的衣裙・荻樓也不去看他・如癡如夢的聽着・赫欽思慢慢將秦珠家搜檢情形・講將出來一直講到自己留心察看秦珠神色・訪求藏匿之所・居然在琉璃球形金魚缸底石子中找着・荻樓聽到這裏・纔問道・那個神符呢・你帶來沒有・究竟是不是一種珍品・老夫人聽了・也道・荻樓・你是懂得神符的・從前從埃及回來・你還不是帶了幾個回來的嗎・荻樓道・母親記得不錯・我並不是精於鑒識之人・自問我所搜集的幾個・雖非珍品・却也精緻可愛・赫欽思先生・陸克的那一枚・是珍品不是・赫欽思道・這個我也不很清楚・正想送上博物院去・請院中專門名家去鑒別一下・我看陸克這一枚・決非珍品・先生要看一看嗎・說着・從衣袋中・取出那枚神符・遞給荻樓・荻樓接過去・很仔細的將神符・反覆觀看一回・恭恭敬敬遞給老夫人・老夫人有意無意的看了看・隨口道・我看來同別的神符・也沒有異同・荻樓道・這一枚石來並非精品・我書室也有鑒識神符的專書・想拿去檢查一下・先生許我嗎・赫欽思道・可以・荻樓拿着神符上書室去了・不多一回・從新拿着進來・向赫欽思道・果不出我所料・這一枚・並非是從古王家中出來的珍品・陸克的重視他・並非爲價值上關係・不過迷信他是個神符而已・說着・又仔細看了一看・纔交還赫欽思・赫欽思接了過去・仍舊拿張紙包好・藏入衣袋之中・然後繼續着將在秦珠起居室・寫書桌抽屜內・找出一枚染血迹的白羊皮女手套・報告出來・語氣之中・隱隱說警署中人・對於秦珠・非常懷疑・恐怕殺人凶手・就是秦珠・這一篇話・講得非常之慢・目光四射・留心偵查荻樓同老夫人的神色・看他們聽了這驚人消息・有什麼可疑的神色沒有・不料大失所望・荻樓固是非常鎮靜・老夫人也只有駭怪之色・並無可疑神氣・沒法想・只能在講完之後・探問荻樓對於秦珠所犯嫌疑・有無意見・老夫人不等荻樓作答・搶着道・依我看來・秦珠這妮子・一定是殺我女兒的凶手・證據既然如此充足・我不明白你們爲什麼不把他鎖拿入監・這一定是件妬殺之案・荻樓聽了・不禁失聲道・母親・不要胡猜・他是個無名女子・怎會妬忌起我們梅黛玲來・難道母親你竟會疑心我們純潔無疵的梅黛玲・同這個美術家有什麼苟且來・卽使母親你會疑心你的女兒・我却決不忍作此可恨的疑心・疑我妻子・老夫人給荻樓這一駁・駁得他頓口無言・心中雖是確認自己疑得不錯・只是給荻樓提醒・恐怕玷污女兒清白名譽・却又做聲不得・荻樓慨然道・無論怎樣・我總不信我內人同這些人有什麼瓜葛・他的上陸克畫室・雖也形迹可疑・只是他的前往・必是有別種目的・決非尋常友誼的往來・他的預先準備那套東方公主假裝・我既不知・就是是不是專爲那天應用所做・我也惘無頭緒・卽使見詢・我也不能答覆・總之我內人赴會目的・據我

推測・一定是專爲好奇而往・若是一定要斷他同畫室中人・先有往來・他爲友誼關係・前往赴會・我萬不能信・他說話說得斬釘截鐵・神氣也非常堅決・赫欽思察言觀色・覺得荻樓此語・完全出於眞心・一些沒有矯揉造作之處・不由得信了・老夫人聽了・也道・荻樓・你說的也是實情・你還得仔細調查一下・究竟梅黛玲爲什麽去的・現在我也明白・他上那裏去・決非是尋常友誼的往來・他那天晚上・原是要上他朋友家去的・便道上那裏去・不是想找人替他畫像・就是瞧熱鬧去的・赫欽思聽了・忽然心中一動・問道・白翠夫人赴會・莫非同他平時喜歡打勃烈奇牌上有什麽關係嗎・荻樓聽了・恐怕他言語不愼・將梅黛玲詐財的事・洩漏出來・惹老夫人不快・趕快站起來・向赫欽思道・先生這句話・提醒了我・我還有同人約着去商議一件要件哩・我要走了・先生同走還是怎樣・赫欽思會意・辭了老夫人・一同出去・到了門外・荻樓向他道・我內人打牌・欠人錢財・同詐取金錢之事・先生無有不知・到萬不得巳時節・只能宣佈・但是現在還不到萬不得巳之時・也無宣佈之必要・先生又何必一定要向山爾敦夫人前饒舌呢・先生一宣佈出來・他羞憤之餘・有什麼意外事變發生・試問於先生有何益處・說着・顏色很是悲慘・赫欽思眼看着老夫人那般苛待荻樓・荻樓還是這般小心翼翼・顧全他的生命・心中很是敬服・趕忙向荻樓道歉・接着道・我現在看來・這件血案・夫人的被害・與他打牌的事・毫無關係・若是以後再沒有別種證據發現・他那件公案・決不會宣佈出來・先生放心便了・說着・別了荻樓・逕上博物院・剛好那位專門研究神符的學者在院・赫欽思拿出神符來向他請教・那位學者接過去・仔細一看・他的斷語・同荻樓相等・他說神符雖是眞的・不過並非精品・與院中所藏・及本地皮甖家所有比較起來・此符雖是尋常之物・價值不過百金・赫欽思聽了・知道陸克並非鑒識家・不然就因別種關係重視他此符的價值・雖巳知道・警署中對於黍珠的嫌疑・却不能減少・黍珠自已經赫欽思搜檢之後・雖不知警署中人・已經輕輕替他定下了一個殺人嫌疑的罪案・



第四十一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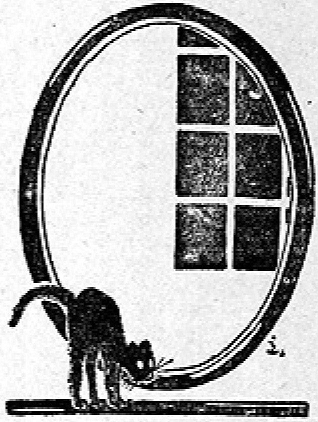
芳心中非常忐忑・赫欽思走後・他下樓去將這件事・前後情節・告知賈詩舲・又到濮斯德寓所・告知韓律・他聽見秦珠受了嫌疑・只說幾句寬慰的話・接着道・秦珠・這白罕夫人不是你殺的呀・秦珠道・不是・韓律也就不作聲了・這些美術家・感情非常薄弱・韓律・查威士・雖都是陸克的好朋友・却絲毫不能相助秦珠・他們社會中人・無論男女・都存一個人自爲戰之心・並非他們心腸比一般普通人來得硬些・也是各人有各人自己的私事・要去勾當・不由得把別人的事・就冷淡了・韓律等秦珠走後・向查威士道・我看他們決不致逮捕秦珠・我們何必替他着急呢・至於陸克同那白罕夫人・從我目光中看來・一定別有曖情・我不願意干涉・所以也不去問訊・韓律的議論如此・查威士呢・他很想幫助陸克・陸克沒有回來・他當然替陸克經理一切・不過不願意無緣無故・替秦珠擔憂・只有賈詩舲・却很是關切・聽了也替秦珠灑淚・



第四十二圖

還替秦珠想了許多計策・有一條是教秦珠連夜高飛遠走・他道・這條計策・我看最爲妥洽・湯密走了・你又何必不走・我有方法助你遠颺・還有一處極祕密的所在・可以介紹你去暫避・他這般盛意殷拳・秦珠雖是感激・却因別有原因・覺婉言謝絕・賈詩舲不知就裏・以爲秦珠不用他的忠告・很是不快・站起來・悻悻的回房去了・秦珠見無意中得罪了好朋友・自己覺成了蒼茫獨立之人・想起身處嫌疑・良朋星散・不覺悲從中來・抽抽噎噎的哭了・哭到十點鐘模樣・剛想回房就寢・忽然桌畔電話上鈴聲大震・把他嚇了一跳・不知是禍是福・除下耳機來・一問是誰・只聽得那一端輕輕答應了一個字・這一個字聽了・頓時將他芳心中所深籠着的愁雲慘霧・掃除一個淨盡・春迴香輔・喜透眉梢・也輕輕的問道・是湯密嗎・

（待續）



古佛

——小尼姑寫給老尼姑的信——

左幹臣

師父！我提起筆動手寫這封信給你的時候，我對於你仍舊像往日一樣抱着無窮的尊敬和崇仰的。師父！這些我要說的而恰恰又是你不願聽的話，這一次，我終於果決地對你說了，唉！把豬肉送到回回教徒的口中，我知道一定要引起你的震怒的，然而，師父！我到底是我自己，我有我的靈魂，我有我的意旨，你沒有法子可以干涉我，我想前殿供奉的古佛，也不致使用他的權力捏住我的喉舌吧。

師父！也可以說是我負了你，但是與其說我負了你，倒無寧說是你負了我。唉！師父，天下的人能夠像你有幾個吶！能夠肯將自己的青春之花朵，深深地葬在青銅古佛的脚下的有幾個吶！我是一個有人性的人，我能夠為別人想得到，我就能為自己想得到，我既知道領謝你給我的恩，我就知道咀咒你給我的怨。師父！你不是常對我說麼？『四大皆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唉！我還沒有看到「實」，我那裏能領略到「空」，而為縹緲的「空」犧牲我一切呢？師父，你的撫育，你的教誨，你的深愛，我永遠也不會忘記，我走到海角天涯也不會忘記，但是我又不能不暫時離開你，我要照着你的暗示去尋求在「空」的對面立着的「實」，我要經過在「實」的刀口下逃出來，我才能安心地守着「空」，師父，暫別了。

希望你不要因為這暫別感到寂寞與淒涼。一個人守着那樣大的一個屋子，恐怕你還是頭一回吧。擡起頭來，幾尊黑巍巍的佛像呈在眼前，一陣風把那薰得黝黑的神幔掀了起來，同時可以令你觸到一種醉人的香氣。師父！我曾為那種香氣吹得軟癱癱地倒在拜墊上幾回，我曾為那種香氣誘得瘋狂似的跑上神龕去抱着那金身的佛像狂吻，那種香氣像有一

種偉大權力能把我的心神擾亂起來，能夠使我遍身像着了火似的狂熱．我們的佛爺的能力却差多了．有幾回我解開我的胸膛去緊貼在他的胸膛，呵！他終始沒有這種權力能夠使我的沸騰的熱血漸漸地冷下去，反而我的乳部因爲觸着他掩在胸前的手指，感到一種強烈的刺激，使我把他緊緊地抱了．唉！師父，在這裏我就不能佩服你了．我從來沒有看過你也像我這樣的發狂，每回你裝過晚香之後，你對於那縹緲的煙絲，那雄偉的古佛，像是沒有感觸似的，你的手舉動得那樣自然，緊櫳的木魚張着扁扁的口噏得那樣有規律，當一顆顆底循環無盡的念珠在你指縫中溜過時，你的心田雖然像古井裏的水一樣的清澄，然而坐在你對面勉強地擊着磬的我，心兒却已經爲灰色的夜所誘惑了．我看看那一朵朵灰白色的雲在我們頭上慢慢地馳過，慢慢地深沉，我就想起黑夜的力量．唉！師父！我不知道你對於黑夜的觀感是怎樣的，罪就我，我自己毫不隱諱地承認我自己是弱小者．我是牠的俘虜，在牠的羽下我只有戰慄，我只有悲哀！唉！每天晚上當我從你老人家房裏陪着坐過禪出來，走過那小小天井，看見那挺秀的花兒在濛迷的夜色裏恍惚在對我微笑．那個時候，我的脚就像踏進悲哀的國土，我幾次都一個人站在花臺子的前面哭起來，一直聽到你的念佛聲由輕微而至於沉寂，我還獨自個地在那裏立着．

——花兒！你爲什麼要賣弄你的顏色，你爲什麼要賣弄你的風騷呵！你的四周這樣地汚濁，包圍你的盡是一些敗草爽歇在你葉上吃露水的蒼蠅．呵呵！你不應該鮮艷，你只應枯槁焦黃偷過你這一生．但是，但是，你偏要這樣，你偏要這樣．唉！這難道是你負的使命和生之意義麼？花兒哟！

花兒總是像微笑含羞地低着頭，我拈起一朵來就近我的嘴唇，她冷冷的瓣兒觸到我燔熱的嘴唇時，我即刻感到一種愉快．反過身來自己問自己，我的熱淚也許滴到花蕊的深處了．

——我不甘憔悴呵！我不甘憔悴呵！

悄悄地走回自己的房來，那多半是夜半了．燃了煤燈，殷黃如豆的燈頭，被刺骨的晚風吹得跳動跳動，寂寞和可怕的幻象把我迫得哭起來了．唉！在這冷清清的午夜，在這冷清清的廟裏，如何能夠不引起我的煩躁呵！師父，你的鼾聲越勻和，我的火焰也就越騰發，我恨不得這四周都毀滅了．只留着一片青綠的草場；我恨不得跑到大殿上去把佛像攀了下來，我用脚在上面去踏那些未碎的泥塊，在那裏面去找尋祕密．有的時候，我眞想拿把刀把你殺了，剖開你的肚子取出你的心來，試試那東西到底像不像鐵一樣的硬！師父！恕我！我自己當那個時候也失去主宰的能力，我自己也沒有法子克制我自己的感情．師父！恕我！我敬愛師父！

『月色最撩人』！每當有明月的晚上，我也就更苦了．那個時候我想到我的爹娘，我想到夢一般的過去，我想到渺

茫的未來，我想到了你這年紀的時候，我想到一般來燒香禮佛的小姐們、太太們，躺在太太們懷裏含着那澎湃的乳頭的孩子，站在她們旁邊殷勤着男人——我以前還不知道男人是什麼，現在我才清楚了——我的頭腦就像要裂開來，一些不可捉摸的幻象，一些無從言說的悲哀，走馬燈似的在我眼前圓轉。也許還是溫柔得像含羞的處女一樣的月兒的力量吧，我沒有膽子敢在那個時候詛咒，更沒有膽子敢興起惡劣的念頭，我只有流淚，我只有嘆息！唉！黑夜給我的是一些蠢豪惡劣的衝動，月兒給我的却是一切幽涼沉默的情思。

有的時候就連衣倒在床上睡了，一覺醒來，每每的是遠處的梆聲敲着三下的當兒，油燈發出熒熒的綠光，黑夜像死過去的一樣，側耳聽去，恍惚有一種微弱的唏噓，尤其是下雨或者有月光的晚上，那種要斷不斷的點滴，那些印在紙窗上依稀的花影，都躍進不眠人的眼裏耳裏。我寂寞得哭起來，我怕得哭起來，然而，越是感到寂寞，那寂寞就越加程向你襲來，越是感到恐怖，那什麼都能向你做一個鬼臉。醒來是照例不能再入睡的了，緊緊地抱着冷清清的被窠，看着看着黑色的帳幕逐漸地揭開來。

現在，我可不了。師父！說來也許你要哭了。我已經跳出這牢籠，我已經受了情感的指使逃出了那寂寞的國境。呵呵！實的世界，原來這樣富麗堂皇呵！包藏着一個男女們的象牙之宮殿，似乎是爲誰特意準備着的汽車，在修潔的馬路上急如風地馳着，走過衣飾公司的前面，鑽戒那樣的放光，巴黎緞那樣地鮮麗，香水那樣地使人沉醉，——師父，這些，你也許是頭一回才聽見吧。我很希望你也能有一個機會來認識這些寶貝。呵呵！還有，當夕陽西下的時候，街邊樹蔭底下來往穿梭似的一對一對的男女情人，他們的手兒緊緊挽着，半個身兒緊緊地貼着，嬌柔媚笑時刻從他們中間發出來，肌肉愉快的顫動，也時常可以從他們薄薄的一層衣上看到。呵呵！師父！我不應該告訴你這些！但是我不告訴你，也許你以爲天下就只一尊青銅古佛和兩個木魚吧！唉！我誠實的師父！我被騙的師父！你禮拜半生，你捐棄了青春，得的是什麼喲？是不是頭上的花白頭髮和額上一條條深沉的皺摺呢！

師父！我始終不相信你的心肺與我的不同！

我將去追求我理想中的事物了，我要享受，我要尋歡，我要捏成若干種數的模型，留待我到你那樣年紀時去回憶、去摸索、去懺悔！師父！你也許要笑我在發狂、在夢想吧。哦！其實，你知道我是在發狂、在夢想，那也就算聰明了。我瞭解中的你，似乎還不知道鑽石同綢緞是與上西天一樣難得到手難得成功的東西。對哪，我要竭力去求牠，我求得了牠，我將受一切人的尊敬和讚美。師父！這不僅是妄想，現在我已經開始工作了，並且有所得了。這道途並不狹。一路點着透明的電燈，一直到那濛濛漫漫的遠處。師父！仍在黑

暗汚穢的小路上摸索的師父！我不能再跟着你走了。

並且我還預備找一個同伴的男人，同別的女人一樣。我躺在他的懷裏，高高舉起杯兒，滿飲着青春之酒。師父！你也許不知道男人是什麼東西，雖然有一些地方可以隨便告訴你，但是那太模稜了。你只知道有男子的模形就是男子，而不知道爲什麼男子要有男子的模形。咳！這也許你永遠永遠不會知道的了。經書上告訴你的僅是南無阿彌陀佛，木魚告訴你的僅是單調沙啞的喊聲，青銅古佛告訴你的僅是一些由你對他所生的幻想。誰願意把春光引到這枯寂的庭院中來，誰願意把肉感的歌音來滲雜到莊嚴的佛調一起，花壇上的花想在詛咒她自己的命運呢！

我已經有了男人，有了很馴良的一個奴隸。師父！男子是什麼？我用譬喻來告訴你，男子是旅行沙漠的馴良的駱駝，他能夠負着你走極遠極遠的途道；男子是珍珠般的甘露，他能夠在當你枯萎憔悴的時候，使你感到生之意義，使你重得到那失去的生命的甘泉。明白了吧！不，男子是我們大殿上的木魚，他的喊聲，令我們發慄而又令我們感到安慰，明白了吧！師父。男子，一個女子須要有一個男人，那才能領略到淨化着的苦心，才能領略到四周一切東西給我們的甜蜜。我現在有了這麼一個了，他伏在我的胸前，稍微帶點涼意的頭髮，貼在我跳動的心上。我沉醉了。要真正了解男人是什麼，到這個時候，才能給你一個正確無從言說的滿意的回答。

我的頭髮現在已留得很長了，在這裏，短短的頭髮已不是希罕的事情，每天早晨從淡綠色的華絲葛——請你想像吧——裏，從他的懷裏爬了出來，他吻遍了我的頭髮、額頭、嘴唇……一切，我的粉紅綢子的襯衫由那馴良的奴隸替我穿上扣起來，再爲我把放亮的鑽戒戴在指上——請想像吧——每當他一啓口說：『我求你……』時，我假裝着怒意，立刻就可以看到一幅失望可憐的面孔，如果我願意看到一雙睫毛都濕了的眼睛，那他立刻就可以使你如願。師父！你能有這個權力嗎？你能叫一個魁偉的男人跪在你的前面呢？

然而，我也不能忘記你的賜與，三歲的時候，就由我父母親的手腕裏跑到你懷裏來，說是仰仗佛的力量可以苟延我這條渺小的生命，才不致因爲在父母的一起，把自己和父母都送到死亡。咳！我現在不由得不詛咒你們了，父母！你們相信世界誰有這大的力量嗎？你們會根據那瞎了眼睛的算命先生不負責任的話，甚至犧牲你女兒一切嗎？我在庵裏每每這樣想起，就是現在也還是這樣想着：假如我沒有走進這牢籠，假如我仍在父母的懷裏，那我也許有了一個男人，也許在我生命史上留下了無數美麗的斑點。咳！父母！你們丟棄你們的女兒，在女兒成羣的你們，當然很難想像得到一個少女在寂黑的夜裏擬守着一盞孤燈時的情景。你們還想她爲你們祈禱嗎？你們還想得到報酬嗎？我祈禱你們死，祈禱你們

死，就是我給你們的報酬。

到這時候，我又感謝你們了，人的心情變得如何的快呵！我感謝你們賜與我的軀殼，穿着綢緞的時候，我已經忘記了舊日的袈裟。實在，安愉的生活中實在不容你記起不安愉的過去，這就像豪富的窮人，反轉頭來忘記了他往日的朋友一樣的理由。師父，倒是我，倒是我現在還提起筆寫信你，因爲我不能忘記你，你給與我的愛情。我知道自從我走後你一定感到寂寞與空虛，一定像失去了什麼東西似的浮動着。然而，你也一定會詛咒，——甚至於咒我死在外邊。你要罵我是叛逆，你要罵我是喪心者，你要罵我沒有好的下場。隨你吧！師父！我能够諒解你，我不相信你在某一個時候，不會有過我這一樣的想頭。——啊啊！如果我猜的不着，那，師父！你就應該原諒我了。我不過比你膽大，我不過比你年青吧了。

可以說是沒有一個女人不願意戴金鋼鑽的，我那個馴良的奴隸，昨天又爲我買了一雙鑽石的耳環來。師父！可惜你不能夠到我們這裏來看一看，保定你見着我要認不得了，我的雙腮上現在已不單是從前那種自然的紅嫩，上面加了一些輕淡的臙脂和嫩白的香粉了，眉毛細長得直入鬢邊，嘴唇紅得像櫻桃一樣，頭髮捲得和羊毛似的。啊啊！狐狸，有許多人這樣指着我，其實我自己對着鏡子也免不了這樣感覺呀！唉！狐狸！我現在不否認，我已經是一隻妖媚的狐狸了。

然而，也必得這樣才能使那粗暴的野獸馴和，才能使一個龐大的東西跪在你的脚下。

昨晚我一個人在房裏悠悠地想起了從前，黯黑的神幔，如豆的油燈，魁偉的佛像，繚繞的煙絲，慈祥癡呆的你，靜月庵裏的雲師父，你親手製的麵筋，補了又補的袈裟……我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氣。睜大了眼睛一看，自己現在却穿的是從跳舞會回來的閃緞的旗袍，頭一搖，兩個鑽石的耳環又打着我兩邊臉上，紅色的燈光，真真實實地照着全幅米色的傢具：梳裝臺、圓桌、鋼絲床……。不是在夢中吧，我心裏火一般地發燒，我真想跪下來遙遙地對你懺悔，唉！你的徒兒，現在竟這樣墮落了。但是，一會兒另外一種思想又導我出了回憶的藩籬。

——懺悔什麼！過去的都不是你應該有的，現在你是正當的謀報復，求補償！

雖然有一個聲音這樣告訴我，但是我心裏總像失去什麼似的。這個時候，我那馴良的奴隸笑嘻嘻地從外面跑了進來，輕輕地把我從椅子上拉起，抱了。在平常我也許會緊緊地倚着他，也許我會把故意嬌柔的語句，送到他的耳裏面去。但是在今天，我總覺得他不應該，他像侮辱了我，我用力把他推開。

『滾開！不許這樣！』

他驚呆着眼睛望着我，他的手慢慢地才放下來，一種男

性的嫵媚，一種男性乞憐的情態，完全在他臉上表白出來，我看了忍不住好笑，自己倒像一個潑婦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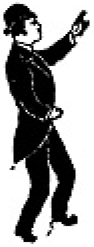
『要這樣，先向窗子跪着恭恭敬敬的喊三聲南無阿彌陀佛！』

他不假思索地噗哆地一聲，向我跪下了，這恍惚是他做慣了的。

『不，向窗子。喊三聲。』我把他的頭磨過來。

『是！』他果真規規矩矩地喊了。『這樣行了嗎？』起來，我就在他懷裏了，如平常一樣，他的臉緊緊偎在我的腮邊，嘴唇上的臙脂似乎使他把剛才的事忘記了。

師父！別離兩個月來的大概，你總可以從前面寫的中間探索了。我本想在很早以前就寫信給你的，但是我不忍把這不幸的消息來引起你的悲傷。自然，我自己何嘗不知道，我自己現在是一步步向死的前面進，但也惟其是這樣，才能得到不死之方，才能真正悟到人生的虛僞，師父！你也望我歸來嗎？老實說起來，如果我還能贏得有一條生命歸來，那才真是你的徒兒，那才能够有資格承受你的衣鉢，那才真是佛門的弟子。呵呵！我自己也希望有歸來的那一天！



我已經下了這樣的決心，我要犧牲我的一切去尋找人生的究竟，是不是人生的究竟是在那虛無縹緲的西天！

前途，我自己也不能揣測的前途，請你也不要爲我打算了吧，放到那碧浪滔天的海裏的一葉扁舟，也許半途就被風雨翻覆了，師父！隨他去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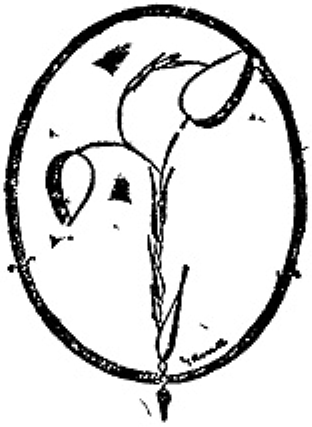
算了，我那馴良的奴隸又從外面買了一些東西回來，我不想使他看到我這封信，算了，以後再續寫吧。唉！不知道你得到這封信時將如何地失望呵！我想像得到你又要哭，你又要笑，你又要詛咒，你又要憐惜。唉！我可憐的師父！

放筆了。——呵呵，你一定關心我那馴良的奴隸是什麼人，這個現在不能告訴你，也許是你自己能想像得到的。他是一個年輕美麗的男人。

真的放筆了，讓我合十遙遙地向我們的古佛膜拜！

棄了你的徒兒上。

（完）



鄉夢的殘者

郭蘭馨

是一九××年蕭蕭淒冷的秋天。

自N埠到上海的火車裏，三等車裏有個二十多歲的女子；頭髮已翦掉了。這樣深秋將到寒意襲人的時光，她身上只穿了兩件薄薄的單衫，下面圍着一條黑紗裙。她只默默的坐着；不住的有些涼意將她侵動，面上兩道深鎖的眉兒，好似蘊着無限的深思；由心坎裏發動的深思，現出在她兩道眉彎上。

這樣的坐了好久時光，自早上由N埠上車，到午後因車在中途停頓的緣故，還沒有到上海；她只坐着不響，也不吃一些東西！在午後的陽光倦頹而將西斜的當兒，她看看窗外，將上唇咬住，有些悲哀在她心懷裏擾動了。她向窗外看了一會，又顧向同車的乘客無力的還視了一周；同時有兩雙眼光與她視線接觸時使她注意了。因那個人也在向她凝望，她就不住的向那人瞻視了起來，她眼前好似現出一線的微光！

那個對她望的人是中年的男子，戴着現在已不流行的眼鏡，滿臉的鬍子，不過今天大約是新光面，所以只有一塊微靑在她口旁的頰邊。身段比較常人短些，穿着西裝，好似一位島國的僑民；他不停的向那個女子凝望，他好奇心似的向她在觀察她是怎樣的一個女子！

是神秘的一會事，兩個不相識的男女，由大家的互相凝望，就會相熟起來，由相熟起來，兩人的坐位移在一處大家談話了。

從兩人的談話裏，探悉得那個女子是新從N埠×黨部解散出來的。男的是頻年流浪在北國，現在歸到江南的故鄉者。由女子口中敍述出可咒咀的過去，不勝逗動了那男子的同情！今天她自早上到現在，一些東西都沒有吃，因為她身

畔所帶的錢除掉車資外，只有幾枚小銀元了。她是不能回故鄉的人，但是她在故鄉尙有一位老母，須由她寄錢歸去供養哩！

現在她到上海想謀事，不過孤身在這無可商量的海上，不知道能謀着些什麼哩！那個男子見她可憐的樣子，就在車裏買了些東西請她吃，車到上海後，他就給了幾塊錢給她，叫她善自去謀活計；飄泊無根中遇着了這樣的人，實使她非常的感激！

車上紛亂的乘客像潮湧般的四展，——那N埠的火車到上海站後，那個男子和女子，就在這萬頭攢湧裏淹沒了。

・・・・

是個春暮的時節，從淒急的杜鵑聲裏，啼老了一年的綠意紅情，人在這樣的時光，容易引起身世的感觸，暈出一脈飄泊的春愁！上海的××旅館裏有一位女子在悲哀的掩泣，她是自從去年秋天來的，流浪海上沒有謀生別計，就在這個旅館裏忍心的操着賣笑生涯；她是個受過教育的女子，知道這樣的生涯是可恥的，但在現代社會裏，女子經濟問題沒有解決以前，是沒有方法的；她只得這樣的過着。她眼看自己的青春從這樣殘苦中消逝了。

她今天收着了一封母親的信——母親抱病垂危，希望她能歸去；已往的事跡，請她不必悲哀憤激！……她收着了這封信，禁不住伏在牀上哭了。她想起已往的舊夢，所以現在的有這樣可咒咀的生涯，怎禁得住珠淚不從她二十五歲青春的眼眶裏流出呢？濕透了一方綠色邊的手帕，在枕頭邊又漫了一塊淚痕！她好像在洪荒的沙漠裏，四顧都是無限的淒迷蒼涼！

・・・

江南秀麗著名的H城南隅，××初中今年暑期新有一班畢業生。在二十多個畢業生中，大家公認C女士最能幹；對於辦事有很多為同學所不及的地方，學問也無與頡頏！她有男性的風度，無一些女子羞澀的嬌情；將來一定能在沉沉的女界裏顯耀出一番事業來！

她的故鄉就是H城，六橋三竺，湖影嵐光；她是涵養在這樣柔美的湖山靈淑之鄉，家裏也有些薄薄的產業。她的父親是在她十五歲的時光逝世的；現在只有一位母親和已到三十多歲的一位哥哥。她的哥哥是在H城裏經營商業，自己創設了一個洋貨店，營業很不差，每年也有不少的餘利。她同她的母親因便利於照顧起見，都住在洋貨店裏面的。嫂嫂不幸的在去年秋裏時疫盛行中染病的逝世了，只有一位比她小兩歲的姪女。因勞心操算於經營的緣故，哥哥還沒有續娶哩！

C女士今年十八歲了。她自××初中畢業後，本想到外埠去升學的，後來因她的母親不忍嬌女遠離膝下，況且哥哥死了嫂嫂，對於承奮母親又沒有人，哥哥又終日非常的忙。

她就不再出去求學，在家中主持家政了。

從小的時光，C女士已訂婚於同城的一家張姓了。她受了幾年女子解放時代的教育，對於自己的婚姻問題非常的不滿意，況且她知道他是個沒有受過多少教育的人，不過家裏多擁了些家產！她曾經要求母親同她解除婚約，但這在舊道德思想下絕對不是輕易的事：她的母親同她的哥哥商量，她的哥哥是由舊沒性靈的社會裏沈浸透的人，他是非常的勢利，他不知道什麼宇宙間有怎樣偉大的愛的存在！只知道我是為妹妹謀幸福，張家有錢自然有勢；所以將C女士用他勢利的思想訓斥了一番，她心裏雖萬分的不願，但處在這種情形之下，她雖是個有思想很能幹的女子，又有什麼法子呢？她只得強住的不願將來嫁到張家去！

時光是最容易消逝的東西，從時光的消逝裏將人生的陸離的幻幕映了出來：遺留着時代過痕的輕影。

C女士在十九歲的秋天，她的哥哥因頻速勞神於運算之中，所以抱病後不容易治愈，就在那年的秋天死了。她死了她哥哥，前途好似失去了一盞引導她的明燈，漸漸的灰暗起來了。

將哥哥的喪禮安定後，她自己就掌理這店務，扶養母親，變顧姪女，這些家庭的瑣屑，都是她一人來辦理。在大衆人的眼光中看起來，她固然不失為一個能够的女子，她也非常的自負，要超勝於哥哥的擬算呢。

她的姪女也十七歲了。青春處女的發動時間到了。自然對於性的懷疑和欲認識在她心懷裏起伏；這是人類的本性，是無可避免的。況她家裏都是女性，於是對於異性的快感在她心裏非常的滑動着。

因為崇尚早婚的原因，C女士的姪女也已由父母在日同她訂婚了，不日將嫁過去哩！但她對於她的夫家相隔很修遠，並且解釋性的滑欲，她覺得時間期尚太遠呢。於是在她這樣的心坎，迸出了一朵孽花；不是孽花，是人類天性的表現！

在那年，C女士的姪女，自己沒有了父母，是沒有了親身指導的人；就由少女的縹緲的情懷，如空中遊絲般的忽然黏着了對門綢緞莊裏的伙計；由綢緞莊裏的伙計的誘惑，發生難以遏止的熱烈的戀愛。這樣的情形是素不容於社會的，況且她是已訂過婚了的人，在她們陷於性的酣沈中的半月之後，社會上攻擊的聲浪已漸逼進她倆的耳鼓了。

是個深秋的早上，H城發生了這樣的私奔。新聞漸漸的傳達出去，大家知道×洋貨店裏的小姐，同了對門綢緞莊上的伙計偕逃了，將洋貨店的經營捲逃一空。蜚聲的誹語，藉藉的流蕩着。

她逃了。C女士的姪女這樣的逃了。家庭發生了這樣的不幸，C女士是一點沒有方法；只是靜待着時變而已！她的夫家——C女士姪女的夫家——聞了這樣的消息之後，就起

來圖C女士要渺，明知一對比翼在外的鴛侶，早已逍遙飛翔遠去；但歎C女士是個女子，就向法庭起訴；這樣的糾葛清楚，C女士薄薄的家產，都斷送在這依照法律保障人民的法官手裏了。

C女士遭了這樣的變故，覺得故鄉是叢生荊棘，姪女的事件是從焦頭爛額的艱難裏過去了，自己的本身若何處置呢？現在店已歇閉，家產也消亡。母親年邁了！於是悲憤之心，將她奮起，——我要離開這可咒咀的故鄉，到外邊去求幸運！

她有幾位同學，要到N埠去謀事。那時青天白日的旗幟，方逼耀着江南；她就忍別了慈母，隨着同學到N埠去。她黯然的別了故鄉，覺得此身歸來的日子是很少了。啊！她這時滿腔的怨抑，衝破了她的心扉，她是願流浪在外，不再歸到可咒咀的故鄉來了；甜柔的鄉夢，她是已撕破的人了。

到了N埠後，由同學的介紹，得在×黨部裏辦事，每月也有多少錢的收入，可以除掉零用外，寄給在故鄉一場幻夢自己手創的眼見牠泡影消滅的母親，聊慰她年邁的孤苦！她是很能夠事辦的人，自遭了幾次變故後，她的心性更涵養堅忍了。她很想從此發展，求她前途的光明！

「人世無常，滄桑多幻：」因爲要節制國家消耗起見，將許多機關裁掉，不裁掉的機關也裁掉了些辦事人；C女士不幸的也在被裁之列。因爲沒有人同她吹噓，並沒有要人同她相識，她只得被裁了。

C女士被裁之後，N埠是人地生疏的，沒有幫助她的朋友，從前一齊來的朋友也已星散了。就是有朋友，也不是在她這個時候扶助她的；因爲在你得意的時光，纔有那些朋友親戚來扶助你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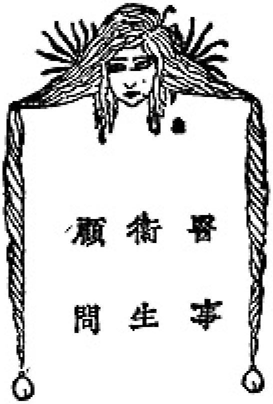
她料想不到自己的命運可惡得這樣，現在怎樣好呢？——歸去嗎？我也無顏歸去，不願再歸去了。後來在她無方法之中，她就想到上海去了。——海上是繁華的地方，或者能夠有些機緣謀些職業呢。

……………………

C女士在這樣的暮春時節，收着了故鄉慈母的來信，心懷是情不自禁的漫動了，她看看自己現在可咒咀的生涯，怎禁得住不哭呢？啊！不過幾年哩，將她的青春，將她處女時代所懷的美夢，都一齊消殘了。只有隱在人生幕後刁弄着的惡魔，纔在得勝之後發出一個忍心的殘笑！

（完）

八月，二十六日夜，於海上冰眉樓。



醫事衛生顧問

程瀚章

——規則——

（一）每函以四事，皆以關於本人者為限。
（二）每問至多不得過一百字。
（三）問者務書明真實姓名年齡性別及通訊地址。
（四）信件須逕寄本社。
（五）答案均披露本欄，概不直接答覆。
（六）關於複雜之病須經詳細診斷者，概不答複。
（七）關於製藥之性質須詳細分析者，概不答復。

（五百〇二）

問　家母年逾五旬，平日肝火素旺，胸前時有抽痛，每食生冷，或未經煮爛食物，其病尤甚，未知有何方法醫治？　許肇如

答　實係慢性胃病，飲食宜留意，飲料不可過冷，食物常擇易消化的東西，可免發病。

（五百〇三）

問　（一）余因吃菸過度，致引起咳嗽，甚覺痛苦，此病名為什麼？用何藥可治？（二）夜眠為什麼常有發夢，用何法可治？　陳昌華

答　（一）常吸菸，未必能引起咳嗽，咳嗽一定是肺內有病，宜請醫師診察。（二）是精神不安未能熟睡之故，可服鎮靜神經的藥物數天。

（五百〇四）

問　（一）近日丁母憂悲哀過度，加以煙頭毒素，致腦力衰弱，時覺暈眩，不知有法可治癒否？（二）每日起床後，至野外森林處作深呼吸，及柔軟操約十分鐘，常此以往，有益身體否？每日漱口後，以鹽汁少許沖開水，約一茶杯飲之，猶能實驗有礙否？（三）余年十八，身體瘦弱，且軀幹短小矮弱，是否發育不足？須時服何種藥品，俾體氣魁偉。　淩四鍾

答　（一）（三）可常服魚肝油。（二）早晨換空氣及柔軟體操，能持久施行很好。鹽汁未必有什麼作用。

（五百〇五）

問　（一）三月至八月，足部及小腿起浮腫，天氣愈熱，腫愈甚，用針刺之，有少量透明體液質流出，晨起身時，覺稍鬆，執睡時，足趾間有痧癢，此症已有十一年之久，少時更腫，現在時發液水，先小腿起紅點，後變滿地紅，並身體發熱，冬天完好，吃麥食有效否，將來如何？（二）凍瘡潰爛，至夏天才能痊愈，用何醫藥最好，有何預防法？

答　（一）恐有心臟病或腎臟病，須診察後始能確定。（二）冬季多運動，穿厚鞋，以防凍瘡發生。

（五百〇六）

問　（一）前年某日大便時，忽有少許大腸由肛門墜出，至今已將兩年，但無甚增減，不知與身體有否妨礙，須用何藥治之請詳告。（二）市上所售之補腦藥，以何種為最良？（三）入夜鹹鹹，是否有益之體操？　黃夏

答 (一)係直腸脫，可常用甘油錠插入肛門，使大便潤滑可免脫垂。(二)現存實藥不可靠驗，服亦無益。(三)不妨試試。

(五百〇七)

問 舍弟在十五歲時，臉上及手足各部，患一種皮膚病，初起很搔癢，形如銅錢，色白紅；至今兩年餘，又蔓延較大，夏天較熱，冬天較凍，神經麻木，刺之不覺痛；但血流很多。各種皮膚水亦已擦搽，究屬無效；不知用何藥品療治，望示知。 李禮光

答 爲係頑癬，藥房中有一種新藥叫 Mitigal 可用擦搽該部皮膚。

(五百〇八)

問 (一)鄙人體本虛弱，口唇蒼白，應用何藥，可使其赤紅？(二)早晨愛起，未知有何良法，可能早興？ 楊漢宗

答 (一)恐係貧血症，宜服含鐵質的補血藥。(二)身體和精神恢復強壯後，自能早起。

(五百〇九)

問 (一)予曾於便中，發見一似蟲類之物體，細長，很色褐赤而不蠕動，是否即爲條蟲。(二)腸內生條蟲者，外表有何特徵，何法可治？(三)予恰事運動，即覺呼吸急促，有修養之方法否？ 陳 崢

答 (一)(二)或許是條蟲，惟須驅除其蟲頭(呼吸着在腸壁上)可請西醫診治。患條蟲的人外表多現貧血症狀。(三)須診察後可知。

(五百十)

問 乳頭陷沒，曾用過藥房中的吸乳器，無效。現在已經生產，小孩沒有乳，可憐得很。請問可有什麼法子，防止將來第二胎時發生同樣的慘劇？

又 這事與束胸有關係嗎？ S. T. W

答 這和束胸是很有關係的。以後可禁止束胸，時時用吸乳器試吸，再用熱水揩擦乳房，則將來可望發育照常。

(五百十一)

問 (一)我地方習慣，小兒產後，其臍帶必放爵；我家有一將滿兩歲之小孩，因爲穢放爵不慎，致臍不得生皮，且吐出少許，色甚紅，時時流水；遇有病時，水成黃色，有無藥方？可使臍生皮，而成完全，請指示！(二)我年二十餘歲，額上的髮多脫落，甚不美觀，有無方法或藥方？使髮再生。現各西藥房出售之生髮藥水，有無見效？乞指示。(三)近一兩月以來，每於天明時，吐痰數次(並不咳嗽)，痰色白，甚濃，如粒塊狀，於身體有無妨礙？則請示補救之方。 賴國英

答 (一)到這時候臍帶還沒有結痂，只有請外科西醫手術使他結癒。(二)生髮的藥都是刺戟性的，不可妄用。(三)也許是咳嗽，不關身體的將來。

(五百十二)

問 (一)消化不良，腹內常聞嘈雜(略可聞，並非鐵響)，大便有而稀少。此屬胃腸病無疑，而治之之法以何者爲最適？(二)面黃肌瘦，思想遲鈍，何種補品吃之最宜？ 李曾潘英

答 (一)這病宜先整理大便，可服蓖麻油一大食匙，再服開水一大茶杯爲妙。得瀉下後自癒。(二)不必服藥，宜多運動，早休息可漸漸恢復。

(五百十三)

問 (一)我年十四時，忽患心痛症，痛時汗如雨下，十個手指頭也都發彎穷痛。請本地名醫看了，都是無用。請問有何藥可治？但已有了三年。(二)余於每次月經來時，在前兩天，就有頭痛，腹痛等症，不知有何藥可治？月月紅，女界實可有效否？(三)我的祖母，年已六十，於十年前，忽患咳病，名藥吃了許多，終是無效。請示知有何藥可治？可是肺癆否？ 嚴冠婦

答 (一)大約是胃氣痛，發作時可服重炭酸鈉半克一日三次。(二)須請婦人科西醫診治，切勿亂服廣告上之現存實藥。(三)這是老年人慢性支氣

管炎，滋養肺部，清除痰唾，只有預防傷風。

（五百十四）

問　（一）鄙內人，年十六時，十二月間，初次行經不多；翌年六月間，請醫服藥，經較前增，每三月行兩次；日期無定，身體不適，覺缺力，每當臨痛；五日經畢，復原。至十九歲，二月初，經行後；下月十八日又行，且病較日，稍覺腹痛，精神較遜；成愈。此症數月餘矣，但不每日，而經期未轉過，何故？（二）小便時出白物，質稀粘；有時似痰，有時小塊，似稀者少，小塊似生蛋黃魚肉，且出時帶尿一滴，但無甚痛苦。經前少，經後多，是即白濁麼？（三）鼻常有時發小粒且癢，是梅毒之初起麼？　張雲倩

答　（一）（二）都因子宮內有疾患，須請婦科專家診治。（三）未必是梅毒，大概因鼻道內乾燥所致。

（五百十五）

問　余現年十九歲，有一種病，每晨睡醒時，口中便有許多粘涎，如膿粘液揩到手帕上，就有微黃跡，並且有臭味。對人講話時，口中亦有臭氣發出。此種病，對於交際上大有妨礙，有什麼方法醫治？　周佩貞

答　這是睡後唾液流出而蒸發遺下之故。口中臭氣係腸胃消化不暢，宜服通便之藥可即愈，不必憂慮。

（五百十六）

問　（一）我的弟弟，他在小的時候，頭上曾經害過禿瘡，俗語叫做癩痢。現在雖然已經好了三四年，但是頭上還留一個大瘡疤，沒有頭髮，實在很不雅觀。不知有什麼良方可以使他復生沒有？還有報紙上常常登的生髮藥水廣告，不知那一種可以有效？（二）我的眉毛本來稀疏，自從前年生了一個瘰的小瘡以後，差不多弄得很稀少了；委實難看得很。不知有什麼方法可以叫他重生沒有？還有上海藥房裏賣的生眉藥水究有效嗎？　劉雯

答　這二個問題，我敢答復，都沒有藥可得實效的，報紙上登著的廣告，大都是騙錢的東西。

（五百十七）

問　（一）內人自十五歲即有經，但經期不對，未滿月（廿五六日）即至，結婚後為尤甚，經時腹部甚痛，且為期更早，但身體強健，少疾病，惟飲食略好更少，結婚年餘，未曾生育，不知是何症，對於生理上有無妨害，宜服何藥，祈示知。（二）伊自結婚後，下肢部常生癬甚癢，每次必至搔破膿流始愈，但一二月後，必再生，甚至一月內生二三次，不知此即經期不對故所致否？鄙人屢勸內人延西醫，但伊以本埠西醫皆是爪哇土人，無女醫，故置之不理，聽其自然。鄙人難以為辭，乞詳細示知如何治法？　Y. P.

答　（一）子宮內有病，故經期不準，而生育必困難。（二）恐患糖尿病，宜驗尿中，有無糖質，俟尿病愈後，癬當自無。

（五百十八）

問　某夜困倦後，誤行於穀雨中，翌日兩足膝部酸起疫軟，鄙人即用虎骨酒，有時用火酒擦之均無見效，又服中藥五帖，至今四月之久，疫軟如故，並未稍瘥，敢乞示用何藥調治，即能痊癒？　陳碧海

答　此為慢性關節風濕病(Chronic Articular Rheumatism)可服水楊酸鈉(Potassium Salicylate)請西醫開方服用，不久可愈，或請醫師注射 Atophany 等藥。

（五百十九）

問　（一）余每逢冬天，常常要發哮喘，不能起床，已經有四五年了，吃了許多藥，都沒有效用，不知能否斷根，吃什麼藥，望指教。（二）余走了半個或一個鐘頭的路，常常要頭暈，不知何故，宜何治療？　張善貞

答　（一）發作時請西醫先行各種蛋白質診斷，然後定預防方法（因哮喘

的人一定對於某種蛋白有反應的，此種物質，為內地醫家不備耳）。（二）須診察後可定治法。

（五百二十）

問　家母年逾四十，身軀肥壯，然常覺頭暈，時起時止，服藥未見奏效，雙足有時也會軟痛，請西醫診視（打針）略效，但不能斷根，上述病症未審有何良藥可治？　葉曼芳

答　頭暈係腦部血管異常而起（年老的人多血管硬變）足痛，恐係慢性風溼病，須診察後可確定。

（五百二十一）

問　（一）民十四年夏，某晚余在操場遊戲，不意仆跌而傷面部，由友人領至體室以藥治之，次日起床，則昨夜之事與鼻音皆全然忘記，數日即愈，至是年與十五年冬，嚴寒時，前頭骨痛，十六年秋，又骨痛數日，但至冬則不骨痛了，今年春，腦筋又痛，親友者有謂可食川芎白芷燉豬腦，有謂可用補腦汁的，未知此二種孰佳？（二）余嘗見患面扁已二十年，今觀報章見有買面扁藥水的，未知此藥果能消此扁點否？　彭觀錫

答　（一）係因跌傷腦部所致，所寫各藥，實皆係理想的，事實上決無價值之可言，只有長時休養使腦自然恢復舊觀。（二）這類現存藥物都是欺人的，切勿擲金錢於虛牝，麻子實在不能消除的。

（五百二十二）

問　（一）近視眼有何法可減輕，有說早起看遠山，此法有效否？（二）眼中見有黑色游動點，若蠅若蝌之狀，是否為腎虧所致？（三）舍弟患臂疾，醫生云係內膜發炎，過勞所致，是否能成殘廢？　王文烈

答　（一）最好配準度的眼鏡常常戴在，不可取下，看遠山若成習慣很能減輕程度。（二）係眼球內玻璃體中有游離的細胞存在。（三）臂疾二字太覺寬泛，內膜發炎的話更不解，臂上並沒有骨膜發炎，不比那別的空腔器有內膜的，骨膜炎若為結核性，很難治。

（五百二十三）

問　（一）我足汗足臭，有什麼法子止住牠？（二）腰力衰弱可有藥醫？　柳錫春

答　（一）每洗足後用乾燥的粉（滑石粉之類）擦入趾間，每晨晚各一次。（二）可多休養，少勞碌，能漸癒。

（五百二十四）

問　（一）鄙人九歲時（現年二十一歲），額上為單車碰過，流血太多，不省人事，後來醫好了，傷痕長二寸許，闊二分，那時絕未食補品，從那時起，注重運動，身體也很壯健，近來時覺些少暈亂，有什麼方法補救及將來，如須補品，請并示知。（二）最近兩三年間，運動少，然悶多，發生一症，大概每兩月一次，當睡在床時，每一吸氣，覺心胸部，酸痛非常，呼氣則否，請示症名及治療方法。　蘇劍泉

答　（一）怕腦內受了震動已有少許傷損，很難復恢復的了。（二）須診察後可知。

（五百二十五）

問　（一）余於十七歲春出嫁，至年終，生一小孩，產時亦便利，無如產後月經一月來潮二三次，後來則手足酸軟，直至五月間，方始調治，請教西醫服數次藥水藥粉，果然有效，經期照常，不知病是何？（二）分娩五月後，發見余之乳頭光滑，非常擦而痛，乳頭之週圍，生許多粒子，時有黃膿水，至十月小孩斷乳，請醫生調治，據云是瘡，但尚未全愈，現時覺得痛，痛而無黃膿水，亦不光滑，只覺乳頭帶黑，余恐他日再發生，對於產兒有礙否？此病迄今已有二年了，有何方法，斷其病根，請示。　李鶴霞

答　（一）恐因產後失調理，身體虛弱之故，當然可全癒。（二）因哺乳時受小兒嘴啜的刺激而起，未必再能恢復原狀，但決不影響於將來產兒。